

第一章 怀慕真情

诗 章

去吧！月光下那阴郁惨淡的荒野，
奔腾的云早已融尽了落月的余辉；
去吧！凛冽的夜风将把黑暗召集，
天空宁静的光辉将被它包围。

请快点去吧！号角已吹响，每一个声音都在召唤，
去吧！不要依依不舍把热泪抛洒，
恋人不会用冷漠而失神的双眼恳请你留下，
职责在指引你回归于孤独。

去吧，去吧！悲哀寂静的家园，
让你那悲伤的泪水倾洒在冰凉的炉边，
那阴魂游荡的暗影来去匆匆，
用孤独的欢乐交织心间的奇异蛛网。

你头上飞旋着深秋树木的枯叶，
春日带露的娇花在你脚旁闪烁，
午夜、晨曦，你同恬静安宁融合地拥抱，
今世你的灵魂便将在寒霜中变冷寂灭。

午夜宁静的风，疲倦的风，
月已沉没，一切都在安恬中休憩。
躁动不安的海也停下片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平静她那汹涌澎湃的胸膛。

你应该在墓中悄然安息：然而
你却仍沉醉于那宅舍、庭院和亲切的荒郊，
唉，回忆、悔恨和相思，怎能忘却
那赧然一笑的甜美，两人嗓音重叠的音乐。

给——

仍然看着我吧
——别把眼睛移开，
就让它继续感受我眼中的爱情，
确实，这爱情不过是你的美
在我的灵魂深处投射出的光明。
和我谈话吧——你的声调好似
我的心灵的回音，似乎我听见
你表白说你爱我；可是，你的这言语
显示的仍只是你，有如伫立在镜前
你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娇颜；
但我还在全身心地守护着你，
有时候，这是多甜蜜的痛苦差使！
在我难过哀伤时，你也会怜悯关心我
……

给华滋华斯

歌唱自然的诗人啊，你为什么要哭泣？
只因为你知道，世间万物总是一去不返；
童年，青春，友情，初恋的喜悦，
都梦一般地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是伤痛。

我和你所见略同。但有一种不幸
你虽意识到，却只有我为之感叹哀悼。
你曾像一颗冷寂的寒星，把光明
照耀到冬夜汹涌波涛中飘摇的小船，
又好像石筑的避难的码头
岿然屹立在垂死挣扎的茫茫人海之中；
在令人起敬的贫困中，你编织了一首
奉献给真理和自由的赞歌。
但你竟舍弃了它，使我不禁深表遗憾
过去你那样，而现在竟会这样。

精神美之颂

有一种幻影庄严威猛
虽看不见却在人群中飘浮停留
它如幽灵般造访这变幻无常的世界，
就像夏日在花丛里潜行的清风；
又像山中松林上斑驳的月影闪烁不定，
它以如水波动的双眼
巡视世人的心灵和容颜；
它又像黄昏和谐的色彩，
像星夜下铺展的流云，
像绕梁音乐的余音，
像所有可爱的东西那样珍贵，
可由于它的神秘，更令人欢欣可亲。

美的精灵呵，你以你的色彩
使你照临的人类思想或形体
神圣光辉，——而你竟去到了哪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什么你悄然离去，逃脱人类的国度，
使这阴暗的泪之谷空旷而荒凉？
为什么阳光不能永远
在那山川上编织彩虹？
为什么曾经显现的竟然一去不复返？
这生与死，恐惧和梦幻，
为什么要给人世的白天
蒙上阴影？为什么人会有
那么多的爱与恨，希望和哀愁？

关于这，那个美丽世界从未暗示用
任何语言回答圣哲或者诗人——
因此，“精怪”、“魂灵”、“天堂”这些名称
就成了他们无限的探索的记录，
呵，脆弱的符咒，——它的魔法不能
使我们耳闻目睹的一切
逃离疑虑，命运，变换的世界。
只有你的光芒，像薄雾漫过山峰，
或者，像夜风经过竖琴
奏响的柔和的乐音，
像月光倾泻在午夜的清溪，
给生活的噩梦带来真理和美好。

爱情、希望和自尊，飘忽得像蓝天上的行云
它们飘移不定，只停留片刻。
人原可不死而万能，只要你——
你呵，尽管陌生，但却可敬，
肯和你的随从永远居住在人的心中。

你是共感和同情的信使，
它们在恋人的眼中降落——
你助长了人的情思，仿佛是
黑暗在培育微弱的火焰！
别离去吧，尽管悄然而来；
别离去吧——否则，坟墓也会
像是生活和恐惧，一片漆黑。

还在幼时，为了找寻幽灵，
我就经过许多幽室、洞穴、废墟、
和星夜的丛林，迈着战栗的脚步
追求希望——希望和死者高谈阔论、谈天说地。
我呼唤幼时读过的传奇人物的名姓

但一无所获——没有答复——
我在沉思着人生的意义，
在那美丽醉人的季节，当风儿正唤醒
一切熟睡的生命
向四处传播花开鸟鸣的音讯——
突然，你的幻影出现在我眼前；
我狂呼尖叫，兴奋地把双手紧紧相握！

我发过誓，要把我的所有都献给你
和你的生命——难道我不曾恪守誓言？
即使现在，我还含着泪和激动
把千年的魂灵从阴暗寂静的墓里
全部唤出：他们正跟随在我的左右和我一起
在爱情或求知的梦苑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等待那令人不安的黑夜遁去——
他们知道，要让我有欢欣快慰的笑容，
除非相信你能够替世间挣脱它的奴役的枷锁，
除非你——呵，令人崇敬的美，
将带来文字所难以描绘的欣慰！
正午过后，白昼会显得
更加肃穆和静谧；——在秋日的天际
有一种色彩，金秋也有一种和谐的音响，
是整个夏天都不会看见和听见的，
仿佛那一切与夏天毫无瓜葛！
因此，我的青春既已
接受了自然的真理，
那么，就请你以灵魂对我的有生之年
赐予安祥和镇定吧，因为我一向
都崇拜你，和你的一切形体；
美的精灵呵，是你的魅力
使我不敢信任自己，却热爱全人类。

旧 日

你可会忘却那幸福的时光，
被我们在爱之亭榭下埋葬？
面对着那僵硬的尸体，我们看到的
不是青苔，而是绿叶和鲜花。
呵，鲜花是消逝的欢乐，
绿叶是希望，还依然珍藏。

你难道忘记了那逝去的？它阴魂不散
会出来寻求复仇！

它有记忆，会把心灵化作坟墓，
还有悔恨，潜入精神的深处
会对你阴森地耳语：
快乐如果消失，就是痛苦。

咏一朵凋零的紫罗兰

这一朵花没有了芬芳，
它像你的吻，曾对我吐露；
那娇艳的颜色也已枯萎，
不再闪烁着你，独一无二的你！

一个枯萎而僵死的形体，
茫然搁置在我冰冷的胸膛，
它以冷漠而静寂的安息
撕裂着这仍旧炽热的心。

我哭了，泪水不能使它重生！
我叹息，没有芳香再袭向我！
唉，这静默而无声无怨
无悔的命运虽是它的，可对我最是恰当。

给索菲亚
(斯泰西小姐)

你多美，陆地和海洋的仙女
也比不上你这般美丽；
有如量体定做的衣服
这是你那轻盈、柔软的肢体：
伴随着生命在其中的跳跃，
你的肢体总在运动和闪耀。

你那深邃的眼睛是一对星
闪着火焰，柔情而晶莹，
会把最聪明的都看得发疯；
那煽动火的风是由欢乐而产生的思想，
像海上的温柔的浪涛，
它以你随风飘荡的灵魂作为枕头。

要是被你的眼所描绘的脸庞
只要听到你美妙悦耳的琴声；
那么，别奇怪吧：每当你谈及到
痴心人的时候，我的心跳就加剧。

像是被旋风所唤醒的海涛，
像是晨风轻拂下的露珠，
像是小鸟听到雷声迫近时的警告，
像是被深为震动而默默无言的生物
感觉到了无形的精灵，我的心呵！

也正感受着这一切，当你的心靠近。

爱的哲理

山泉总是向江河汇流，
江河又奔流入海，
天宇的轻风永远渗透出
一种甜蜜的深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单飘零？
万物遵循相同的自然规律
都必交合于一种精神。
为什么你我却难以结合？

你看高山在热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紧紧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相宽容：
姐妹把弟兄轻视嘲讽？
灿烂的阳光紧紧地拥抱着大地，
皎洁的月光在热烈地亲吻着海波：
但这些亲吻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不肯吻我？

含羞草

第一部

花园里生长着一棵敏感的植物，
早春的轻风喂给它银色的甘露，
它扇形的叶片在阳光下展开，
等受到夜的亲吻之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把叶片紧紧合拢起来。

春天在美丽的花园升起了，
像爱的精灵，到处都有她的芳踪；
花和草已挣脱冬眠的梦境，
相继在大地幽暗的怀抱中苏醒。

可是在花园、田野、或荒郊野外，
谁能如此幸福地喘息和颤抖，
就像日午渴求爱情的母鹿？
或是那含羞草，敏感而孤独？

先是雪球花，接着是紫罗兰
争先恐后地钻出了被春雨所滋润的地面，
它们的呼吸里混合着泥草的气息
有如歌声和音乐，融在一起。
然后是多姿多彩的待风花，亭亭玉立的
郁金香，还有水仙风姿娇美，艳压群芳：
它凝望溪水深处自己的眼睛，直到最后，
在欣赏自己的丽容中结束生命；
幽谷的百合，有如水上的仙女，
热情使她苍白，青春使她鲜艳，
我们透过那嫩绿的浓荫
便看到它颤动的花铃光彩照人；

还有紫的、白的、碧蓝的风信子，
从它那钟铃般的花朵中播散出一阵乐音
这乐音是那么轻柔，动人，优美，
刺进感官，就仿佛是一种芬芳香味；

还有玫瑰，像准备入浴的仙女，
正在慢慢脱去她艳红的胸衣，
她一层又一层，对着迷醉的风
把爱与美的灵魂裸露无遗；
修长的百合像是神女饮醉，
高高举起她月光色的酒杯，
好似一颗明星（那是她的眼睛）
透过清露凝视着仁慈的天宇；

温馨的茉莉，甜美的月下香，
香气袭人，无以伦比；
还有三山五岳的奇花异草
都在花园里生长，兴旺繁茂。

一条溪流，水面花枝交错，
它的流动的心胸正揉合着
金色和碧玉的光辉，而这光亮
透射过它枝叶覆盖的天堂；

睡莲的花瓣在颤颤巍巍，
星星似的落花闪过了水面，
溪水在落花四周悄悄滑过，
水波的跳荡奏响乐音、射出光辉。

而青苔和草地覆盖的小径，
在花园里曲折弯转，纵横交错，
有的突然显现给阳光和微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的隐没在花浓叶密的树丛；

小径全都长满了雏菊和风铃草，
像天国里的日光兰一样娇艳美好，
还有五颜六色的小花，只待日色西沉，
就垂下白色、紫色、蓝色的亭荫，
给萤火虫搭建避露的帐帷；

就从这未曾被玷污的乐园，
花朵儿（好像婴儿睁开朦胧睡眠
对着母亲微笑，她甜美的歌声
先是催眠，最终定会使他苏醒），

它们正被天堂的煦风吹放，
像宝石被矿井的灯光映出光彩，
每朵花都对天庭露出笑颜，
在煦暖的阳光下一起欢腾；

因为所有的花都从近旁的花朵
感染到了光彩、芬芳，互相融和，
像是充满青春和爱情的恋人
必为彼此的气氛缠裹与充盈；

但敏感的含羞草虽爱得真挚，
可它从叶到根都结不出爱的果实，
它接受的越多，便也越爱别人，
而其他的花只是追求它的爱情——

因为含羞草没有鲜艳的花朵，
上天没有赋予它芳香与色彩；
它爱得最深挚，像爱神一样全心投入，
它渴求它所欠缺的，它渴求美！

轻柔的风从自由的翅膀
卸下了无数喃喃悦耳的声响；
多少鲜花，像星星，投射光芒，
把缤纷的彩色发送到远方；

有翅的昆虫敏捷地游荡，
像金色的小舟扬帆日光之海上，
它们满载着光彩和芬芳，
在碧绿的草的闪烁中翻飞；

露水的隐隐汽雾，像是火焰
冒出花朵，在等待太阳升上中天，
雾气就像精灵悠闲地遨游天穹，
因为携带了太多的芳香而如醉如醺；

饱和的水雾，中午闪烁的光线
像一片云海，在温暖的大地弥漫，
在这光波中，每种颜色、气味和声音
都像芦苇在一条小溪上移动；

每种东西都像天庭的使者，
给含羞草送来了甜美的快乐，
白昼的时光在懒懒地流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云彩飘游流过平静无风的天空。

当黄昏从天上向人间降临，
大地一片安宁了，空中充满爱情，
喜悦虽不光明，但变得更加深沉，
昼帷消失了，世界进入梦乡，

而百鸟、野兽和品种繁多的昆虫
都没入寂静无声的梦之海洋；
那海底为浮沙所覆盖，海的波浪
在不知不觉间，却把波纹印在沙上；

(只有在半空中啼唱的夜莺，
天越是昏黑，就唱得越动听；
它所唱的极乐世界的乐曲
不时地潜进含羞草的梦境)；

呵，含羞草是最害羞的植物，
早早就把自己向睡乡蜷缩；
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游戏得倦了，
它最柔弱，但也最受宠溺，
终于躺进了黑夜的怀抱。

第二部

有一位仙灵在这美妙的园地。
她是伊甸园的夏娃，像上帝
主宰着日月星辰，她以优美与欢乐
管理百花，不管花儿是醒、是睡。

一位姑娘，容貌是那样美丽，
更有优美的心灵充满着形体，
它规范而形现于行为和姿态，
就像海洋下的葵花在开放。

她照料这花园，从清早直到黄昏：
每个夜晚，在那月下的天庭，
无数流星就像是空中的灯盏，
在她脚旁欢笑，伴她飞离人间。

她在人间孤独得找不到伴侣，
但当晨光吻去她眼角的睡意，
那羞红的面颊和微喘呼吸就表明了
她梦境好比天堂，充满了欢乐。

呵，好像有个仙子，趁着满天星斗，
悄悄逃离了天宫来和她约会，
仿佛他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
虽然有昼幕阻隔，使她无法看见。

她的脚步像在可惜被践踏的小草；
你从她胸脯的起伏可以听到
轻风的吹拂会给她带来无限欢欣，当风过后，
她又会深深感到痛苦难过。

不论她轻盈的脚步停留何方，
她飘曳的秀发都会从草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扫去轻微的足痕，那乌光一闪就像日光下的旋风掠过海面。

我从不怀疑，那百花园中的花朵会听到她温柔的脚步而欢声歌唱；我从不怀疑，花儿会感到一种精神从她纤细莹润的指尖流入它们身体。

有些花草被阳光晒得萎蔫，她就给喷洒上澄澈清冽的溪水；有些花盅被暴雨压得太沉重，她就把那盅里的积水排空。

她用纤指小心翼翼地把花冠扶正，又用柳枝和木棍把它们支撑；呵，就算花草是她的孩子，也不会受到更精心的的护理！

一切的害虫，只要啃啮草木，一切形貌丑恶的、令人讨厌的生物，都被装她进印度编织的篮筐，掷弃到遥远的荒野的林丛，——

她总是在花篮里装满了最鲜嫩的野花和青草喂可怜的昆虫吃，因为呵它们虽然有害，本心却没有罪过。

而蜜蜂和那生命如电光闪过一般短暂的
蜉蝣，以及那亲吻花之口唇的
轻盈的飞蛾，由于它们无害，
她就任由它们在自己身边自由飞行、爬动。

还有很多蝶蛹，蜕化前的蝴蝶，
正在坟墓里幻想未来的生活，
她也听任它们依附在杉树干上，
在那散香、光滑而黝黑的树干上。

就这样，这美人从早春起，
就在花园里巡视，整个夏季
她都在精心管理园中的花草，
但在树叶枯落前——她竟死去！

第三部

整整三天，这园中的花朵
就像月亮升起后的星星，或者
(当月亮还没越过维苏威的浓烟)
就像那巴亚的海波一样阴暗。

到了第四天，敏感的含羞草
感觉到了哀乐在空中回荡缭绕，
还有抬棺者的脚步，缓慢，沉重，
还有吊丧者的哭声，低沉，凄惨；

还有低弱的哀声，粗浊的呼吸，
送葬者的队伍悄然无声地走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有从棺材缝透出的气息，
那么寒冷，阴湿，令人感到窒息压抑；

阴暗的草，和草丛中的花朵，
都饱含着泪珠看送葬的队伍走过；
风从他们的叹息感染到了悲音，
便停留在松林中，用哀吟响应哀吟。

曾经美好的园地变得脏乱阴冷，
正像她——它的灵魂——遗留下的尸身，
开始还很可爱，仿佛是在沉睡，
然后渐渐变化，最终腐成一堆，
看了令人颤栗，再也不会流泪。

夏天迅速地向秋天迈进，
寒霜在清晨的浓雾里奔驰，
虽然中午的太阳还很明媚，
嘲讽着隐密的夜晚的劫掠。

蔷薇花瓣，像深红色的雪花，
把下面的草地和青苔铺满。
百合花垂下头，黯然憔悴，
像是皮肤惨白的垂死病人。

而那被甘露滋润的印度花草，
天生芳香、娇艳最为美妙，
如今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
化成了一堆尘土，一滩烂泥。

而那棕色、黄色、灰色、红色
和染有死白的叶片，纷纷飘落，
它们像一群鬼魂随风飘散，
那呼啸的声音使鸟儿心惊胆战。

疾风把有翅的种子唤醒了，
它们摆脱了诞生它们的恶草，
它们粘附在甜美多汁的花梗上，
那花梗又怀抱它们烂入泥中。

生长在小河里的水仙花，
花瓣已从支持它的茎上纷纷调落，
旋流的河水把落花到处追逐，
正如秋风把花瓣在空中飘散。

呵，接着大雨倾盆，折断的花茎
弯折而纠缠地散落在园径；
那凋残的寄生植物的藤蔓
和所有鲜花，都变为苍凉一片。

在秋风过后，在飘雪以前，
最令人憎恶的野草都开始蔓延，
它们粗糙的叶面上斑点密布，
像蟾蜍的背，又像水蛇的腹。

蓟棘、荨麻和毒麦草遍地丛生，
羊蹄草、韭沃斯、枝繁叶茂的人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伸出它们中空的长梗，
使清风腥臭难闻，空气也为之窒息。

还有诗中难以描述的植物
都给这园地长满了畸形的灌木，
铅灰的，饱含毒汁，刺上便起疱，
星形的露水在上面闪烁。

还有蘑菇，木耳，霉菌和青苔，
像浓雾，都从阴冷潮湿的土地上升起，
苍白、肥硕，就像腐烂的尸首
又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欢然跳跃！

菌丝，野草，垃圾，肮脏的浮渣，
把欢腾的小河堵塞得浑浊、无声
在河口，巨大有如木桩的菖蒲
又以水蛇般纠缠交错的根把河水拦堵。

空气是停滞不动的，随着时光流逝，
有毒的雾气就更浓地升腾，
早晨能看见它，中午能摸到它，
到了夜晚，竟浓得连星光也无法溶化。

在中午，油一般凝固的瘴疠在花枝间蠕动，
使人难以看见它一旦落在哪一条树枝上，
那枝干就被它的毒液所腐蚀。

含羞草呢，像被恶魔附体，

它哭泣着，它的叶片紧紧合拢，
被那叶片所噙住的泪珠
全变成了冻结的胶状物。

叶子很快枯萎了，而那枝干
不久也被疠疫之斧砍断；
汁液从每条导管流返根须，
就像血液要流回到将要停跳的心脏。

因为冬天来临了：风是他的鞭子，
他按在唇上一只布满皱纹的手指；
他把飞流直下的瀑布斩断，
让它像手铐挂在自己的腰间；

他的呼吸是锁链，无声无息地
就把大地、空气和河水俘获；
驾着北极狂猛的风暴，
他坐在车辇中匆匆地赶到。

于是恶草，那长生的“死亡”，
便隐藏到地下，躲避冰霜严寒。
它们的枯萎和突然的逃亡
就好像是鬼魂暂时消失！

而鼯鼠和栗鼠由于无处觅食
都在含羞草的根下饥饿而死；
飞鸟被严寒的空气冻僵、跌落
尸体在杈桠的枯枝上垂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初有一场温雨从天而降，
可等落在枝上，雨点便凝结成冰；
随后，冰寒的露珠向上蒸发，
又化作温暖的雨滴降下；

北方吹来的旋风四处游荡，
像是一只嗅到死婴的饿狼，
它晃动着冰封的僵硬的树枝，
又用犀利的爪子把它剥落。

当冬天过去，春回大地，
含羞草却已化为没有叶片的残骸；
可是毒菌，羊蹄草，毒麦，曼陀罗，
却从它们的墓穴里死而复活。

结 语

是否含羞草感觉春天来了？
是否其他植物（在凋枯前
像精灵一般地在枝叶中端坐）
也感觉到了这一变化？我无法解说。

是否那女郎的优美的心灵
——呵，它已隐去人的外形，
像夜星发散光明，发散爱情——
怀念起逝去的快乐，感到悲哀？

我更无法解说；但我们这一生

既然充满了谬误、愚昧、纷争，
没有什么是真，所有的都是表象，
而我们只是幻影在梦中游荡；

至少，让我们坚持一个信念，
这信念呵，能给人带来慰安，
那就是：死亡本身也必定
像其他的万物，是一场空幻的虚妄。

那可爱美丽的花园，那漂亮迷人的姑娘，
还有那一切优美的形象和芳香，
其实并不曾消逝；只不过是
我们和我们的一切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它们。

因为爱、美、和幸福不存在死亡，
也不存在变化；它们的威力
能超越过我们的感官：而这感官
无法感受光明，只因自身太阴暗。

给——

温柔的姑娘，我畏惧你的吻，
你却不必要畏惧我的；
我的灵魂已负载得太过沉重，
不致再给你增添忧郁。

我畏惧你的风采、举止、音容，
你却不必要畏惧我的；
这颗以真诚对你的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只热情地膜拜你。

给——

音乐的温柔虽然已经消逝，
却仍旧在记忆里萦回缠绕——
芬芳，虽然早枯萎的紫罗兰，
却留驻在它所刺激的感官。
玫瑰花瓣，虽然花儿凋谢，
却还能在恋人的床头堆满落英；
同样的，等你离开，你的思想
和爱情，却还会依然存留世上。

阿乔奥拉

“你是否听到阿乔奥拉在喊叫？
我想她一定是在附近了，”
玛丽说；正当黄昏，
我们闲坐在阴暗里，还没有星光闪现
和烛火点燃；于是我想：
阿乔奥拉一定是个令人厌烦的女人。
我问：“阿乔奥拉是谁？”
原来它不是人，我多么欢欣！
它不像我猜测的会令人恐惧和憎恨；
玛丽猜透了我的心，
就大笑说：“不会为此而烦恼吧，
它不过是个小小的夜梟呵。”

悲伤的阿乔奥拉！多少个晚上
我听到过你的歌唱

在树林和水边，草地和山恋，
在田野和无边的沼泽，——
它如此动人心魄，使琵琶、歌喉、
轻风和鸟鸣相形失色；
它远胜过它们，比它们都更甜美动听。
悲伤的阿乔奥拉呵！从那时起，我
就爱上了你和你的歌声。

忆

远比夏日还飞得轻捷，
迅疾胜过青春的欢乐，
好似良宵，仓猝离去，
你来去如此匆忙飘忽——
像是大地，木叶已不晃动，
像是深夜，睡眠不能入梦，
像是欢乐的心灵已被遗弃，
呵，我被留下独尝寂寞。

燕莺的夏日会重新回归——
夜泉的夜晚也将再度出现——
但天鹅的青春只希望
和变心的你一起远飞。
我的心日日盼望天明，
睡眠已被忧伤掉包，
我的冬天呵，即使借来
阳光的枝叶也是枉然

如果百合是为了献给新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玫瑰花就该戴给妇人——
紫罗兰是为了哀悼
一个夭亡的少女：
那么，就请抛撒下美丽的紫堇
点缀我这活着的尸身，
为我哭泣，或忧喜。

给——

有一个字常被人过度使用，
我不想再使用它；
有一种感情常被人看轻，
你岂能再不尊重？
有一种希望和绝望相像，
慎重也不忍心窒息；
只希望怜悯发自你的胸怀，
对我就珍贵异常。
我奉献的不能称作爱情，
它只能算是虔诚的崇拜，
就是上帝对它都肯另眼相待，
难道你还会对它见外
这有如灯蛾渴望飞上星天，
黑夜梦想拥抱朝阳，
怎能不让苦难的星球对遥远事物紧紧追求？

音 乐

我的心渴望着神圣的音乐，
它已干渴得似枯萎垂落的花朵；
快让旋律如美酒般倾泻，

让音调如银色的雨洒下；
像荒原没有甘露，寸草不生，
呵，我喘息着期待乐音苏醒；

我要痛饮那甜美乐音的精神，
饮吧，饮吧，——我贪得无厌；
一条蛇被紧拴在我的心中，
让乐声帮忙挣脱烦恼的锁链；
这消愁的音调从每条神经
流进了我的脑海和田。

有如一朵绽放的紫罗兰，
在银色的湖边吐露着芬芳，
中午的骄阳把它盛露的杯盏饮干，
也没有雾气可以为它解渴，
于是花儿死了；呵，却有浓郁馨香
驾着清风的翅膀，飘浮在碧波上，——

仿佛是一个人从金杯啜饮
闪耀的、泡沫滋滋作响的琼浆，
因为魔女已把神圣的吻
印到杯沿，邀请他把爱情共享……

咏范妮·葛德汶

当我们辞别时，她的声音
确实在颤抖，但我却不知道
那发出这颤抖声音的心灵
已经伤心欲碎了，因此不曾在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言语。哦，灾难——灾难，
这世界对你岂非太广阔！

给珍妮：一个邀请

出来吧，最明媚、最美丽的！
你远胜过这美好的天气；
和你一样，爱慰人于忧患，
她是来向这坎坷的一年
道一声甜甜的早安，趁它刚刚
在树丛的摇篮里睡醒。
好像是未诞生的春光
长久的在冬之岁月里游荡，
终于看到宁静祥和的黎明
已由霜白的二月所诞生，
于是她充满蔚蓝的欢欣，
从天上斜身亲吻大地的额头，
又对平静的大海欢笑，
使冰冻的河水泛起春潮；
唤醒泉涧，让流声淙淙，
又轻轻吹过冰封的高山；
她仿佛是五月的预言家，
给荒凉的道旁抛撒满鲜花，
她使冬之世界看来像是你
报以微笑的人，亲爱的珍妮！
去吧，离开城镇人群，
走向草原，走向幽静的树林——
在那儿，一切寂静无声，
心灵不必担心

在别人的心中不能引起回应，
便也压抑住自己的乐音，
因为经过自然的触摸，
心和心就会勾通、融合。
我将在门前留张便条，
对每个常来的宾客写道：
“我已经到田野去散步，
享受这一刻带来的甜蜜幸福；
‘沉思’呵，你可以在明日来访，
和‘悲伤’一起坐在炉旁。
‘绝望’呵，你的账单还没付清，
‘忧伤’也不要尽把诗歌朗诵，——
我要在坟墓里再偿还你——
等‘死亡’去欣赏你的诗句。
还有‘期望’，你也快走开！
‘今天’对于它本身已经够满足；
‘希望’呵，请不要老是嘲讽着
‘悲痛’，也请不要到处把我跟踪；
我即使长期吃你的甜食，
但在长久痛苦后，我终于
发现片刻幸福，这是你
虽然爱我，却从未对我说起的。”
呵，美好时令的光彩照人的姐妹，
出来吧！出来吧！别再沉睡！
去到平原和那丛林里，
那儿有池塘，有冬天的积雨
映照出它叶片碧绿的屋顶；
那儿，松树用暗褐的野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绿色的松针编织花冠，
攀援着未曾亲吻过日光的枝干；
那儿有一片草地，有牧场，
沙石的小山面对着海洋；
在那儿，溶化的雪正滋润
一片好像星星的雏菊；
还有银莲花和紫罗兰，
它们给这苍白虚弱的一年
涂抹上彩色，虽然还没有香味；
但是黑夜早已被抛在我们后面
在广阔而晦暗的东方，
蔚蓝的日子正在我们头上；
而在陆地和海洋交界的地方，
波浪正在我们脚前轻柔地喧响，
在这普照一切的阳光底下，
宇宙万物都好像浑然一身。

给珍妮：回忆

现在，既然那一段日子
(都和你一样俏丽、明媚)
已经以最美的一日告终，
来呵，记忆，快写下那赞美！
来呵，快像你习惯的那样，
为逝去的欢乐撰写文章——
因为，大地现在的脸色已经改变，
天庭也正是双眉紧蹙。

我们一同漫游过松林，

它就座落在大海的近旁，
轻柔的清风栖息在巢里，
暴风雨守着自己的家乡。
悄声絮语的海波休息了，
云彩都各自去四处游荡，
天空的笑颜就安祥地躺卧在
海洋的蔚蓝的怀抱中；
看呵，这一刻仿佛是
从碧霄外派遣来的时光，
笼罩在这儿的日辉
也好像是来自天堂。

我们静静地站立在松林中，
苍松像巨人般耸立，
那树身经过风吹雨打，
竟像相互交缠的蛇一样扭曲，
而树冠在蔚蓝的天空
受到阵阵轻风的抚慰，
也变得像轻风一样温柔：
好像和谐的音乐和色彩；
现在，林梢被抚弄得
进入梦乡，像海上的碧波，
又像深海里的树林
那样平静，那样沉默。

呵，多么安祥！这里的静穆
竟被封锁得如此紧密，
甚至连啄木鸟忙碌啄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所发出的“得得”的声音，
也丝毫不能把它冲破；
静谧弥漫在我们四周，
平和的呼吸的颤动
反而使静穆显得更加悠远更加深沉。
这一片空间，从那远方
冰雪覆盖的荒凉峰巅，
直到我们脚下的鲜花碧草，
似乎都为灵气所弥漫；
一个精灵向它倾注了
美妙而无声的生命，
于是它使我们暂时
平息了人类本性的纷争，
呵，我能感到那威力
发自一个美好的形体，
这方圆之内的大地
由于她而到处洋溢着爱情。

在树林的枝叶隐蔽下，我们
曾在一些水塘前停歇，
每一片池塘都仿佛是小小
的一片蓝天，被大地紧紧束缚；
呵，在幽黑的大地上
有一种光辉灿烂的苍穹，
它看来比无边的黑夜还深沉，
比晴朗的白昼更纯净——
苍翠的森林映在水里就
好像是生长在半空中，

但它却比空中的树木
颜色更悦目，形态更完美。
在那水里，有一片草地，
还有透过墨绿的树林
闪耀的阳光，很像晨曦
透射出一块乌云。
我们在这地面的世界
决不可能看到的美好景物，
都由于水对这片树林
的款款深情而被描绘成形。
在水里，一切都渗透着
一种理想世界的光辉，
那空空没有一丝轻风，
那日光看来更加妩媚。
这景色好像是为了爱情而
投向水的幽暗的胸怀，
它的一草一叶都
显得比真实更加可爱；
直到嫉妒的轻风吹过，
就像是一种可恶的思想，
它从心灵最忠实准确的眼前
抹掉了那可爱的形象。
唉，虽然你永远温柔美丽，
虽然这树林也永远常青，
但雪莱的心上却难得再有
那塘水所凝聚的宁静安祥。

给珍妮：并赠吉他

阿瑞尔致意米兰达：
请收下这音乐的奴仆吧；
为了他（就是您的侍从），
请在这乐器上，尽最大能力
教会这欢乐的精灵歌唱，
因为只有您能使它快乐，
直到快乐过分强烈，
难以承受了，才转变为痛苦；
可怜阿瑞尔承蒙您的
菲迪南王子的恩准，
这才赠送沉默的吉他，
表达他难以言表的衷情。
呵，这阿瑞尔，您的侍卫精灵，
他并非世世都把您侍奉？
因为只有当您感到快乐，
他才能使他自已得到快乐。
据那伟大的诗歌所记述，
是他照耀你越过无路可循的海：
从普洛斯伯的仙窟
直到那不勒斯华丽的王宫，
像一颗流星在飞掠，
他在您的船头振翅而行。
如果你死去了，即使明月
在晦隐时也会悄悄昏厥，
但她那悲伤又怎及得上
孤单的阿瑞尔的深广？

而当您又在世上复活，
像一颗无形星辰宣告它的诞生，
阿瑞尔就指引着您
在人生的海洋上航行。
自从您和腓迪南开始
相爱的里程，呵，已经有多少变化
在发生，但阿瑞尔仍旧
听命于您，跟随在您身后；
可是如今，您一切如意，
把这桩事也全部忘记；
然而不幸的是，这可怜的精灵
竟为了一点过错而被囚禁
在形骸之中，像被埋在坟墓里，
他只有惶恐着祈求请您赐予
(为了他的忧伤和忠诚)
今天一个笑，明天一首歌。
制作这乐器的琴匠
为了表达和谐的情思，
从悬崖砍伐了一棵树，
那是正当冬眠的树木
在寒风凛冽的亚平宁山岭，
享受着神仙般庄严的梦境；
有的梦见已成过去的秋景；
有的梦见即将来临的春天，
四月的蓓蕾，四月的甘霖；
还有的梦见七月里
凉荫间的歌声：都梦见了
爱情；因此，这树虽被砍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愿我们能死得和它一样!)
却死在睡梦里，没有苦痛，
以后又生存在更欢快的形式中；
就是用这木材，
在良辰吉日，艺术家
制造了这可爱的吉他，
并且教会它怎样与人唱和，
只要人对它不是太冷漠；
那语言就像你一般温柔，
它会用多情的语调轻声细谈
丛林与幽谷的甜蜜的消息，
和幽静斗室的夏夜清风；
因为它呵，已从原野和天空
学会了如何发出和声，
它会模拟树林和高山，
还有气势汹涌的泉涧；
它发出的，有山谷的响亮清脆回声，
有鸟鸣，有蜜蜂的优美动听的旋律，
有河滩的轻柔的涌流，
有夏日海水的喃喃低语，
有雨点的拍打，有露珠的滴落，
还有黄昏和风的吹拂；它还懂得
那种难得听见而神秘的乐声，
就是在每天的行程中
我们的地球航行于
无限的时流时所发出的。
它熟知这一切，却不愿
对提问不当的门外汉

把乐灵的心事告知；
它只根据对方的智慧
而泄露；也曾有人在往昔
泄露了它过去的秘密，
此后无论怎样诱惑它，
也再不能听到更多的回答：
然而，对娴熟的弹弄
它却会曲意地恭维，
它只把最神圣最美丽的一曲
留给我们亲爱的珍妮。

第二章 追求生存

十四行二首

一 咏一只装载知识的气球

灿烂的球体，穿过黄昏的幽暗
你悄悄地飞上你轻盈的旅途，
那暗蓝天空中的闪闪的光明
都要被你的火焰压得暗淡，——
你载去了火，你自身在眨眼间
就要像流星般陨落在黑暗中，
可是那永不熄灭的火，像明灯
却将照耀在爱国者的孤坟之上；
它将要为穷苦和被压迫的人
在茅屋里迸射出振奋的火花，
而且还要轰传过暴君的宫殿；
它是漆黑大地上的一座灯塔，
它呀，像是真理终必射穿虚伪，
是使这一美丽景色复苏的太阳。

二 装有知识的瓶子

装载着救世神药的小船呵！愿和风
能将你们碧绿的形体吹送到彼岸，
愿你们能经受住大海喧腾的波澜，
不让狂嚎怒吼的旋风阻碍你们的行程；
要是无冕的自由女神肯于钟情，

从她那简朴的宝座俯首下望，
她一定会以最柔和的西风
把你们吹送，哦，是的，使你们碰见
一些天性自由的人，他们的眼睛
一旦看见船中所装载的东西，必会闪烁，
从而给苦难的大地点燃神火，
使两极八方普照着灿烂的光明，
于是暴君的心将恼怒得炸裂，
因为再也无法守卫他们蒙昧的夜。

魔鬼的漫游

有一天，天还没有破晓，
魔鬼就起身下了床，
他精心把自己打扮起来，
他穿上了礼拜日的礼服。

他穿靴藏好他的蹄子，
他给指爪戴上手套，
又用礼帽隐藏好头上的角，
于是他潇洒地走出来，
就像邦德街上的花花公子。

天尚未完全变亮，
他就在伦敦城里坐下，
和一个小鬼开始谈天说地；
流言蜚语，无法言尽，
还谈宗教，谈这谈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后他前往杰姆士宫庭，
也顺便来到圣保罗教堂，
圣徒们跟他都有交情哩，
尽管他们规矩，而他放荡。

魔鬼是一个庄园之主；
既然卑劣的莠草长得最快，我想，
当他放眼眺望他的田庄时，
他一定感到非常欢畅。

从每个窗户，到每间卧房，
他都一一视察他的好牲畜，
高兴时，也向他伸出指爪表示赞赏，
但他们虽然乐于为他服务，
但见到他那狰狞的面孔又有点害怕。

撒旦把他那红鼻子
探进了如此狭小的洞隙，
你也许以为，这又何必？
那些可怜的绵羊不过正在
整整衣裙，或是安排一场舞会，
可是呀，魔鬼看得更深邃。

一个牧师（他祈祷时
魔鬼总是跟随在他身旁）
宣布说，如果魔鬼在这儿，
他就绝不能任其猖狂。
哈哈，老尼克心里暗暗自语，

他又在玩弄那套陈腐的勾当，
要没有魔鬼，邪恶的宠儿呵，
你坐车都怕坐错了方向。

撒旦又向前行，接着看到
一个极其愚昧的国王，
王宫像自己的住处一样吵杂，
许多妖怪围绕着国王飞行，
不是摇着旌旗，就是把刺扭动。

呵呵，撒旦想，这倒是个好牧场，
我的牲口在这儿才会更兴旺；
他们咀嚼的是血腥的新闻，
他们吞咽的是垂死者的呻吟，
他们总是胀饱肚皮才去上床，
他们一定会吃得很肥胖。

肥得就像他们那一群
在西班牙喝够鲜血的弟兄一样，
(在那儿，“毁灭”在开垦田野，
大地才长出幼芽就被冻僵；
胜利者从那儿赢得了地狱，
被屠者的颂歌是他们无尚的光荣。)

肥得就像艾林岸上的邪恶之鸟
(它们围绕着卡色瑞飞行，
因为他从寡妇怀中强抢来了
爱国志士的血淋淋的心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们要将艾林最珍惜的血肉
吃一个饱，趁着天还没有大明）。

肥得就像坟墓里的烂蛆，
那在腐臭中欢腾的爬虫，
(它们在黑暗中生存上一刻，
就一边啃啮着，一边蠕动)。

肥得就像那贵胄脆弱的脑子：
他被镀金的玩具宠惯坏了，
一会儿厌倦，把糖果送人，
一会又哭喊着把它讨回。

由于他很胖——他的背心
在上朝的日子无论怎样紧拉
也难在他的肚子上扣严；
那马裤呵，像两半个月亮，
紧绷在他那膘肥肉厚的屁股上。

他那空虚的脑壳和心胸
竟能容下如此多的牛肉！
多得能吃饱二十个饥饿的小伙子，
撑得能使他的马裤裂口。

哈，魔鬼（有时也叫“自然”）
把官绅权贵都喂养得这样好，
而他们呢，一举一止，一笑一颦，
也和他们的老祖宗十分相像。

一个律师杀死一条毒蛇，
因为蛇要爬到他的餐桌上，
撒旦禁不住想到，这就如
从前该隐杀死亚伯一样。

像一个地主在丰收的田野
漫步，望着他肥壮的牛羊，
算计着他有多少进项的时候，
不禁快慰地把小曲信口哼唱——
魔鬼正是这样在人间四处浪荡，
边走边哼着地狱的歌腔。

可不是，谁要是全身沾满血腥，
甘心作撒旦最宠爱的随从；
谁要是能抢来穷人的面包，
并且把无家可归者的家当
堆积满足了富人的穷凶骄侈，
他就一定越活越昌盛兴旺。

主教虽然胖，律师虽然瘦，
他们却不都很兴隆、如意？
因为每件教袍、每套假发下，
都潜伏着地狱的生机。

但猪仔总是最肮脏的，
哪怕它吃的是最精选的细粮；
水老鸦即使整夜吃个不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还是不能够变得心宽体胖。

喂，为什么这地狱之王
嘴巴乐得合拢不上？
为什么他高高兴兴地
脱下衣服，又蹦跳，又拍翅膀，
又扭刺，又斜走，骚首弄姿，
居然敢把他的原形暴露？

原来是一个政治家来了，
只有对他，魔鬼才敢显现
自己的原形和每一部分，
因为只有他的情谊永恒不变。

妖魔们早就翘首期盼着了，
一看到这熟悉的信号，便立即
从那斯蒂吉亚的幽冥地府中
向着他们的魔王飞去。

有戴着血腥桂冠的“忠诚”
(瘦弱得依靠罪恶把它支撑)，
还有地狱的那一群肌肠辘辘的饿狗：
杀戮，贫困，灾祸，一拥而上；
魔鬼在西班牙喂食过他们，
用的是人血和人世的悲怆！

呀，听！我听到地震的轰鸣，
国王们面无人色，征服者胆战心惊，

恶棍都吓得鸦雀无声，
因为他们的撒旦忽然不辞而行。

今天群魔都在欢宴，
庆祝他们的君主出行归来，
他们兴奋地看到地狱之王
已经烧毁地狱的围墙。

不过，如果魔鬼的目光
敏锐得像理性的眼睛，
地狱的陛下呵，我想，
就绝不会有什么好欢庆。

因为，等不到命运走到
它的终极，理性的儿子
就会使暴君的面颊
像他懦弱的心一样苍白。

无 常

我们恰似遮蔽午夜之月的云彩；
它分秒不停地奔驰、闪耀、颤动，
在黑暗中放出美丽明亮的光辉！
——但一瞬间

夜幕降临了，它就永远消逝无影；
又像被遗忘的金竖琴，参差不齐的弦
每次拨弄都奏响出多变的音响，
在那脆弱纤巧的乐器上，每次重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调和音韵都不会和前次相同。
我们睡下：一场梦能毒害安息；
我们梦醒：绵绵思绪又会影响白天；
我们感觉、思考、幻想、欢笑或痛哭，
无论抓住悲伤，还是挣脱忧烦：
终归是一样！——因为呵，在这世间，
不管是喜悦还是悲伤都会悄然隐去：
我们的明日决不再像昨天，
唉，除了“无常”，一切都永不再变。

咏 死

在你死后所去的空间，没有工作，
没有计谋，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旧约·传道书》

当破晓的曙光还没有穿透云层，
一颗流星，在漆黑如墨的夜空，
投向被大海包围的一座孤岛，
犹如长空洒下一个苍白冰冷月光似的微笑
呵，生命的火焰竟会如此暗淡，
如此多变，幽灵般迅速地闪过我们脚边。
人呵！请鼓起心灵的勇气
穿越过这世途的坎坷不平，
等美丽奇妙的晨光一旦拨开云雾，
就会消融你头上的阴影和风暴；
地狱和天堂将不复存在，
留给你的只是亘古不变的宇宙。
我们的知觉由现世孕育滋养，
我们的感情也由它而日益加强，

死亡必然是令人可怕的一击，
使没阅历的头脑悚然震惊：
然而想到我们的所知、所见、所感，
一切都灰飞烟灭，像无法触摸的梦幻。
呵，坟墓的里边隐埋着一切，
一切都在，除了我们那腐朽的躯壳，
只有这眼睛，这神奇的耳朵
再也无法从那儿汲取
所有伟大和奇异的东西，
在变幻无常、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里。
谁讲过无言的死的故事？
谁揭开过死后情形的帷幕？
谁到过迷宫似宽阔的墓穴里
把它下面的阴影向活人描绘？
或者把对生存的爱与恐惧和明日的希望结成一体

“ 有力的鹰隼 ”

有力的鹰隼，你振翅高飞呵！
在雾霭弥漫的山林上空，
冲破晨曦灿烂美丽的碧霄，
像一朵五色云彩匆匆赶路；
而当夜幕降临，也无视
将至的狂风暴雨的前兆！

给威廉·雪莱

一只狭小脆弱的小船泊在沙滩，
汹涌的波浪在它四周跳动；
阴森森的乌云卷起漫天风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那幽黑的大海紧紧笼罩；
跟我来吧，孩子，跟着我来，
尽管海上的浪涛汹涌澎湃；
风暴就要来临，但我们不能停留过久，
否则，法律的奴隶就会把你抢走。

他们夺去了你的兄妹二人，
使他们不能与你团聚相亲；

那眼泪，那微笑，对我多么亲切，
可从此就要枯竭、凋落。
他们正当少年，却被沦落为奴，
被交给害人的宗教，罪恶的事业；
他们将把你我不停地诅咒，
因为呵，我们是平平安安、自由自在。

来吧，亲爱的小宝贝，你将会
给你的母亲带来欢乐，
因为依偎在她那焦虑不安的心胸旁，
还正酣睡着另外一个，
她最喜欢看到你向我们自己人
露出美丽的笑容，你的同胞
在那遥远的异国他乡，她将成为
你在游戏中最亲密无间的小伙伴。

别担心暴君的统治会天长地久，
别害怕那邪恶的教士；
他们正立足在汹涌的江河旁，

用疯狂的屠杀将河水染成一片血红。
滔滔巨浪响自千山万壑，
正对着他们汹涌、澎湃、愤怒；
他们的刀剑和法杖将被随波飘走，
像沉船飘浮在永恒的河道。

平静吧，可爱的宝贝，别哭叫！
你可是寒怕这船的颠簸动荡，
这风暴的咆哮，波涛的寒冷？
来吧，坐在我们中间，——
我，和你的母亲——我们都明白
这使你瑟瑟发抖的狂风暴雨，
尽管它大张着巨口，要把人吞噬下去，
却远比不上那些野蛮的奴隶可怕：
是他们呵，让我们以大海为家。

这一刻就要成为遥远的梦境
驻留在你的记忆里，
我们将要伴着深蓝的大海，
定居在意大利那恬静的，金色的土地上，
或前往那自由之都——希腊。
我将教会你用自己稚弱的舌头
同古代英雄们使用他们的语言
侃侃而谈，并使你年幼的心灵
在希腊传说的熊熊烈火中成长，
这样你就可以乘着他们的神圣
自豪地宣称——我来自爱国者之邦！

“永远逝去了那时刻，孩子！”

那时刻永远逝去了，孩子！
它已消失，僵硬，永远逝去！
我们回首前程，
不禁万分吃惊：
希望的亡灵正凄惨、悲泣；
是你和我，把它哄骗致死，
在幽暗的生命之河。

我们凝望着的那川流已经
滚滚逝去，永不回头；
但我们却寂然伫立于
一片荒凉的野地，
像是墓碑在怀念早已逝去的
希望和恐惧：呵，生命的晨光
已使它们消逝、躲藏。

招苦难

来，高兴些！坐在我身边，
你用阴影缠裹的“苦难”：
羞涩而躲闪的新娘呵，
你矜持，安静，哀伤，
像是神化了的“凄凉”！
来，高兴些！坐在我身边：
尽管你看我好像郁郁寡欢，
其实我却比你高兴得多；
因为呵，小姐，你的额头前，

正戴着悲哀的冠冕。

我们彼此早已相知，
像兄妹一样亲密无间；
多年以来，我们共同生活在
这寂寞的家庭，而且
还要度过许多时光。

这命运够凄惨的，
但我们且勉为其难；
要是相爱能带来欢乐，
我们就相爱吧，直爱到一天
心灵的地狱竟好像成为极乐园。

来，高兴些！一片嫩草
正好可使你在这儿安睡，
蝓蝓会在这儿欢乐地
歌唱——唯一的兴奋
在我们忧伤的世界！

让垂柳权作我们的帐篷，
你可以轻枕在我的臂弯中；
声音和香味，曾经甜美如饴，
但现在已经淡如轻烟了，也恰好
使我们沉闷地进入梦乡。

哈！你僵冷的血管里跳跃着
一种爱情，你却不敢表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在喃喃低语——你在轻声哭泣——
看见我炽热的心停止跳动，
你的冰心可是在哀悼伤心？

吻我吧，你的唇多么冰冷！
用你的臂膀搂着我的颈——
它虽柔软，但也寒冷如冰；
你的泪滴滑落在我的面颊，
像凝结的铅那样把我刺伤。

快来到新婚的喜床——
它就铺陈在坟头底下：
把我们的爱情隐藏在
黑暗里，再用“忘却”掩盖；
睡下吧，没人会来扰乱。

紧紧抱住我，让我们的心
像两个合并在一起重叠的影子，
直到这恐怖阴森的快乐
像迷雾一样四处飞散，
消失在那永恒的梦幻之中。

在那漫长的睡眠中，我们在梦中发觉
我们并没有哭泣；
拒绝生活的“苦难”呵，
正如“欢乐”常在你的梦中出现，
你会梦见我和她在一起。

让我们放声欢笑吧，且对着
大地上的幢幢阴影获得欢乐，
像狗的狂叫对月夜的嘲弄——
那多像是在寂静的夜深
匆匆急驰而过的幽灵

这一切身外的大千世界，
像数不清的木偶在舞台上
来回走动；在你我看来，
这所有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
岂不全是逢场作戏？

“ 别揭开这画帷 ”

别揭开这画帷：呵，世人就把这
称为生活，虽然它描绘的不是真实的图像；
它只是以画笔随便涂抹的彩色
仿拟我们意愿中的一切事物——而希望
和恐惧，这孪生的命运，却在后面隐藏，
在幽深的洞穴中不停编织着自己的投影。
曾有一人，我知道，把它掀起过——
他想寻找什么献上他的爱情，
但却一无所获。而世间也找不到任何
真实的事物，能略略打动他的心房。
于是他飘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明辉，是一点亮斑
落在幽暗的舞台，也是个精灵
追求真理，却如“传道者”一样慨然长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写于卡色瑞统治期间

坟墓中的尸体早已冰冷；
大街上的石子寂静无声；
胎儿如果流产，死在腹中，
他的母亲就面色惨白——像是阿尔比安
失去自由的、一片死寂的海岸。

她的子孙是铺路的石块，
是一堆泥土，已经麻木不仁，
被踩在脚下，却不知移开——
她所流产的胎儿——她枉费的心机，
是自由，早已被折磨死。

蹂躏和狂欢吧，刽子手！
你的受害者不会奋起反抗；
你是唯一的主人，占有
她的尸体、骨骸和死婴——这所有的一切铺彻成
你到坟墓去的道路。

你可听见那一片喧嚣吵杂？
“死亡”、“毁灭”、“罪恶”都在放声狂笑，
“财富”也从里面高声大喊：“毁掉”！
这欢庆的盛会使真理只好默默无语，
这是你的婚礼赞歌。

呵，快娶来你可怕的新娘！
让“恐惧”、“不安”和“纷争”铺设

你的卧榻，在生活的厅堂里！
暴君呵，与“荒暴”联姻！
让“地狱”指引你走向
你的新娘的绣床！

一首新国歌

主呵，请保佑和赐福，
主呵，请从英国的坟墓
解救它被害的女王！
快让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为“自由”铺彻好她的阶梯
唯有她，英国人才愿意
作他们千秋万世的女王。

看，她来了，高居在宝座之上，
用飞驰的时间驱动辇车！
主呵，请保佑女王！
千百万人民都在期盼，
他们坚定、敏捷、欢欣、愉快
殷切期待着她神圣地降临！
主呵，请保佑女王！

她是你纯洁的灵魂，
牢牢把握着宇宙的乾坤——
主呵，请保佑女王！
她是你内心甜蜜的爱情
从天堂向人间洒落甘露，
无论她光临或驻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呵，请保佑女王！

她那些阴险毒辣的仇敌，
该让他们原形毕露，死于非命：
主呵，请保佑女王！
如果敢有凡夫假冒她的圣名，
那就撕下他的伪装，剥夺他的权力：
国王本都一无所有；
主呵，请保佑女王！

愿女王的万世业绩
只存留在我们心里——
主呵，请保佑女王！
尽管有一些压迫者
高高端坐在金璧辉煌的宝座，
但她依然在我们心头
永远是我们心上的女王。

由神灵所祝福过的嘴唇
歌唱出这样的颂乐：
“主呵，请保佑女王！”
优美和谐得像天使们在轻声合唱，
像鼓号奏鸣一样地悠扬嘹亮，
要唤醒这世间的愚氓——
主呵，请保佑女王！

颂 诗

起来，起来，起来吧！

不为你们保命的土地流淌着鲜血；
就让你们的创口化为眼睛
为那死去的、为那死去的痛哭流泪。
还有什么方法能抚平你们的心中的创伤？
那些可是你们的儿子、妻子、兄弟，
是他们惨遭杀害，在战争的岁月里？
醒来，醒来，醒来呵！
奴隶和暴君从来都是孪生的仇敌；
把冰冷的枷锁挣脱
在你们的亲人长眠的大地上；
他们的尸骨会是如何的惊醒和激动，
如果听到他们至亲至爱的人的激昂歌声
在这神圣的斗争中最为慷慨嘹亮！
高高地，高高举起战斗的旗帜！
自由女神正朝着胜利驰骋：
尽管那侍奉她的仆人
是“饥饿”和“苦辛”，还在相顾叹息。
而你们，她威严车驾的勇敢随从呵，
切不要为那结伙抢劫的贼人伸手支援，
你们是自由之子，只为捍卫她而百死不辞。
光荣，光荣，多么光荣！
你们要是为她历尽艰辛，战死沙场！
你们的名字将要在人类史册上千古流芳。
以往的征服者所以征服了对手，
只不过制住了他们的仇恨、傲慢、权力。
但你们呵，对敌人将有更辉煌的胜利。
哦，给每人的额头都戴上
紫罗兰、常春藤、和松枝的冠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大自然所恩宠的
优美的色彩遮掩住那斑斑血点：
青翠的力量，蔚蓝的希望和永恒；
一切都要，只是不要忧郁的紫堇，
你们受过凌辱，那意味着记忆永远不忘。

颂 天

精灵的合唱

第一个精灵

晶莹月光下的华盖和宫殿！
金色阳光下的幽静的极乐园！
深邃辽远广阔无限，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
你都为它们建造了一座永恒的家园
多少岁月和业绩
都将以你为中心，
在这庙堂里孕育成形！

你孕育了辉煌的形体，
有地球和他所有的伴侣；
活跃的星斗丛生
在你的幽远深渊和广袤旷野：
有流星曳光而过，
还有滑行的绿色世界；
多少冰洁的明月，
多少灼热的骄阳，

辐射出的都是强烈的光芒。
连你的名字都和上帝相似，
呵，天！因为你高贵无比，
人们看见自己的本性就在
你所拥有的博大中清晰显出；
因此，数不清的世代
都把你敬若神灵，对你顶礼膜拜。
他们和他们的神祇
都似滚滚江水悄然逝去，
而唯有你却永远常在。

第二个精灵

你不过是心灵的最低一层，
稚嫩的幻想随着它不断蠕动，
有如幼弱的昆虫在洞穴中
只是看到石钟乳发出的光明；
但全新的欢乐世界
就在你的墓门外的道路上穿行；
它使你辉煌明亮的荣光
也只像是从梦乡
把中午微弱的光线反射！

第三个精灵

住口吧，尘埃！对你这瞎猜，
苍穹只显露出轻蔑，淡漠！
天是谁？你又是谁？
你只是它的无垠的瞬息；
太阳和星星在运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是那飞行精神的一粒。
然而太阳和天体
只是从自然的心里
不小心滴出的血液！

天是什么？是露珠一滴
在晨花的花苞里偶尔停驻，
使鲜嫩的花瓣一苏醒
就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
数不清的太阳和星辰
和不可测量的轨道，都被包容
在它那无边的领域，
亿万颗星在那里聚集，
颤动、闪烁、随即消失隐去。

西风颂

哦，狂野的西风，秋之生命的气息！
你无影无形，但枯萎的落叶被你扫荡，
就似鬼魅碰上了巫师，匆匆逃窜：
白的，黑的，灰的，红得像患肺癆，
呵，疫疠沉重的一群：西风呵，是你
以车驾把有翅的种子远送到
黑暗的冬床上，它们就僵卧在那里，
像是墓中的死尸，冰冷，蛰伏，凄凉，
直等到阳春三月，你碧空的姐妹吹响
她的喇叭，在沉睡的大地上四处回荡，
(唤醒花蕾，如同羊群一样，觅食空中)
将彩色和芳香注满山峰和平原：

不羁的精灵呵，你四处运行；
你是破坏者又是保护者：听吧，你且谛听！

没入你的急流，当高空一片骚动，
流云像大地的枯叶一样被撕裂成碎片
摆脱天空和海洋交错缠绕的枝干，
成为雨和电的天使：它们飘落
在你的磅礴之上的蔚蓝的波涛，
有如狂女的飘舞的乌发在闪烁，
从苍穹最遥远而朦胧的边缘
直抵九霄云外，到处都在飘摇
欲来暴风雨的鬃发。对即将结束的一年
你高唱着挽歌，而这乌云笼罩的黑夜
将成为它庞大墓陵的拱形墓顶，
里面正有你的万钧威力在凝聚；
那是你的浑然之体，从它会迸发
黑色的雨、冰雹和火光：哦，你听：

是你，你将蓝色的地中海从梦境中唤醒，
而它曾经沉睡了一整个夏天，
被澄澈水流的回旋喧哗声催眠入梦，
就在巴亚海湾的一座浮石岛边，
它梦见了古老的宫殿和厅堂
在水天一色的波影里不断晃动，
而且都长满青苔，开满鲜花，
那芬芳的馨香使人沉醉！呵，为了给你
让一条路，大西洋的汹涌的浪波
向两边豁然裂开，而深在渊底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些海洋中的花藻和淤泥丛生的树林
虽然枝稀叶疏，却没有一丝精力；
听到你的声音，它们惨然变色，胆战心惊：
一边颤栗，一边自行凋零：哦，你听！

唉，假如我是一片落叶被你飘浮，
假如我是能和你并肩飞行的云雾，
是一个波浪，和你的威力同呼同吸，
假如我能分享你的脉搏，仅仅没有
你那么自由，哦，不能自主的生命！
假如我能像在少年时，随风起舞
便成了你的伴侣，遨游于太空
(因为呵，那时候，要想追你上九霄，似乎并非梦幻)，
我就不致像现在这样急切地要和你争相祈祷。
哦，举起我吧，把我当作是水波、树叶、浮云！
我掉落在生活的荆棘上，我鲜血淋淋！
这被岁月的重负所制服的生命
原是和你一样的：骄傲、敏捷而不驯。

把我当作你的金竖琴吧，就像森林：
尽管我的叶凋落了，那又有什么关系！
你非凡的合奏所奏鸣的乐音
将贮满森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又甜蜜。呵，但愿你赐予我
勇猛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二为一！
请把我枯萎的思想向世界播送，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个符咒念出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在燃烧的炉火向千家万户传遍！
让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
把沉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临，西风呵，春天又怎能遥远？

云

我给焦渴的花朵从海洋江河
带来清凉甘冽的雨露；
当树叶歇息在日午的梦中，
我送去淡淡的凉荫。
从我的毛羽摇落的露滴
敲开了百花的蓓蕾，
等大地母亲围绕着太阳翩翩起舞，
它们又全都摇摇欲睡。
我把冰雹看作击打谷禾的连枷，
又把绿野染成一片雪白，
然后再用雨水把它融化，
在雷鸣声中大笑着走过。

我把雪片筛落到一座座山岭，
雄劲的苍松都被压得大声呻吟；
这是我的雪白枕席，整整一夜
我就沉睡在风暴的臂弯中。
庄严的闪电，我的向导，
高高端坐在我的空中楼阁之中；
而霹雷被囚禁在座下的洞窟之中，
不停地挣扎和吼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向导轻柔地引导我巡游
陆地和海洋的上空，
他爱恋紫色海底的精灵，
这恋情使得他越过了
无数小河、山岩、湖水、平原！
但无论他去到何方，
他所钟爱的精灵都永远存在
而他却消溶在雨水中。

血红的旭日初升，睁开明亮的眼睛，
又展开火焰的羽翼；
当晨星熄灭，它就一跃而上跳在
我飞扬云雾的背上；
好像在地动山摇的时候，
峭壁上伸出一峰，
一只雄鹰会停落在
它的金壁辉煌的臂弯中。
当落日从波光潋滟的海面吐露出
爱情与安谧的情愫，
而黄昏的紫红帷幕也从
天宇的深处降临，
此刻，我就敛翅停留在空中，
静得像孵卵的白鸽。
那圆脸的姑娘，人们称作
月亮的，一身白色光芒，
夜风吹拂时，她就滑行过
我的羊毛般的地毯；
只有天使能听见她的脚步声；

有时，当她的脚踩裂
我的帐幕织得轻薄的地方，
星星就偷偷地窥视着世界；
若是有风把帐篷吹得更开，
它们就像拥挤的蜜蜂
逃窜出去，我会笑看河水，
湖泊和海洋，各自映上星辰
和月亮，就像从我的手指缝
里漏下的那一角天空。

我以燃烧的火带缠裹着太阳的宝座，
我给月亮戴系上美丽的珠链，
当旋风吹展了我的旗帜，
星星就黯然失色，天昏地暗。
从海峡到海峡，我像座长桥
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屹立，
又像是密不透光的屋顶——
崇山峻岭堆砌成它的柱石。
当雄浑的大气被我征服，
我就挟带着雪、火、飓风
傲然穿过宏伟壮丽的凯旋门拱：
那正是我的百色硬弓，
天火在上空编织它的彩色，
湿润的大地在喧闹欢腾。

我原是大地和水养育的女儿，
天空为我所抚养；
我穿梭往来于海洋和陆地的一切孔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变化，但难以死去。
因为呵，在雨后，天空一览无遗，
洁净的不染纤尘，
而清风和日光以凸圆的明光
建造起蔚蓝的圆顶，
我就忍不住将这墓穴默默嘲讽；
我会从岩洞钻出来，
像初生的婴儿，像出墓的幽魂，
我会把我的坟墓彻底破坏。

给云雀

愿你长生，快乐的精灵！
你似乎从不是飞禽？
你从天庭，或它的近旁，
倾吐你整个的心灵，
不需要琢磨，便唱鸣出酣畅淋漓的乐声。

你从大地一跃而起，
振翅再向高处飞翔，
好似一团火云，在蓝天
舒展着你的翅膀，
你永不停息地边唱边飞，边飞边唱。

沉落的夕阳放射出
金色电闪的光明，
就在那明亮的云霞间
你自由翱翔而又迅速飞行，
似无形的喜悦，刚刚开始远征。

那淡紫色的黄昏
与你的翱翔彼此消融，
好像在白昼的天空中，
一颗明星消失踪影，
你虽无法看见，我却能听清你的欢乐。

明快，犀利，就像那晨星
散射出银辉无数，
虽然在明丽的晨曦中
它那亮光逐渐黯淡，
直淡到无法分辨，却还能隐约感到。

整个大地和天空
都和着你的歌声共鸣，
仿佛在皎洁的月夜，
从一片孤独的云后，
月亮放射光华，清辉溢满了整个宇宙。

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
什么和你最相似？
从霓虹似的彩色云霞间降雨，
那雨滴固然亮丽，
但又怎能和你遗下的动人乐曲相比？

好像是一位诗人藏身
在思想的明辉之中，
他昂首高歌，使世界由冷漠而至动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缘于他所歌唱的希望、忧虑和赞美；

好像是高贵的少女在高楼中幽居，
为了排遣缠绵的情怀，便在寂寞难言的一刻
用甜美的乐音包裹她的绣阁；

好像是金色的萤火虫
在凝露的深山幽谷里，
到处散播它晶莹的流光在花丛，在草地，
而花草却把它的形迹隐藏，没有一丝感激；

好像一朵玫瑰躲藏在
它自己的绿叶里，
灼热的暖风将它侵袭，
最后它的香气散发出太多的甜味使窃香贼沉醉。

不管是春日的骤雨向晶莹闪亮的草地洒落，
还是雨丝呼唤花儿苏醒，
凡是可以称得上
明朗而欢愉的乐音，又怎比得上你的歌声？

鸟也好，精灵也好，说吧，
什么是你的思想？
我从未曾听过对爱情
或对美酒的颂歌，
会进出如你这样神圣的万分狂喜。

无论是凯旋的欢歌

还是赞婚的合唱，
要是和你的歌声相比，就只不过是
一片空洞的夸张，
呵，那里可以觉察到有什么不如所望。

是什么物象形成你
欢乐之歌的源泉？
什么田野、波浪或山峦？
什么天空或平原？
是对同类的爱？还是对痛苦绝缘？

如果有你这种清新强烈的欢快，
那里还会觉得倦怠？
苦恼的阴影从来不能
接近你的身边；
你在爱，但却从不知晓爱情能毁于饱满。

不管是安睡，还是清醒，
对死亡的理解
你必然会比别人想象得更为真切而深刻，
否则，你的歌声怎能流畅得如此晶莹？

我们总是，瞻前顾后，
对不存在的事物充满希望；
我们最真挚的欢笑也交织着
某种痛苦，对于我们
最能倾诉哀思的才是最优美的歌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即使我们摈弃了憎恨、骄傲和恐惧；
即使我们天生就绝不会
流泪或者哭泣，
那我们又怎样才能感到你的欢愉？

呵，对于诗人，你的歌技
胜过一切的谐音
所形成的格律，也胜过
一切书本所给予的教训，
你是如此丰盛富饶，你蔑视大地的万物！

只要把你熟知的快乐
教一半让我歌唱，
从我的喉间就会流出
一种和谐炽热的激情，
那世人就会侧耳谛听，如此刻的我！

阿波罗礼赞

终宵不眠的时刻，守候我入眠，
从我眼前驱散繁忙的梦；
又让镶嵌星星的帷幕作为我的帐帘，
好使月光别照射我的眼睛，——
当黎明，时刻的母亲，宣告夜梦
和月亮已离去了，时刻就把我唤醒。

于是我起身，攀登上碧蓝的天穹，
沿着山峦和海波开始漫无目的的穿行，
我的锦袍就抛弃在海洋的波涛上；

我的脚步把云彩点燃，山洞
弥漫着灿烂的光辉，而雾气
为我开路，随我拥抱绿色的大地。

光线是我的利箭，我用它消灭
那依恋黑夜、害怕白昼的“奸伪欺诈”，
一切为非作歹心怀恶意的人
都畏惧我；有了我荣耀的光线
好意和正直的行为就生机勃勃，
直到黑夜来统治，再次把它们消弱。

我用大气的彩色哺育花朵、
彩虹和云雾；在那永恒的庭宇里，
月球和晶莹闪烁的星星都缠绕着
我的威力，好像是穿着衣裙；
天地间，不管是什么灯盏发光，
那光亮都属于我，必是我的一部分。

每到正午，我卓立在太空绝顶，
然后我就迈着违心的步履
往下踱进大西洋的晚霞中；
眼望着我离开，云彩会忧郁和哭泣：
我要从西方的海岛安慰它们，
那时呵，还有什么会比我笑得更妩媚动人？
我是宇宙的眼睛，它凭借着我
看到它自己，认识自己的神圣；
所有乐器或诗歌所发的和谐优美，
所有预言、所有医药、所有光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无论自然或艺术的)全都属于我，
胜利和赞美，当然该给予我的歌。

秋天的葬歌

太阳日渐冷却，风痛苦地哀嚎，
枯树在叹息，苍白的花朵零落凋谢，
一年将尽，
躺在她死亡的灵床——大地，被枯叶
团团围绕。

来吧，快来吧，季节，
从十一月到五月，
穿上悲哀的丧服寿衣
为阴冷的一年送葬，
再像飘忽的幽灵守护在她的坟墓旁。

凄雨在下个不停，冷缩的幼虫在蠕动，
都为这将尽的一年：河水涨满，而雷霆
不停地敲叩着丧钟；
快乐的燕子已经远飞，蜥蜴也返回到
它们的洞穴之中；
来吧，快来吧，季节，
让明媚的姐妹奏乐；
披上白、黑和黯灰，
把冰冷死亡的一年跟随，
为了使墓地碧绿青翠，再洒下一滴又一滴的眼泪。

自 由

喷火的山峰一座连着一座，

轰隆的巨响在空旷辽远的四面激荡；
海洋已被汹涌的浪涛相继唤醒，
看！在那冬天的宝座旁，冰山
听到飓风的怒吼而不停颤抖。

只要有一块天空闪出电光，
无数个岛屿都被它照得通明；
地震即使只把一座城市用烈火埋葬，
都有一百座城市都为之胆战心惊，
地下传过了一阵惊天动地吼声。

但你的眼光比电闪还犀利，
你的脚步比地震更快捷；
海洋的怒火能被你压服；
你比火山，太阳的光辉还要明亮
但在你看来那只是鬼火的迷雾。

从大气层，从高山，从海波，
阳光穿透大风和水雾；
从心到心，从国到国，
你的霞光直射进每间茅屋，——
呵，在你黎明阳光的面前，
暴君和奴隶都化为夜影。

饥饿的堡垒

这里是一座古城的废墟，它也曾经
是一个摇篮，现在却变为坟墓
埋葬着一个已经灭绝的民族：只有“怜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在对寂灭之波里的沉船在低声哭泣；
就在这里，矗立着饥饿的堡垒。

它建造在牢狱般的人家之上，他们都
期盼面包、金钱和杀戮：和犯罪
紧密关联的“痛苦”激发着生命的火焰，
直到生命之油耗尽，或因泼撒而停止。

堡垒屹立着，四周是神圣的宫殿
和楼阁；每座大理石建的殿宇，
那隐藏有孤寂财富的亭园，
那青铜大门的庙堂，和密不透风的

意大利的阴暗天空下的凉亭，
都在堡垒面前黯然失色：——它们正孤立
以求自保——因此，世界一片荒凉；
仿佛有一个披着无形恐惧外衣的幽灵正
徘徊周旋在一群漂亮美丽的姑娘中间，

它最美，像是把她们的集中
反映出来；它吸收了她们的发形、
她们的肤色和眼睛里的生命
及思想的一切错误，最终使她们化为石头。

世间的漂泊者

告诉我，星星，你的光明的羽翎
在你的火焰似的飞行中高高抬起，
要在黑夜的什么样的岩洞里

你才收敛起你的翅膀？
告诉我，月亮，你苍白而晦暗，
在漫游天国的路途上流离飘泊，
你要在日或夜的什么样的处所
才能找寻到你的安详？
疲倦的风呵，你居无定所，
像是被世界不容的逐客，
你是否也还有秘密的巢穴寄身
在树上还是海洋上？

“ 你匆忙进了坟墓 ”

你匆匆进了坟墓！
要把什么寻找？
以你坚强的意志，永不安份的思想，
和为尘世役使的愚蠢的头脑？
呵，你那般切的心，对苍白的希望
所粉饰的一切美景，如此渴望！
还有你那好奇的精神，休想猜出
生命是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
你要知道人所不知道的一切东西——
唉，你究竟想干什么，如此疾速
奔跑过生之葱绿可爱的途程，
躲避欢乐，也躲避悲伤，只全心全意地
在幽暗的死之洞穴里寻求安身？
心灵呵，头脑和思想！是什么东西使
你们期望在那地下的坟墓得到？

给一个评论家

唉，好朋友，对你能有什么甜头，
恨一个像我这样不知恨的人物？
要是只有一方在愤怒填胸，
憎恨也实在无趣：你徒然想慰藉
你的愁眉，这里没有一丝对抗，
在这微笑里，甚至没有轻蔑
(和憎恨相关联)可以使你欢悦。
快克制你那无法满足的痴念！
因为对于这，我远比那在严冬
最冷酷无情的少男或少女
还更冷漠。如果我是你的“憎恨”
所确认的那耳喀索斯，你尽可
由于恨我，憔悴成一片回声。

逝去的时光

就像一个亡故好友的鬼魂，
呵，长逝的时流。
是一段永远消逝的乐音，
一个希望，去了不再回返，
这么美好甜蜜的爱情，但难以长久，
这是你，长逝的时流。
有过无数甜美的梦境，藏在
长逝的时流中；
不论那是痛苦还是欢欣：
每天都向前投出一个幻影
使我们希望它能够长留——

在长逝的时流中。
有过悔恨，遗憾，甚至怨恨，
怨恨长逝的时流。
好像一个父亲凝视着
爱儿的尸体，等到最后，
美，和回忆一样，聚在心头，
都来自长逝的时流。

一年的挽歌

孤苦的时刻，一年已死去了，
快来叹息吧，快来哭泣！
但欢乐的时刻，为什么哭嚎，
这一年只不过是在暂时休息。
瞧，她一面沉睡，一面微笑，
讥讽着你不适时宜的哭悼。

仿佛地震翻动着尸体，
因为死者已埋进了墓地，
那粗鲁的保姆，白色的冬季，
也晃动着僵冷的一年；
阴郁的时刻呵，快放声哀号：
你的母亲已裹在尸衣中向地卧倒。

好像狂野的烈风把树上悬挂的
婴儿的摇篮不停地摇撼，
这些时日的狂暴的气息在
摇撼着这一年，——但不要慌乱，
颤栗的时刻呵，她的双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会睁开，重新闪耀着美好的爱情。

阴晦的正月到这儿安坐，
像教堂的执事守护着她的坟墓，
二月来了，抬起她的棺木，
三月在放声呼号和痛苦呻吟，
四月在哭泣，——但是，美好的时光呵，
快来吧，你可放心大胆地携带五月盛开的鲜花。

时 间

深不可测的海呵！年代是你的浪波；
时间的海呵，充满深沉的哀叹，
你被眼泪的盐份调弄的咸涩难尝！
你的波流激荡无边，在你的水上
潮汐起伏涨落，相互交替，那就是人生的界限！
你已厌倦觅食，但仍在咆哮呼号求索无饜，
把破碎的沉船喷吐在荒凉的岸沿；
你在平静时险诈，波涛汹涌澎湃时可怕，
呵，谁敢驾驶一只小船，
航行在你幽深难测的洋面？

歌

你几乎，几乎没有找过我了，
欢乐的精灵！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许多日子，
你不能前来探视我？
呵，你已经和我分离
无数个令人厌倦的日夜！

像我这种人，该怎样才能
再把你招回？
你和欢快的人们聚在一起
对于痛苦只是嘲讽。
变心的精灵！你只管对
不需要你的人取宠献媚。

你见到烦恼就惶恐万分，
仿佛是蜥蜴
看见了颤动的叶影；
连悲哀的叹息
也谴责不肯挨近，
但谴责呵，你又怎能听进？

让我把这悲哀的歌声转换成
欢乐的曲调，
你不肯为怜悯而赏光，
却会为欢乐来到；
等来了，再让怜悯折断
你残酷的翅膀，你将永远无法离去。

你热爱的一切我都热爱，
欢乐的精灵！
嫩叶乍吐时清新的大地，
秋日的黄昏，
星光灿烂的夜晨，和清晨
守望金色的雾霭初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爱白雪，和千姿百态
闪光的冰霜；
我爱波浪，轻风，雷雨，
只要没有随着
人世的苦难和不幸，我几乎
热爱自然间的万事万物。

我喜爱恬静安祥的孤独，
和一群朋友——
他们文雅、明智、善良；
呵，在你我之间
有什么不同？但你的确拥有
我所没有的，那是我永远的追求。

我爱爱情，虽然它如光一样，
会展开羽翼悄然飞去，
但剔除这一项，精灵呵，
我最热爱你——
你就是爱情和生命！来吧，
请再在我的心灵深处安家！

无 常

今天还欢笑快乐的花朵
明天就会枯萎凋谢；
我们希望留贮的一切
诱人一次就会飞去。
什么是人世间的欢乐？

它是戏弄黑夜的闪电，
短暂而又明亮。

唉，美德！它是如此脆弱！
友谊何等难遇！
爱情出售可怜的幸福，
但你得用绝望换取！
然而我们还得继续生活下去，
即使没有了这些欢乐，
以及“我们的”所有东西。

趁着天空还明媚，蔚蓝，
趁着花朵还娇艳芳菲，
趁着眼睛还能看见一切美景，
还没临到夜晚：
呵，趁现在时流还风平浪静，
去作你的梦吧——你且安心沉睡，
等醒来再痛声哭泣。

哀 歌

哦，世界！哦，时间！哦，生命！
我正登临你们最高的一层，
忍不住为我曾停足的处所颤抖；
你们何时才能再载誉而来？
噢，永不再来，——永不再来！
从白天和黑夜的胸怀
一种喜悦已飞去天外；
初春、盛夏和严冬在我的心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贮满了迷惘悲哀，但是那欢快，
噢，永不再来，——永不再来！

明 天

你在何方，可爱的明天？
无论穷富，也无论老少，
我们透过痛苦和欢乐，
总在全力寻觅你甜蜜的欢笑——
但当你来临时，我们总会发现
我们所躲避的东西：今天。

“生命之变”

生命可以转变，但不会消失；
希望可以破灭，但决不会死去；
真理虽然被遮蔽，却仍旧在燃烧；
爱情被拒绝——但又复活了！

然而，生命将会是一间停尸房，
希望和绝望都在里面安放；
真理会是一个神圣的谎，
爱情不过是淫逸的欲望——

倘若自由不赋生命以光明，
希望不赋予它欢乐的彩虹，
真理不赋予它先知的外衣，
爱情不赋予它奉献和忍耐的能力。

在伟大的世界诞生的清晨，

上帝的神灵对着一片混沌
威武地挥舞开了自由的大旗，
于是混沌的魔魅纷纷逃窜，
好像是面对地震的进攻
从伊梅阿斯逃离的鹰群。

同样，从时间的暴风雨的黎明起，
自由的光辉迸发和照耀：——
特摩比利和马拉松沾上了
升腾的火焰，像烽火点亮的
一座座山峦。——飞翔的“光荣”
轻轻洒落在腓力比战地，
像一只巨鹰降落在海岬。
她有力的翅膀能够煽动
米兰的永不熄灭的灰烬。
一代又一代，人心到人心
她的光辉永远明亮，依次点燃
佛罗伦萨，瑞士，阿尔比恩。
随后是黑夜；可是，从西方
她重振熊熊烈火迅疾的翱翔；
呵，轻捷的“自由”，不管天道
和命运，竟从黑夜里冲天而起，
是另一个太阳，光芒四射
在燃烧，照明，给人勇气和信心。

从极西岛，她年轻的光线
有力地驱逐着魅影和梦幻。
法兰西虽然蒸发着鲜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只能遮蔽，却不能将自由消灭；
从德国北端直到西班牙，
她透过阴云，将荣光的利箭射下。
像一只雄鹰饱餐了一清早，
不理睬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告警，
直朝向它那山中的鹰巢——
朝那柏树的顶梢上飞行，
而一窝雏鹰，忍着饥饿，
都在期盼它翅膀的振鸣
在半空中响起：
——正是这样，“自由”返回到现在的希腊；
希腊暗淡的荒墟顿时荣光耀眼，
像东方的峰峦浴满日光；
在她的羽翼的庇护下，
她复苏的养子们在争相进食；
在“真理”令人炫目的电光下，
他们用光明把眼睛清洗干净。
哦，放任“自由”吧——让她飞翔，
任由她飞到荒漠，或者极乐天堂：
让美丽的和勇敢的人们
分享她的光荣，或者坟茔。

“世界从新生到衰落”

世界从新生到衰落
永恒地运转不停，
就像河流上的一串串气泡，
闪耀，破灭，随波流去。
但是，世界仍旧不朽，

虽然匆匆地来回奔走
从东方的生之门，到死的黑暗深渊里，
给自己永无停息的飞翔
暂时披上尘土和光亮；
在来去之间，每个世代还尽可以
编织一些新的形体，
接受新的神祇和法律，
它明丽或暗淡，全看在死亡的躯体上
上次穿的是什么衣裳。
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
征服者由上帝差遣到来，
他踩着死亡与耻辱的
荆棘，胜利威武地走来。
在他看来，人的外形
就像是被东方的太阳
以光明赋予活力的朦胧暗淡的云彩；
地狱、罪恶和奴役来临，
一群温柔而驯顺的猎犬，
不管猎取什么，都要等待主子离开不在时才劫掠；
穆罕默德的新月已经
升起了，但是也会下沉：
而十字架，如日中天，光耀辉煌，
仍将引导着世代前行。
像一个人刚刚梦见天堂的美景，
那光辉灿烂就迅疾的消失，
只剩下白昼茫然的光亮
使他睁开了眼睛痛声哭泣；
同样，天地间的诸多神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一样敏捷、飘缈、美丽，
发自伯利恒黄昏时分的星斗：
阿波罗，牧神，爱神，
甚至奥林匹斯山上的雷神
全都黯然失色了，因为“真理”照射在他们头上；
我们的湖海和山川
再没有了他们的梦幻形影；
它们的露滴化为泪珠，河水化为鲜血，
深深哀悼那黄金的岁月。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来临”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
黄金的岁月又复来归；
大地像一条蜕皮的蛇，焕然一新，
她破旧的冬衣都已脱掉：
蓝天在欢笑，宗教和君王
有如残梦的遗迹在闪烁。
一个更辉煌的希腊的山峰
正从恬静的海面出现，
一条新的比尼阿斯在流淌
它的浪涛，在晨星下奔涌。
坦佩是最美丽的，鲜花遍野，
赛克莱群岛守卫着更明媚的海。
一艘更加威武的阿尔戈号行驶海上，
载回了新剪的金羊毛；
另一个俄耳甫斯又在歌唱，
爱呵，哭呵，然后失去生命。
一名新的攸利西斯又在飘泊，

为了寻找故乡，又离开了卡吕普索。
不要再写特洛伊的故事，
如果大地只是死亡的记录！
也不要再将自由给予人类的
欢欣，混杂以拉伊俄斯的愤怒：
即使有更玄奥的斯芬克斯
将死亡的谜语向人类提出。
另一个雅典将要跃出、兴盛，
她会给遥远的未来世纪——
像落山的夕阳远照着天宇，
遗赠下她青春的光彩；
她将留下一切灿烂辉煌无与伦比的东西，
只要人间能产出，天庭能赐予。
天神萨杜恩和爱神将摆脱
长久的睡眠，善良，光辉，
远胜过已倒下的众神，或立起来的一个，
也胜过尚未被征服的同辈：
他们不要黄金和鲜血作为祭品，
而只要鲜花和信仰的泪滴。
哦，停止！难道恨和死必须复归？
难道人类必须拚死厮杀？
停止！别把这杯甘醇的预言
一饮而尽只剩下杯底的苦渣。
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过去，
但愿它终于死亡，或者安息。

“当一盏明灯碎了”

当一盏明灯碎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的光亮就在尘土里熄灭；
当天空的云雾散了，
霓虹的光彩也即隐去。
要是琵琶断了琴弦，
优美动听的乐曲将难以追忆；
要是嘴把话说完，
爱的甜蜜很快就会变质变味。

就像乐音和灯光
必须和琵琶与灯盏相提并论，
心灵弹不出曲调
假如那精神已经消沉：
没有歌声，有的只是哀悼，
像掠过一角荒墟的野风，
像是忧伤的波涛
为已死的水手敲响丧钟。

两颗心一旦结合，
爱情就离开精美的巢穴，
而那比较脆弱的一个
一定会为曾经拥有过的感到凄凉伤悲。
哦，爱情！你在哀吟
世事的变幻不定，为什么又
选择最脆弱的心灵
做你的摇篮、居室、灵棺？

它以热情嘲弄你，
就像风暴把飞鸦摇荡；

理智将会讥笑你，
就像冬日太阳的光华。
你的巢穴的橡木
将腐烂，而当寒风吹临，
树叶凋落，你的美丽的厅堂
就会把你暴露给嘲讽。

哀 歌

狂风呵，你在高声哀嚎，
悲痛得难成歌咏；
风呵，你使阴沉的云雾
在彻夜不停地敲响丧钟；
暴风雨，你流泪也是白费，
枯树呵，你高伸出赤裸的枝干，
深邃的洞窟，凄凉的荒原——
哭吧，为这世上的暴政！

“ 我们作别与相逢不同 ”

我们别时和见时不同，
心事重重，但却不为人知；
我的胸中情绪过分沉重，
你却充满对我的猜疑：
只一刻就丧尽了欢乐。

那一刻是早已经一去不返了，
像电闪随亮随灭——
像雪片飘落河中而融化——
又像是阳光射在海潮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后就被暗影遮掩。

那一刻被从时间里提出，
成为痛苦人生的开端；
那欢乐的杯盏从此苦若黄连——
呵，幻景虽好，但难以持久！
太美了，怎能再为我所拥有？

甜蜜的芳唇呵，这颗心
只希望能隐瞒住它是被你
所揉碎，那么你就未必会阻拦
它的真挚无邪，因为它只愿意
在你的甘露里寻求毁灭。

第三章 抒写自然

夏日黄昏的墓园

——写于格劳斯特郡，里屈雷德
那来自浩瀚天幕的晚风，
已将遮掩落日余晕的雾霭吹散；
血色黄昏正围绕着白昼疲倦的双眼
把自己的金发束编成幽暗的发辮。
呵，寂静和晦暝，世人都不喜欢，
却正从那幽黑的深谷悄悄出现。
它们向逝去的白天施展魔法，
迷失了海洋、天空、星辰和大地；
万物的声、光和波动都被
这魔力控制，显得更加神秘。
风儿静止了，否则就是那枯草
在教堂尖顶上没感到风在穿行。

它越来越狭小，
在它四周，星空正把夜色凝聚。
死者正安息在他们的墓穴里，
并且渐渐腐朽；从那蛆虫丛生的床
上传来了若有若无的阵阵轻响，
在黑暗中，环绕着一切生命动荡；
那庄严的音乐逐渐变得朦胧，
没入了暗夜和沉默的天空。
呵，这被美化的死亡，恬静、庄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如这温柔的夜，和平安详：
在这儿，像在墓园玩耍的儿童，
我好奇地想到：死神一定是隐瞒了
甜蜜的故事不使人知道，不然
也必有最美的梦与它朝夕相处。

咏尼罗河

月复一月，山中的雨水冲激着
那稳秘的埃塞俄比亚的谷溪；
冰雪覆盖的峰峦在沙漠中巍然屹立，
那是阿特拉斯，山中严寒和酷热
奇异地结合，田野因此为雪浇灌。
暴风雨卷着洪流和陨星聚集
在尼罗河上空的天宇中，不断地
驱使河水向遥远的途程奔流。
在埃及的古老记忆中，洪水肆虐
的就是你的水，尼罗河！你知道：
凡你流经的地方，既有种种灾祸，
也有爽神的清风；有果实也有毒物。
人呵，小心吧！因为，知识对于你，
也必定像这广阔的河水之于埃及。

亚平宁山径

听呵，听呵，我的玛丽，
你听这亚平宁山的低声絮语，
它降临在屋顶上，有如轰隆的雷鸣，
又像是北国海滨的波涛声
被地牢里的囚徒听到，

当头上卷来了一阵海潮。
显现在光天化日下的亚平宁
是雄伟而灰暗的高大山岭
在天地之间巍然绵亘；
但到了夜晚，便是令人恐惧的混沌
在朦胧的星光下横陈，
亚平宁会陪伴着风暴昂然出行。

在那不勒斯附近沮丧而作

阳光灿烂，天空明媚
粼粼的波光在跳着欢快地舞蹈，
紫色晶莹的光辉被午后日光
倾洒在积雪的山峰，碧蓝的小岛；

潮湿大地的呼吸轻轻缭绕，
缭绕着那含苞待放的花蕾；
像是一种快乐的不同音调——
听！那清风，那海流，那飞鸟的歌——
城市的吵杂也像来自世外那样轻柔温馨。

我望见海底静幽的海床上
到处飘浮着青绿与紫红交织的海草；
我望见那拍击在岸沿层层波浪，
有如漫天星雨，光芒四射而体解形消；
我独自坐在沙滩上稍事休息；
中午的浪潮闪耀着强烈电光
在我四周明灭不定，一种旋律
在海波中起伏飘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呵，多优美！但愿我此刻的心情能有人共同分享！

唉！但我没有希望，也没有健康，
既没有内心的安宁，也没有周围的平静
也不像圣哲，能够从苦思冥想中
发现远贵于财富的“满意”，
让自己生活在心灵的神圣光环里；
我没有地位、爱情、闲逸、权力，
却见别人为这些所紧密包围——
他们开怀畅笑，把生活称作欢乐，
然而对于我，呵，这一杯酒却饱含苦涩。

但如今，绝望却显得平静，
有如这轻风、这流水一样温顺柔和，
我可以躺卧，像疲倦的孩子，
放声痛哭一下这充满苦难的生活：
我虽已被它折磨得遍体粃伤，却还不得不
继续忍受，直到生命结束，像睡眠，
悄悄降临，即或是风和日丽，
而我感到两颊变冷，只是听见
海水在我渐死的头上重复地飞溅。

等我逝去，也许会有人叹息，
正像我，这美好的时刻刚刚过去，
我欢快的心情马上就变得
苍老了，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呻吟；
尽管他们也叹惜——因为我这人
本不为人所喜——他们定不会

像对待那灿烂的日子那样款款情深：

印度小夜曲

我在午夜第一觉的梦里和你相会，
当我从这美丽的梦境醒来，
窗外的凉风正轻轻吹拂，
调皮的星星在天空闪烁不定；
我在午夜第一觉的梦里和你相会，
呵，我翻身起床，任由脚步
(是什么精灵在作怪)
把我引送到你的门外。
四处飘荡的乐声早已疲惫，
沉没在幽暗而寂静的水面，
金香木的芬芳早已溶化，
就像梦中甜蜜的景象；
那夜莺已不再声声哀诉，
怨声在她的心底悄然死去；
就让我死在你的怀中吧，
因为你是如此可爱！
哦，把我从草地上扶起！
我完了！我昏迷，倒下！
让你的爱情化为热吻
倾洒在我的眼和嘴唇之上。
我的面颊苍白而冰冷，
我的心跳迅疾沉重；
哦，快把它紧拥在你心房上，
它终将在那儿碎裂。

普洛斯平之歌

——当她在恩纳草原摘花的时候
庄严的女神呵，大地母亲，
是从你那不朽的胸怀，
上帝、人类和禽兽都获得生命，
花蕾和草木也都在那儿绽出；
请把你万分神圣的气韵
传授给你的孩子，普洛斯平。

如果这些年少的花朵
是从你晶莹的夜露得到哺育，
因而使她们芳香温馨色彩缤纷，
成了这美妙季节的骄子；
请把你万分神圣的气韵
传授给你的孩子，普洛斯平。

咏 月

你苍白可是为了
厌烦攀登天空，凝望大地，
独自一个漫行得孤寂：
那灿烂的群星都和你出身相同——
因而你善变，就像充满忧郁的眼睛
寻找不到对象值得它的真情？

咏 夜

快快跨越过西方的水域，
黑夜之精灵！

整个白天你都在洞中蜷缩，
编织着欢悦和恐怖的梦，
这使你狞恶而又亲切；
从你云雾缭绕的东方的洞穴，
呵，迅捷地飞行！

请披上一件灰黑的披皮，
星辰镶嵌在上面！
用头发遮蔽住白昼的眼睛；
一刻不停地吻她吧，直到她感到困倦；
请遍游城市、海洋和陆地，
让所有事物都在你的魔杖下沉沉昏睡——
快来吧，我的心上人！

每当我起身，看见黎明，
我就思念你；
每当太阳高升，露水退隐，
中午的阳光浓密地聚合在花丛间，
已万分疲倦的白日就需要睡眠，

你的弟兄“死亡”来了，高喊道：
你要不要我？
你的孩子“睡眠”，倦眼惺松，
像午时的蜜蜂，嗡嗡地说：
我可不可以到你的身边躺卧？
你要不要我？——但我回答：
不，不要停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等你死去：呵，来得太快——
死亡就降临，
睡眠等你飞逸也就到达；
它们没有什么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只请求你，亲爱的黑夜——
请你飞行得更迅速一些，
哦，快些降临！

岛

有一座绿草如茵的小岛，
草地像嵌花细工，
点缀着秋牡丹和紫罗兰；
岛上空是交织的绿叶和鲜花，
夏日的轻风在中间穿行；
阳光或风雨都不能穿透，
到那松林和高耸的树下——
树顶像宝石在闪闪发光；
波涛万顷的碧波把小岛围绕，
白云和青山就以水波砌成了一湾蓝色的深渊。

第四章 面对自由

爱尔兰人之歌

天上可以没有星星，世界的光源
可以没入无边的浑沌和黑暗；
我们的大厦倾覆了，田园被掠去，
然而，艾林呵，你绝不能丧失勇气！
看！四周是茫茫的一片断瓦残阙，
我们祖先的家宅已经坍塌、毁灭，
只见胜利的敌人践踏在沦落的国土上，
而我们的战士都已横尸沙场。
唉，以往令人欢娱的琴弦断裂了，
我们乡土的清歌妙舞也沉寂了；
只有战歌缠绕回荡，我们耳中
还回响着厮杀声和剑戟的铮鸣。
然而英雄们何在？他们死得英豪，
他们不是在荒原血泊中卧倒，
就是任自己的阴魂凌驾着风暴——
“同胞们，复仇呀！”频频地向我们呼号。

战 争

现在，野心、权力和贪婪统治一切，
把死亡和毁灭带给了流血的世界。
看！那原野上有多少人献出生命，
听呵！凄厉的嚎叫声正刺破天空！
为何会如此？必是复仇者恼怒于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才将这千万人逐出人生的舞台；

听那呻吟哪：一个勇猛的战士

正忍受最终的痛苦，痉挛地等死，

但在临终前，血色泛上了他的面颊，

他用残余的一息说出这些话：

“上帝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哦，君王，

这衰弱的身躯为你倒在荒野上；

是为了支持你，维护你，我的血在远方流，

请你以亲人的幸福作战士的酬劳。

“他听不到我——呵，是的，天高皇帝远，

帝王的心充满私欲，又怎能听得见？

所以，上帝呵，我只有对你投诉，

想你不致拒绝一个苦命人的呼喊。

唉，我死了——怎么？我已不感到巨痛，

上帝听到我了——我们要重逢，重逢。”

说到这里，他已躺进死亡的怀抱，

接着一声轻叹，灵魂便飞离了躯壳。

人类的压迫者呵，我们的苦难

就由你们引起而汇成了泪河；

为了你们，多少母亲在哭念儿子，

他们未及生命的中途便被夺走！

为了你们，多少寡妇悲痛欲绝，

对着丈夫的遗体默默地落泪！

“天哪！”她喊道，“这可是你的恩情

使无穷无尽的悲伤迷蒙了我的眼睛？

这来自混沌中的制度，难道竟是由你

缔造和认可的？呵，不会的！

原谅我吧，上帝！我的头脑被哀伤

折磨得昏了”；不，上帝从不叫杀声
惊天动地，他不会高兴地地狱的猖狂——
世上的君王！这都是你们在造孽！
人民就因为你们的罪恶而丧命。
哎，几时那神圣的一天才能来临，
人不再被统治者的罪恶所玷污，压制，
不再受治于野心、骄傲、虚荣、财富，
而且会毫无畏惧地和敌人分庭抗礼？
几时才没有死亡在原野上弥漫飘荡？
几时太阳才能对和平的田野微笑，
而威武的战士手执的只是镰刀？
唉，不可能！只要还有残酷的国王
在勃勃的野心支配下，对战场
转着心机，只要一个独夫的命令
还能使大家为他的私欲送命！
他只顾耀武扬威，权力早已使他发昏，
哪里管谁死谁活？他可以让千万人
为了他自身的一件琐事而牺牲。
君王是什么？——我看见颤栗的人群，
我听见人们对他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却不过使严厉的压迫者微微一笑，
那笑呵，就像四月的阳光一样短暂——
但君王不过是尘土——总有一天，
一切人都会平等，帝王将失去权力，
他们手中的玉笏将被埋进土里，
血腥的剑也从战士的手里失落。
呵，和平，美丽的和平，你哪儿去了？
你轻柔的影子何时再来缠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可是带去了爱情、快乐与和睦？
只因你的失去，它们便也无法留驻？
呵，是的，它们也已和你一同飞翔。
现在，只有“恐惧”在荒芜的大地上
带领着战争、灾祸、悲伤，鱼贯而行，
它在战场上逗留一下，细心听了听，
便风驰电掣而去，让“地狱”和“死亡”来横行。
“毁灭”从远方嗅到了杀戮的血腥，
看哪！它也驾驭了血红的车辇；
继“恐惧”之后，这一切都紧随而来。
焚烧的城镇和一片荒芜在作证：
君王呵，你正是照魔鬼的意愿而行。
“这就是你的业绩？”我听见有人高喊；
这声音动摇了你血污的宝座；
孤儿和寡妇的呻吟声声撕裂了
你罪恶的王权，那巨大的魔爪——
“这就是你的业绩，君王！”这声音
变得越来越微弱，但却已经传播开来，
它在爱国志士的耳边说得清楚，
那就是：苍天震怒于地狱的猖獗，
就要把构成这一切的恶因清除，
好把和平、淳朴、爱情再带给世界。

致爱尔兰

你记着，艾林！在你受伤害的海岛
夏日也曾经在一片绿野上欢笑，
风在摇摆着谷田，同时掠过了
你海上的急旋而起伏的波涛！

你是一棵树，将富足、和平与美
荫蔽过大西洋的海水，
而如今，花已凋谢，
那投过浓荫的翠绿树叶也已枯萎；
只见冰冷的手在采摘它的硕果，
那酷寒直使树根也为之萎缩。艾林呵，我能够
站在你的海边，细数那涌来的
不断冲击在海滩上的浪涛，
每一波就像是“时间”巨人手执的一把利斧，
不断劈开“永恒”的界限；
前进吧，巨人，继续征服；
永远寂寞地前进！
在你无声无息的步履下多少邦国消亡了，
那几千年来不畏风霜和雷电的金字塔，
也已在你的践踏下化为乌有。
还有那君王，唯有他独自张狂，
也不过是冬季长出的一簇苔藓，
你轻轻一踩就使他化为尘埃。
你的确是所向无敌呵，时间；
一切都对你让步，除了“坚定崇高的意志”——
那灵魂神圣的同情：只有它
始于你之前，又消灭于你之后。

自伦敦赴威尔士感怀

我欢呼你，坎布利亚！就在此刻
我已感到你荒野中不羁的风
在愤怒地追逐着滚滚的云海，
并且振奋着我最颓废的心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有高山上的自由才能医治
这由执拗的习俗所引发的悲痛：
呵，只要谁，即使在幻想中饮到了
斯诺坦山中的一口圣泉，他就能
把尘世邪恶的记忆忘得干干净净。
可是，这颗心怎能安于自私的宁静，
而将他和同胞共有的苦难忘却？
斯诺坦的忘泉怎能匆匆就把
受辱的贫困从渴望自由的心灵冲去？
难道这高贵的热情竟然熟睡了？
难道它能忘记爱国志士的牺牲，
或者只图在安宁的生活中苟安，
听任在歌舞升平下饥荒遍野，
而高高在上的暴政对一切人横行肆虐？
不！坎布利亚！但愿你幽静美丽的山谷
从不庇护一颗背弃美德和道义的心，
但愿你凉爽怡神的风永远不会给
毫无斗志的奴隶吹送一丝清新；
把我激奋起来！……我要手执着武器，
宁愿它在你的山石间劈为粉尘，
好使理性的旗帜，那不流血的
胜利的象征，在自由的战场上飘飞，
如流星，以爱情向人世展示辉煌。
荒凉的坎布利亚呵！你该能平息
激动的思潮；快把你山林间的帷幕
拉开吧，好让这被激情烘托了的
山和谷，能隐没于你平静的景物；
我不愿意失去理智，但也不要让苦难

总是在我的寒门前永久驻留
像病弱的婴儿吧；我本是无助的
饥寒者的朋友；——但且让我记住：
他们正义的事业不该被血所玷污。

一个共和党人对波拿巴的倾覆有感

倾覆的暴君啊，我憎恨你！每当我
想到像你这样苟且偷安的奴隶，
竟然也在自由的坟墓上兴奋跳跃，欢天喜地，
就忍不住痛心难过。你本能够使你的宝座至今
仍稳如磐石，但你却选择了
脆弱而血腥的辉煌，结果却被时间
冲毁到寂灭的川流里。我期盼杀戮、背叛、
奴役、贪婪、恐惧、邪欲睡在你的身侧，
并且窒息了你这个使者。唉，可惜
我省悟太晚，因为你和法兰西已经
化为尘土：原来美德有一个仇敌
甚于“暴力”和“期诈”：那是陈旧的“恶习”——
一种合法的罪恶；还有残酷血腥的“宗教”，
那由“时间”孕育的最邪恶的形象。

奥西曼德斯

我遇到过一个来自古老国度的旅客，
他说：有一双断落的巨大石腿
矗立在沙漠中……旁边还半埋着
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他那紧蹙的眉峰，
那干瘪的嘴唇，
那威严中透出的傲视八方和睥睨一切的神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在表明雕刻家很懂得那至今
还留在这巨石上的情欲和愿望，
虽然雕刻已死，奥西曼德斯已逝；
但在那石基上，还有这样的字迹：
“众王之王——奥西曼德斯——就是我。
那些自称的英雄呵，谁敢和我的丰功伟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庞大的残骸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黄沙沙。

给英国人民的歌

英国人民呵，为什么要给地主种地耕田？
他们从未把你们看作同类！
为什么要给你们的残暴的君王
不停地纺织他华丽的衣裳？

为什么要把那些不仁不义的懒虫
从摇篮到坟墓都全心全意地供养？
吃饭，穿衣，救命，完完全全承担，
而他们却要榨干你们的血肉之躯！

为什么，英国的工蜂呵，要锻造
那么多武器，锁链和刑具，
因而使无法自卫的雄蜂也敢于抢夺
你们被迫劳动而得到的收获？

你们可有闲暇、舒适和宁静？
可有家园、食粮、爱情的温馨？

否则，你们整天都会痛苦和害怕，
究竟为什么要支付这么昂贵的代价？

你们播下的种子，别人来收获！
你们挖掘的财富，别人去占有；
你们纺织的衣袍，别人来穿戴；
你们铸造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收割；
发现财富吧——别让骗子带回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汉们织锦衣；
铸造武器吧——保卫你们自己。

钻进你们的地窖、洞穴、陋室里
你们建筑装修的高楼已有别人居住。
为什么要挣脱你们自己锻造的锁链！
看，你们铸的剑正在把你们紧紧监视！

就用耕犁、织机、铁铲和铁锄，
规划和建筑你们的坟墓；
编造好你们的临终衣服吧，就让
美丽的英国成为你们的死亡之所。

1819 年的英国

一个年老而又发疯、昏庸、卑鄙、行将就木的王国，——
皇亲贵族们，那愚蠢一族残余的渣滓，受着
人民的轻视嘲笑——是污水中捞出的淤泥——
是既昏聩、也麻木、又愚蠢的统治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知吸附在奄奄一息的国家之上，和吸血虫一样，
直到他们被鲜血喂饱，不用抬手便已跌落，——
人民在荒芜的田中挨饥受饿，惨被屠杀，——
军队因为绞杀自由和抢劫，已经
变成两面利刃的剑，任意挥舞，——
雪亮而残酷的法律，是陷害好人的深渊；
宗教而无基督——一本合拢的书；
议会，——把时间最恶劣的法令——还早日废除，
呵，就从这一片坟墓里，光辉的幽灵或许跃出，
把我们风狂雨暴的岁月照明。

自由颂

自由呵，
你的旗帜虽然破旧，
却依然在高高飘扬
像是猛烈的暴雨迎风激荡。

——拜伦

一个伟大的民族又击出了
闪过万邦的雷电：在西班牙
自由向天空喷撒出火苗，
从心灵到心灵，
从城堡到城堡，
她在闪耀。我的灵魂挣开了惊恐的
锁链，展开高歌的羽翼，
它神圣而有力地翱翔，
像一只雏鹰在黎明的云彩之上
要在诗国寻找它惯常的猎物；
于是在名誉的高空

精神的旋风紧紧把它缠绕，
而喷涌着火焰的巨星
从无限遥远的太空也投射光芒；
就像在飞舟过后，浪花汹涌，
这儿，我要如实记录那来自苍穹深处的悠扬歌声。

太阳和恬静的月亮悄然跃出，
燃烧的星斗布满苍穹。
在茫茫宇宙中的那个岛屿——
地球，悬浮在大气的云雾中，
呵，无数生命在那上面生存；
然而，这最神圣的宇宙，
却依然充满一片混沌和苦难，
因为呵，这里还没有你，自由：
只有飞禽走兽和水族怪物的精神，
而那以恶造恶的暴力
在这里燃烧；他们互相发动无止无休的战争；
只有“绝望”在世上越发兴旺
他们的保姆被蹂躏了，她在哀叹：
因为人、兽和蛆虫都在彼此厮杀，
每颗心都像地狱的风暴在骚动。

人，这庄严的形体，生儿育女
在太阳的华盖下年年增加：
宫殿和陵墓，庙堂和监狱，
无数生灵居住在那里，就好像
山狼以简陋的洞穴为巢居。
这难以数清的广大人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野蛮，诡譎，粗暴而愚昧：

由于你尚未诞生，在世人聚集的荒原中，
像一片狰狞的怒云笼罩着滔滔海波，
“专制的暴政”高高在上；而下面，
被尊奉的是奴隶主，另一种邪恶；
就居住在这疫疠的毒氛间
暴吏和教士驱逐着受惊的人群：
他们呵，因为只贪鲜血和金钱，
血腥和铜臭早已浸透了他们的魂灵。

希腊的平静的海角，蓝色的小岛，
起伏的波浪，云雾弥漫缭绕的山岭，
正披满光辉，沐浴着天庭的微笑：
是从她那灵感的窍孔

预言的回音发出朦胧的曲调。

在希腊无忧无虑的荒野中，
橄榄树，谷物和野藤，
还尚未驯服，不曾被食用。

而且，婴儿脑中孕育的思想，
像海底的花还没有开放，

像未来在现在的事物里蕴含潜伏，
艺术的不朽的梦就隐藏在

培罗斯的大理石矿脉中；而诗歌还只是
孩子在牙牙学语；哲学正圆睁着双眼
努力把你寻找；这时，从爱琴海的平原

雅典兴建起来了：呵，像是在天空
以云雾缭绕的紫色峰峦和银色的塔

所建造的城邦，最杰出的匠工
也难以和它比拟：海底基石打下
它的根基，黄昏的苍穹是屋宇；
在它的城门前，驻守着
雷霆的风，每一个城垛
头枕云雾的翅膀，冠戴着太阳的光明——
瞧起来是很庄严！但雅典更神圣、辉煌：
它的柱石是以人的意志
为根本，像镶嵌在金刚钻的钻头之上；
由于你的存在，你用你的创造技巧
给一座山岗刻下了不朽死者的形象，
就隐藏在大理石的永恒之中。呵，那座山岗
就是你登基的宝座，最近的圣旨。

至今，在时间激流中还浮现着雅典的
波涛荡漾的形象，一如当年
它不安宁地屹立在那湍急的河流之间，
永远在抖颤，但却永不消失，常留人世！
你的诗人和圣哲的声音像雷霆，
还以撼动大地的轰鸣
穿越过“过去”的岩洞，
使“迫害”畏缩，“宗教”蒙上眼睛；
那鸣声充满欢乐、爱情与惊愕，
冲破了“希望”难以飞达的高空，
能把时间与空间的幕帷全都撕得粉碎！
云水、露本都来自于海洋；
天空由一个太阳照亮；是一种精神
用生命和爱情使混沌的世界永葆青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像雅典以你的光辉让人间焕然一新。

呵，随后诞生了罗马。她从你丰满的乳房
像是幼狼从卡德摩斯的教女
吮吸“伟大”的乳汁；但是，你的这个宠儿
却未曾断绝那极乐园的果实。
有无数恐怖的正义事业，由于
有了你的眷爱而神圣；
因为你在欢笑，在你身边，
卡米拉一生圣洁，阿蒂利亚死得坚毅
可是，当泪水染污你贞洁的白裙，
黄金褻渎了你的罗马神殿，
你就展开精灵的翅膀，悄悄地
飞离暴虐者的议会：他们已经
沦落为一个暴君的卑微奴隶：帕拉丁
还低声哼唱着爱奥尼亚的歌，但这歌曲
你已不想再听，它又怎能算是你的？
唉，是从哪个赫凯尼亚的山坳
或冰封的山峦，从哪个人迹难至的遥远的小岛
或北冰洋上的海角，你发出
对你覆灭了的王国的悲痛哀悼？
并且教导树林，波浪和荒山，
和每个水神的阴冷的岩洞
在悲怆而坚定的回声
中传授那高深的知识，为人所不容？
因为，你既不理睬北欧诗人梦中
奇幻的羊群，也没有出现在
朱伊德的梦乡之中。虽然你的泪水

转瞬即干，但你却在痛苦的呻吟，
任由加利利的蛇竟从沉寂的大海
爬出来，在世上焚烧和杀戮：
你的世界顿时变为一片荒芜。

一千年来，大地在呼问：“你在何方？”
然后，你的影子才缓缓而来，落到
阿弗瑞德的裹缠橄榄枝圈饰的头上；
呵，有无数战士聚居的城堡
像从火山无数喷发的灼热的岩浆，
在神圣的意大利崛起，
横眉冷对国王、教士和奴隶
所形成的一片楼阁，充满敌意；
像无数的泡沫，这暴乱的一群从四处涌来
白费乏力攻击着他们的城墙；
但从人类内心深出发出的奇异的乐音，
用爱情和威严压服了
这杂乱的乌合之众；不朽的艺术
又用魔杖在我们的家园勾画出
美的形象，以便建造天庭的永久的殿堂。

你这比月神还矫捷的猎人！人世间的
虎狼的克星！你手挽坚硬的巨弓，
像黎明时阳光从东方升起
云雾就消散，荷载风暴的“乘谬”
也能被你阳光般的利箭射透！
路德看到了你苏醒的目光；
那光芒似电，从他的沉重的铅矛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投射出来，冰释瓦解了虚假的幻象；
那虚假就像坟墓，困惑了多少民族！
而英国的先知们看到你，
曾以永不消逝的歌声向你欢呼，
把你尊为他们的女皇；那是你，
在弥尔顿的精神的视野走过，
呵，盲目的诗人！他竟能穿透漆黑的暗夜，
在忧郁悲伤中把你望见。

热烈渴望的时刻和殷切期盼的岁月
仿佛是站在霞光四射的高山，
把自己的希望和忧虑都踩在脚下
(它们并非密如乌云，互相遮蔽?)，
并且放声高呼：“自由！”居住在洞穴里的“怜悯”
这时听到“愤怒”的回答，
“死亡”在坟墓中吓得脸色发青，
“荒凉”也对魔鬼呼叫：“快来救命！”
而你仿佛是太阳在天空升起
被自己的荣光所笼罩，
从一国到一国，尽情追逐你的仇敌，
像驱赶阴影；就像日光
在午夜撕裂了西方海上的黑暗，
人们突然感到你陌生的眼睛
发出闪电，怀着惊喜的心情赫然惊醒。

你这人间的天堂呵！魔鬼的咒言又
阴险地将你蒙蔽？千年时光
从“迫害”的深潭泥穴里诞生，

曾给你晶莹的明辉染上了泪和血，
但你的幸运星群却用泪水把斑污擦拭干净；
看呵，那是一群吸血的东西：
“愚蠢”的戴教冠的后人
和“毁灭”的执拿王笏的奴仆，围困着法国！
这时有个人，与他们相像，但更有力，
是假冒你的威力的替身；
他崛起来了：于是军队和军队投入混战里，
似蔽日的乌云堆积，把神圣的天空
遮掩得阴暗漆黑。他受到“过去”的迫害，
已随同那逝去而难忘的时代共同死去：
但回忆至今还使胜利的国王感到惊悸！

英国还在继续沉睡：她难过从未
被唤醒过？如今西班牙在对她呼唤；
维苏威的轰隆的响雷已把伊特纳唤醒，
积雪的山崖被应答声劈得粉碎。
从皮塞萨到彼罗拉，每一座
欢呼跳跃的希腊海岛
都在闪烁，呼喊，和欢跳：
“熄灭吧，天庭的明灯，我们不需要你的光照！”
希腊的锁链是金线，在她的一笑间
就会溶化掉；但西班牙的枷锁
却是精钢，唯有用“美德”的锋利锉刀才能锉掉。
呵，同一命运的姐妹！请面对
遥远的西方，向那宝座上的“永恒”求告
请把你们所想的、所作的一切都
印刻在我们心上！时间又怎敢隐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阿敏纳斯的坟墓呵！请把死者高举！
愿他的灵魂迎风飘舞在暴君头顶，
像是哨楼上的旗帜在飞扬；
自由的胜利才是他的墓志铭！
德国，痛饮“真理”的神秘琼浆的狂徒，
你呵，虽然被帝王所欺骗，
却被他的英灵所笼罩。
我们不必恐惧或期盼？你已经获得
自由了！还有你，这光荣神圣的世界
所失去的极乐园！你永恒之岛！
你这圣殿，徒留“荒凉”拜谒，
她披着美丽的外衣，在向你的空壳顶礼膜拜
哦，意大利！振作起来，赶走野兽！
它们正把你神圣的宫殿当作巢穴。

但愿自由的人能把这邪恶名字：“帝王”，
践踏为尘土！否则，就写在土里，
好让这秽物在荣誉篇章上
有如蛇蝎的行迹，将被风的呼吸
所擦拭，被黄沙从后面掩埋！
你们已听到了这个庄严睿智的预言：
请举起闪耀胜利光辉的剑，
把这腐朽邪恶字眼的高迪阿的纽结斩断！
它虽已脆弱的像断秸残梗，却还可以
将震慑人类的棍棒和刀斧
牢固地捆扎在一起，引起人类恐惧；
这声音含有一种毒素

可以使生活腐败，邪恶，无法忍受；
呵，在你命定的时日，用你武装的脚踵
快踩死这还不甘于灭亡的蛆虫。

哦，但愿智者能以他们光辉的头脑
照明这阴暗世界的高楼大厦，
以便“教士”，这苍白阴森的名字，退缩到
地狱里：这才是它出生的老巢，——
它本是魔鬼对傲慢人类的愚弄；
希望人类的思想只跪在
“理性”的宝座前膜拜，
因为那才是它无畏的灵魂，内心的主宰，
所崇敬的宝座！希望隐藏着
思想的言词（有如闪光的水珠
把湖中的天空的倒影给遮挡住），
能揭开它那稀薄的纱幕
和不属于它的色彩、忧容或笑颜。
让言词以“真”与“伪”的赤裸本色
面对它们的真主，领受他们所应得的！

如果有人教导人类去征服
任何阻碍生命进程的事物，
他是把人尊为生活的真主。但假如
他出于自己的意志，甘心为奴，
并拥戴“压迫”和“压迫者”，
那所有的努力也于事无补！即使大地
能使亿万人丰衣足食，而权力
原寄托于思想，就像树木孕于种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即使“艺术”，那热心的和解者，
拍舞着火焰的羽翎，飞到自然的宝座前，
阻止住这伟大的母亲对她的爱抚，
祈求道：“把你支配控制山和海的大权
交给我吧！”假如生活总是制造贫困，
假如你和自然的赠礼要从劳苦者
夺取，却千百倍地给予一个人挥霍！

来吧，但请从人的精神深处
把“智慧”也引导来，就像启明星
把太阳从伊奥的海涛上呼唤出来一样。
听！她的车驾正无人驾驶地前行，
像是彩云被自身的火焰推进飞航；
哦，永恒思想的两个主宰，
难道你和她不愿光临，
以真理来裁判这分配不当的人生命？
裁判“正义”和盲目的爱情，
“过去”的声誉和“未来”的希望？
自由呵！假如你理正言顺，
你和这一切又怎能彻底分离？
假如你和它们的珍宝可以用
血和泪购买，难道自由的人和智者
就从来没有流过血和泪？——庄严的歌声

至此中断了：那歌唱的精灵突然无声，
潜回到它的深渊里；于是，
像云雀在黎明神圣地飞进
电闪的云雾中，突然被电火击中，

便由半空穿过金光坠落下来，
直落到幽静的平原上；
又像远方的一线烛光
没入黑夜而无影无踪；像夏云在天空
把雨水倾洒尽了，自己也跟着消失身形；
像短命的蜉蝣活不过黄昏；——
我的歌呵，由于它的翅膀失去神力，
沉落了；那支持它的伟大声音
已把回音遥遥地投入幽静中，
就像刚给泅水者铺路的海波，
又在汹涌起伏的游戏奔腾中使他悄无声息地沉没。

伟大之政

无论是幸福、名望、权力、尊严，
还是技艺、武功或和平，
都不会使这群人甘心接受于暴政的统治；
历史只不过是他们的无耻的阴影，
诗歌难以拨响他们的心弦；
艺术迅速遮掩住了她的明镜，
因为，这群盲人正飞奔着投向寂灭，
她怕沾染上他们猥琐不洁的形象。
由暴力或旧习谱写的乐章
怎能优美？人要想成为人，
必须能主宰自己；他的王廷
必须建立在他自我克制的意志上，
并且能平息他的忧惧和希望，
他就开拓了一个真正的“我”。

第五章 反思历史

阿拉斯特“遁世的精灵”

前 记

这首名为“阿拉斯特”的诗可以说是影射到人的最耐人寻味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写一个情感纯真、才华不羁的青年如何认识到优美和高贵的一切，如何放纵热炽的、纯净的想象而耽缅于宇宙的冥想中。他畅饮过知识之泉，但并不因此而满足。大千世界的庄严和美色深深渗入了他的意识界，给他的意识以无穷尽的陶冶。只要有超然的物象来满足他的渴望，他就能快乐、宁静、别无他求。可是，后来这种物象不能使他满意了。他的心灵倏然觉醒，竟想要和极限的灵智互通。他力求悟得他所爱的至高的生命。他既经常冥想着最庄严最完美的事物，他所想象的至高生命的形象自然也就包括了诗人、哲学家和恋人所能想及的一切神奇、智慧和瑰丽。在别人身上，智力、想象和感觉只要各行其是就可以了。但本诗所写的诗人却要它们合并起来，并以这一切来冥想一个形象。

他找不到符合于他的冥想的原型。失望摧残了他，他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

这描绘对世人来说是不无教益的。诗人的自我中心的遁世倾向终于惹来了不可抗拒的热情之魔，烧得他迅速身亡。但是，神灵在高贵的心灵中唤醒了有神力的过份敏感后，固然又会很快地把它扑灭；平凡的心灵如果完全无视那一灵界，也是注定了要逐渐腐蚀而亡的。后者的命运该是更悲惨而不足取，因为他们的怠

情是更可鄙而有害的。有些人从来没抱过着意的错觉，从来没有对可疑的知识作过庄严的追求，灿烂的执迷打动不了他们的心，他们对这世上的一切都不爱，对另一个世界呢，也无所希望；他们漠视自己的同类，既不乐人之所乐，也不悲人之所悲——这些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也正有他们命中注定的一份惩罚。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人性得不到共感而沮丧。他们在精神上僵死了。他们成不了朋友、恋人、父亲、世界的公民或祖国的救星。心地纯洁善良的人就在麻木生活的人群中，由于在追寻共感时过于急躁和热烈而死去，这种人的死是会使人突然感到空虚的。其他一切人，自私、愚昧而麻木，他们是那些肤浅的芸芸众生，连自己在内构成了世间长久的苦难和孤独。凡是不爱同类者，尽其一生必是贫瘠的，而且到老只有一个悲惨的坟墓在等待着他。

好人首先死去，心灵枯干得像夏日尘土的人，才会将生命拖到最后！

陆地，海洋，天空，亲爱的弟兄们！
如果我们伟大的母亲赋予了我
某种自然的灵性，使我能感受到
你们的爱情，并能用我的恩惠来回报；
如果滴垂露的清晨，芬芳的中午，
落日的黄昏连同它那绚丽的仪仗，
以及午夜刺耳的寂静使人沉醉；
如果我爱听秋季在枯树林中的
深沉的叹息，爱看冬季以纯洁的白雪
和晶莹的冰花遮掩死草和枯枝；
如果我一直渴望那春季的风
送来的初吻，和她那动人情欲的喘息；
如果我从不故意伤害鸟兽和昆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是把它们当作同类一样珍惜和爱护，——
那么，亲爱的弟兄呵，就请谅解
我如此冒昧地称呼你们吧，
也请继续保持和我真诚的情谊！

还有你，这如谜一般的宇宙的母亲！
请关怀我庄严的歌吧，因为我所爱的
永远是你，也只有你；我注意过
你的影响和脚步经过的地方，
唉，我的心总想发觉你的神秘
莫测的底蕴。为了想从一些游魂处
知道你的资料，我曾睡在
停尸房的棺材里——在那黑色的死亡里
记录着从你赢得多少战利品的地方，——
因为我常想探索人究竟是什么。
在孤独寂静的夜间，静得好像
连寂静本身也成了一种怪异的声音，
那时呵，我会像炼丹的术士
把生命都下注于他的魔法上，
我曾把全部爱情都倾注在
我那询问的目光和语言中？
我的眼泪和热吻曾使黑夜僵硬的心变得仁慈，
从而吐露了你托她珍藏的音讯……
尽管，你从未把你深奥的内殿
敞开给我，可是我已经从费解的梦、
从黄昏的幻景和午时的深思中
有所感悟：呵，这是一点灵光
闪烁在我的心里，使我安宁平静，

好像我是一只久被遗忘的竖琴
悬挂在一所神秘而荒凉的
庙堂的大殿中；伟大的母亲呵，
我正期待你的呼吸吹拂，好使我
可以配合空气的喃喃轻语、
树林和海洋的运动、各种生命发出的声音、
以及日和夜合奏的赞美曲，
并扣着人的心灵发出我优美动听的歌声。
有过一个诗人，过早夭折了，

他不是由充满敬意的手掩埋起来的，
而是荒野上回旋的秋风在魔力的驱使下给他
竖起了一座枯叶的金字塔：
可爱的青年！——但没有伤心的姑娘
捧着流泪的花或悼亡的柏枝环
奉献在他孤独寂静的长眠之榻前，
他文雅，勇敢，慷慨，——但没有歌手
为他不幸的命运发一声悲凉的咏叹；
他在孤独寂寞中生存，死亡，唱他的歌。
陌生人因为听到他热情的歌声
而流泪，少女们看他陌生地走过去，
都会相思憔悴，只因从他那惶惑的目光
所流露出的痴情。唉，但他眼中的那
一团柔情的火焰已经不再燃放光明；
寂静太喜爱他的歌声，现在已把
他消逝的乐音关闭在它的洞穴中。

他从小时候起，就被庄严的幻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温柔而灿烂的梦所哺育。

大地和天空的每一种景色，每一种声音，
都给他的心灵送去最美好的思绪。

美妙的哲学之泉源没有冷落过

他干渴的嘴唇，他理解神圣的过去

以故事或论理所揭示的一切

善良的、美的和伟大的。当少年时光消逝

他便离开了阴冷的家，

要到从未去过的远方去寻求奇异的真理。

呵，他无畏地脚步走过了多少荒原

和丛林的幽径！凭借着他那甜美的

歌喉和目光，他能从野蛮人

获得食物和栖息。像自然的影子，

他追随着自然的最隐密的脚步，

也许到过那以火山赤红的烟雾

所笼罩的冰雪垒积的荒原；

也许到过那沥青的湖水上，看它那

迂缓的波浪不停地拍击着峥嵘的石岛；

也许穿过火溪和毒流，到幽深隐秘的

为傲慢和贪婪所无法到达的岩洞，

欣赏那钻石般的、金光灿若群星的圆顶

罩在无数宏大的厅上，还有无数

水晶的柱石、珍珠堆成的神龛

和耀目的碧玉宝座在那些洞中！

但比金玉更丰盛而又壮丽的——一是碧野，

或瞬息万变的苍穹，

都曾唤起他由衷爱慕和赞叹；他愿意长的时间地

徘徊在深山幽谷中，好像这是他的家，

以至松鼠和鸽子都熟悉了他的
容貌和心意，敢从他的手里抢食吃，
而野羚羊，原来一听见灌木丛中
有叶枯飘落声，就会受惊逃遁去的，
如今也停下胆怯的脚，想看看
这比它还优美的形影。

他只是
顺从崇高思想的指向而游荡，
他访问过古时候的庄严的遗址：
雅典，泰尔，巴尔贝克，和耶路撒冷
所存留下的废墟；他看过巴比伦的
倒塌的楼堡，孟斐斯和底比斯，
远古的金字塔，和大理石方坐碑
雕刻的那些奇文和异象，也看过
碧玉雕饰的墓陵，残缺的人面狮身像，
和埃塞俄比亚荒漠中的所有隐秘。
他独自一人在倾圮的庙宇、令人惊叹的
廊柱和离奇的雕像中间流连忘返，
看那些石雕的恶魔守护着
黄道十二宫的铜像：看死去的古人如何
把无声的思想张挂在无声的壁上。
在炎热而漫长的白昼里，他对着
世界起始的这些遗迹，这些文物，
不断地默默思索，直看到月影
已照进神秘的殿堂，还是久久不愿离去；
直到他空白的脑海中像是有灵光一闪，
这时他悟到时间原始激动人心的奥秘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阿拉伯少女常把她自己的
日常口粮，从帐篷里拿给他吃，
并且把自己的毡子给他用以躺卧，
还偷空跑出来陪伴他到处漫游，——
她爱他，可是因为深深的敬畏
又不敢向他吐露心声；呵，每一夜
她都守候着他入眠，望着他的两唇
在纯净的梦中微微张开，发出
均匀的呼吸；——她要守望到晕红的朝霞
使苍白的月亮更加苍白了，
才惶然失色、气喘吁吁地跑回到冰冷的家。

年轻的诗人继续漫荡，他游历过
阿拉伯，波斯，荒凉的加尔曼平原，
他满怀喜悦逍遥自在地翻山越岭
看印度河和奥克沙斯河的源头
从一些冰封的岩洞喷涌而出；
他游历到克什米尔的深山幽谷，探寻到了
一处最幽静的地方，那儿有香花芳草
在悬崖下搭成一个天然的亭荫，
他便在那儿，在明亮的涧水旁，
舒展开他疲倦的肢体。他睡着了，
一幕幻景出现在他的梦中，呵，那是他
从未想望过的梦景。他梦见有个
戴面纱幕的少女坐在身边，和他
悄声絮语，那声音就仿佛是在他宁静沉思时
从自己的心灵所发出的，又好仿佛

轻风和溪水奏鸣的乐曲，长时间地
把他的心灵高悬在它色彩绚烂而又多变的
声调之网里。知识、真理和美德
是她谈论的话题，还有他最珍爱的
对神圣的自由的崇高的希望；
她也谈到诗，因为她也是诗人呢。
这崇高的心灵不久就在她全身
燃烧起纯净的火焰，于是她唱起了
热情狂放的歌，那歌声被哀婉所抑制，
又被轻泣时时噎住；她露出
秀美的手，在神异的琴上拨弄着
奇异的乐曲；在手背纹理清晰的脉管里
奔流的热血透露出无法言语的激动！
在乐音的优美旋律中，可以听到
她的心跳，她的呼吸也紧扣着
那歌声时起时伏的风暴。突然间，
好像这心灵的重压似乎使她难以忍受，
她站起身来，他看见她莹润温暖的肢体
在回旋的轻风所舞弄的纱衣下，
发散着自身柔和的生命的色彩；
他看到她伸过来裸露的玉臂，
她乌黑的秀发在夜风里飘扬，
她的明亮的眼睛低垂，她微张的唇
苍白、前伸、而又热情地颤动。
爱的狂潮吞没了他的心。他支起他
颤抖的身躯，屏住急促的呼吸，
张开双臂去迎接她悸动的胸脯……
她迟疑片刻，但又无法抗拒这欢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终于以狂热的姿势、伴着短促的激动的呼叫把他整个抱在她销魂的怀中。这时，黑暗遮蔽起他晕眩的眼，夜吞没包裹了他的梦境；昏沉的睡眠像是中途停顿过的黑色的浪潮，重又奔流进了他空茫的脑海。

这急剧的变化惊醒了他，他醒来看见黎明正透出寒冷的晨光，凄清的月低垂在西方，明丽耀眼的山峰、清晰如画的幽谷和空旷的树林在他周身向远处扩展开去。哦，哪儿是昨夜树荫上空的天庭的光辉彩色？还有那催他入眠他的音响：大地的神秘、庄严和欢乐又哪里去了？

他忧郁而迷惘地望着一片空旷，好像海中的月影茫然注视着天上的月亮。对他这摈弃过爱之赠礼的人，甜美的人间爱情竟把一个精灵送进他美妙的梦境。为了热情地追寻那飞速离去的影子，他跳出了梦的边境，甚至不顾生命。唉！唉！躯体、呼吸、生命，为什么如此迷人地结合在一起？去了，去了，那美丽的形影已永远消失在朦胧的无迹可寻的睡乡沙漠中了！睡眠呵，死亡的幽黑的门洞可通向你的神秘的乐园？彩虹搭建的拱门

和宁静湖面中倒悬的山峰难道只能引向
暗无天日的水底深处？而那恶臭弥漫的、
让幽灵呆滞的眼避开可憎阳光的
幽暗的墓穴，却能通往你的欢乐之乡吗，
睡眠？这疑惑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
使难以满足的希望复苏了，像绝望一样
狠狠啮咬着他。

诗人和他的沉默的灵魂

整日都在无声的对话。到夜晚，热情
就像一场杂乱无章噩梦中的恶魔袭来，
扰得他无法安歇，驱使他闯入
黑暗的去处。——就像一只被绿蟒
紧缠住的鹰，它的胸膛受到啮咬，
毒热灼痛着它，使它日以继夜，
也不管风雨晴阴，只疯狂而盲目地
飞翔在广阔天宇的荒原中：
同样，这被美梦里那美丽的形影
所迫害的他，在静夜阴冷目光的注视下，
穿过了泥沼和幽深的山谷匆匆逃去，
漫不经心的脚步一路惊醒了月下安歇的蟒蛇。
红色的晨曦把生命的色彩
涂抹上他死灰色的面颊，他继续东奔西闯；
他从彼特拉悬崖看到了奥诺斯
像广阔的云层低悬在地平线上；
他走过巴尔克，走过帕细亚，看到
它那荒凉皇陵中安息君王的尸灰
已经随风而飘散；日复一日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胡乱飘泊着，内心深处
总怀着那销蚀他生命之光的
刻骨的思念。这时，他已经憔悴不堪，
他那蓬散的、被痛苦的秋季
所折磨的干枯的头发在风中唱着哀歌；
他的手瘦骨嶙峋、干皱僵冷，无精打采地随便摆动着；
生命的光辉只存在于他的黑眼眶里，
像炉中的火焰还闪烁着。
乡民们在接待他食宿时，都又惊讶
又畏惧地看着这匆匆的过客。
山民遇到他那幽灵一般的形影
在令人眩目的峭壁时，看他目光如电、
呼吸急促、行走时不留痕迹于积雪上，
还以为是风神下界了；小孩子
见到他狂野的双眼，会吓得把脸
躲在母亲的衣襟中，并且会无数次
梦见那奇异的目光；只有少女们
出于天性，会看出那折磨他的悲哀
多半是为了什么，她们会假托他的
朋友或弟兄，临别时还会握住
他苍白的手，并且站在家门前，
泪眼朦胧地，久久凝望着远去的道路。

最后，在广阔的凄凉的克拉斯密海边
他停下了，那是一片腐草堆积恶臭冲天
广阔的沼泽地。他一时冲动，便走向
海岸。一只天鹅正落在缓缓流水旁的一丛芦苇中。他走近时，天鹅飞起，

强劲有力的翅膀直飞到无边无际的海上，
越飞越高，谱写着它光辉灿烂的历程。
他目送它飞行。——“呵，你有一个家，
美丽的鸟儿！你现在飞回你的家去，

你亲爱的伴侣会把它的毛绒绒的脖颈
和你的交缠在一起，并且眼里满含热恋深情和欢乐
迎接你的回返。可是我呢，即使
唱得比你垂死的歌声更动听，即使
有比这更美好的形体，更广阔的心灵，
为何我却孤独地驻留在这儿，把才华
都浪费给海洋、大地和天空？
它们又怎能听见，或与我的心产生共鸣？”
一丝凄惨而绝望的苦笑从
他颤抖的嘴唇流露出。因为，他知道，睡眠
决不会轻易拿出它珍藏的珍宝，而死亡
也许和睡眠一样不可靠，它的诱惑
是不真实的，它的微笑也可能是假装出来的。

想到这里，他不禁被惊醒，环顾四周，
既看不见娇丽的魅影，也听不见
她甜美的声音。这一切却只是形成于他脑中。
一只小船被抛置到岸边，牢牢吸引住了
他游荡的视线。小船久已被弃，船舷有许多裂缝，
脆弱的接合处正随着水波起伏而摆动。
他心中涌起了一种难耐的冲动，他要登上船
去到荒凉苍茫的海上单独会见死亡；
因为他深知，死亡的巨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喜欢住在海底泥污的洞窟里的。

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海洋和天空
都充满明媚动人的光泽，而劲风
从岸上刮来，使波浪的颜色加深。
游荡的诗人顺从内心的期盼
飞身上船，把他的披风高挂在桅杆上，
便独自坐下来；在宁静的海面，
小船飞驶得就像飓风驱赶的云彩。

仿佛是作着恬静的梦，听任芬芳的劲风
把它在灿烂辉煌的云彩吹动，这小船
鼓起风帆，飞驰在黑浪翻滚的海面。
一阵狂飙吹送它越过不平静海面的白色浪尖。
浪头扬起来，它们凶猛的脖颈
在风暴的鞭挞下不断抬升，
好像群蟒在鹰爪下挣扎扭动。
怒涛击碎怒涛，暴风追袭着暴风，
黑黝黝的波涛舍弃生命般地
向旋涡汹涌卷去：他只安详平静地坐着，
欣赏这可怕的混战：他很好奇，
好像自然的精灵就是要指引他
去找寻那妩媚的动人明眸的使者。

黄昏降临；在从他头上飞掠的、
给他一路搭建华盖的汹涌浪花间，
高悬着落日的余晖；黄昏从东方
缓缓升起来，她的头发编结的越来越深黑，

终于遮蔽了白昼光洁的秀额和雪亮的眼睛；
夜来了，披一身星斗。在每一个方向，
海上的狂流好似万马奔腾，越来越
越恐怖地互相冲击，发出雷一般的怒吼，
仿佛在嘲弄宁静的星空。小船
仍继续在风中般行，继续飞驰着，
像浪花被冲下冬季的浅滩，
时而暂停在裂开的巨浪的边沿上，
时而又把碎浪和痉挛的海水
远远抛在后面：它安全逃脱了，
仿佛船中虚弱而憔悴的人
就是驾驶风浪的神灵。

到了午夜，
月亮升起来：看！高加索的峭壁
高耸入云，那积雪的峰顶像阳光
在群星间闪耀；围着山脚的岩洞，
漩涡和波浪永不停息地在飞溅、回旋、
愤怒地咆哮。——谁能拯救他？——
小船继续飞驰，——浪涛紧追不舍，——
山岩把嶙峋的黑臂围拢过来，
碎裂的山峦高耸在海面上，
而小船以越来越快人间所无的速度，

被驱送在水面上向前漂浮。一个洞窟张着大口，
海水就涌进它崎岖下陷的谷道。

小船继续飞驰。——“美呵！爱情呵！”
诗人高声叫道，“我已看见了
你离去的途径。睡眠和死亡不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把我们长久分离了！”

小船进入

山中曲折迂回的水道。终于，白昼的阳光
照临到那阴暗的河流；在这儿，
波浪的冲击已经平息，小船缓缓地
在水面上滑行。在高加索山脚前，
有一处山峰裂开缺口，使蔚蓝的天空
照进洞窟，海水的洪流就在那儿
发出震撼山岳的巨大轰响，倾注进
巨大的缺口；层层的水翻卷上来，
打着急旋，又交替冲击着
那在水面上伸出巨干的参天大树的根。
涡流的中心是一片看来平静
而实际上旋转的洪流，它扭曲了
映出的云姿。帆船突然被卷进了
上流的水，以令人昏眩地速度转着，
转着，转着，越过一个又一个浪峰，
最终落到了旋涡的最外沿；那儿的石岸
有一个缺口，因此积成了一湾
晶明的平静的水域：小船颤栗地
停下来了。呵，它是否会沉入渊底？
是否那不可抗拒的涡流还会把它吞没？
一阵西风又鼓满了小船的风帆，
瞧！它又启动了，在长满青苔的岸间
和绿叶笼罩下缓缓滑行。听呵！
那阴林恐怖的浪涛在远方的怒吼声
还夹杂在林中轻风的悦耳乐音中。

树林闪开处，有一湾碧绿的水
汇集在两岸交融的地方，
一些小黄花被映在明净的水中，
仿佛在永远凝视着自己低垂的眼睛的丽影。
但小船划起的波纹搅扰了
她们的沉思；在以前时，这是只有
游荡的鸟或风、或飘落的野草、
或她们自身的凋零才会扰乱。
诗人十分想用鲜花的娇艳色彩来装点
他枯干的头发，但因为孤独感重上心头
而放弃了。他内心的强烈的意愿仍然依附在
他那虚弱的躯体、晕红的脸颊和低垂的目光中，
就像电闪隐藏在浓云间，要在混沌的夜
熄灭它之前才闪烁。

现在，树林
被中午的阳光照成一团错综的光与影——
一片被狭窄的溪谷所拥抱的
朦胧的色彩了。盘踞在半空的岩穴，
巨大而阴暗，仿佛永远在模拟河水的
低吟，连绵地轰响。不知是爱情、
还是梦、上帝、或更强大的死亡，

在指引诗人去探寻美丽的景色——
寻找一块高地，那自然的摇篮，
和他的坟茔。一路上，树木的枝叶
交织成一片幽晖。越往前行，
树荫就愈加深浓了。橡树伸展开粗大强健的手臂
拥抱着山毛榉。高大的杉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枝干低垂，形成最庄严的圆形拱顶，像金字塔一般；低低的在下层，槐树和刺槐就像蓝天上的白云，苍白而颤抖地飘荡。开花的藤蔓像全身闪着火焰和披着彩虹的蛇攀缘着褐树干，又像在父母心头上交织着的婴儿目光，温柔、天真、而又顽皮，它们以卷须紧紧缠绕着聚在一起的树枝；密叶把蓝色的天光和皎洁的月色编织成网状，那形态善变得像多姿的云彩。就在这树荫的笼罩下，有一块长满青苔和香草的高地，星星般娇小的美丽的花朵点缀其间，还有从最幽暗的峡谷中飘送来的素馨和麝香蔷薇的浓郁芳香，都更令人神往那更有魅力的幽美。寂静和幽晖，这孪生的姐妹，就在这儿守着中午的阳光，并且像雾影一样地在树荫间飞翔巡视；旁边有一泉涧，幽深、晶亮而清澈，清晰地映出了上空缤纷的枝叶和叶缝间一隙碧空上流逝的白云。再没有别的映照在这泉水里了，除了偶尔透过枝叶闪烁光辉的星星，或者在月光下入睡的彩羽小鸟，或纹丝不动飘浮在水面上的艳丽昆虫（它由于尚未发觉天亮，所以还不曾展开羽翼向着正午的阳光飞去）。

诗人正朝这儿走来。他透过那幽黑而静止的泉水似乎看到在几丝枯发间他灰暗憔悴的眼睛，这仿佛心灵沉思时俯视墓穴，会看到自己的假像。他听到树叶的晃动，小草的惊跳，忍不住环顾四周，呵，陌生的生命使他颤栗；他听见来自那幽秘的泉水的清冽溪流扬起了声音。一个精灵似乎就站在他的身边——不是全身发着令人敬畏的神圣的光辉，也不是集世上的一切优美、庄严和神秘于一身的某种精灵；他只是感到起伏的树林、平静的泉水、欢跃的小溪和逐渐使林荫变阴暗的黄昏，都是它的语言在和他亲密交谈，好像在这儿生存的只有它和他，——不过……刻骨的思念使他抬头仰望……呵，两只眼睛，两只明亮的眼睛正闪烁在阴沉的思想的夜空中，仿佛以清朗的笑容在把他如唤。

他顺从心灵的指引，沿着崎岖的路漫游。自由的小河在树林下曲折流过了许多绿谷。时而它泻入苍苔间，唱出低沉的歌；时而在光滑的石上跳跃，一边流一边像孩子般欢笑；然后又静悄悄地流淌过平原，给垂视它的花草和蓓蕾映出影子。——“哦，河水呵！你的源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深不可测，你的行踪神秘，你要流向哪里？

你是我生命的体现。你的幽寂，
你耀眼的波浪，你喧闹的深涧，
你难以发现的源泉，你看不见的途径，
都和我相象：也许只有广阔的天空
和无垠的大海，才能说出你的水
来自哪个泥泞的岩洞，哪一片空中浮云
正像我：只有宇宙才知道这情思
从哪里来，这僵死的肢体什么时候才
能躺在你的花朵上，
什么时候才浮掠在腐败的风中！”

他沿着小河边的

青苔地前行，因为他火热的肢体
在颤栗，他的脚步蹒跚，
很像患重病卧床的人由于什么喜事
而被驱使走下床来，但又不能像他那样，
由于狂喜，便忘记在欢乐的火焰
燃尽了以后，他将进入坟墓。

在树木的浓荫下，他沿着潺潺的小河快步前进。

这时，树林上空已变为黄昏的

透明一色的天幕了。青苔渐稀，

灰黑的岩石露出来，把激荡的水

流阻挡；野草在崎岖的石坡上投射出

细长的影子，只有那枝叶全无枯死的古松用多节的根抓
住随时会流失的泥土。

这儿正经历着一种渐进而可怕的变化！

因为，岁月似水流逝，一去不返它光洁的额头

开始起皱，它的头发日见稀疏灰白，
那为朝露滋润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现在只留下呆滞的眼珠：于是，他行经的地方
既没有鲜艳妩媚的花，也没有浓荫下
树林的香风和悦耳动听的乐音。静静地
他走着；小河流过曲折迂回的谷中，
流量大了起来；但等到谷势陡落，
它就流得疏而急。这时，在他两边，
山石奇形怪状地矗立，峭壁遮暗了
黄昏的山谷，只是在山顶乱石间
映出了一些黝黑的岩洞：它们把
河水的喧闹回荡成无数种不同的音调。
呵，瞧！这隘道向前劈开了高山，
那累累的山岩好像在鸟瞰着人间：
当然，在这昏暗的星星和下落残月的照耀下，
也还有那广阔的、岛屿星罗棋布的大海，
还有青山、巨流、和被傍晚的铅灰色光泽
所笼罩的原野，还有那在天际外
和夕阳的余晖溶成一片火海的
火山的烈焰。那无限的宇宙
并不像这儿景色的朴素无华以至肃穆严峻。
在这儿，一株耸立在岩石上的苍松
向半空虬崛地伸出摇曳的枝干，对着风
只发出一种回应；在风间歇时，
它就与流水的咆哮怒吼和哀伤的低鸣融合成为
一首庄严非凡的曲子；而那河水
在它坎坷的河床上汹涌翻卷后，
就一头扎进无底的深渊，把它的水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抛撒给漂流无定的清风。

但这激流，
这劲松，这黝黑的峭壁并不是全部；
这儿也有恬静隐秘的一隅：它就在
峻岭边沿的一堆碎石和老根上，
它默默地俯视着黑暗的大地，
仰望星光闪耀的苍穹，竟好像在恐怖怀中
它还会微笑似的。这儿有常春藤
紧搂着欲裂的岩石，并且以绿叶
和黑色的果实荫庇着那周世外
幽静、平和的空间：秋风的儿子们
到这儿嬉戏时，常常会带来绿叶，
它们因枯萎而变为红、黄、或青苍，
好媲美于夏日的苍翠。是的，只要是温柔的风
都喜欢来到这里，它们轻柔得使原野
也热爱宁静了。只有一人的脚步
前来破坏过这儿的静谧和孤寂，这儿只
回荡过一人的声音：就是这声音
现在在风中指引着那最美的形体
朝这儿走来，为了能把他生命的
全部美质、全部庄严都交付给这山野，
能把它的乐音抛撒给无情的风暴，
再把那两颊的色泽，雪白的胸脯
和忧郁低垂的眼睛交付给腐叶和洞苔：
呵，那孕育绚丽鲜花和繁茂苔藓的保姆！

朦胧的月牙低垂在地平线上，

一片光海溢满了山峦。黄色的迷雾
笼罩在空间，几乎吸收尽月亮的清辉；
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万籁无声；连悬崖的风
也在“险峻”的怀中安睡了。哦，死亡！

你无形的风暴划破了这沉闷的黑夜；
庞大的骷髅呵，凭借着你的破坏威力
你指挥着无往不胜的风暴前行；
你是这脆弱人间的君王：从血腥的
战场上，从散发恶臭的医院中，
从爱国者神圣的墓地，无辜的
雪白的床上，从断头台和皇位，——
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呼唤你。是“毁灭”
在召唤兄弟“死亡”。他搜遍全世界，
已为你找到了罕见的、高贵的祭品：
吞下去吧，你会满意的；那世人
就会像花朵或卑贱的蛆虫一样
走进坟墓，永远不会再把一颗破碎的心
作为不被看重的祭品奉献给你。

游荡的诗人才走进葱绿的峡谷，
就感到死神在恭候。可是，在死前，
他还要使他崇高而圣洁的心灵
重新检阅一下庄严过去的身影；
现在，它们暂时停留在他的生命中，
有如携带乐音的风刮进了
有窗棂的暗室。他以干枯的手
扶住古松的树干，他疲倦的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枕在缠满藤蔓的石上，整个身子
就在那幽涧旁的光滑的草地
躺了下来；——就这样，他躺着，
任凭他弥留的生命临终余力的支配。
那折磨人的希望和绝望都已熟睡了；
再也没有痛苦或恐惧来搅扰
他的宁静，只有意识和他那
越来越微弱的、失去了痛苦的生命
还静静地维持着他的思想之流；终于，
他躺得很静谧，泛起了一丝淡淡微笑：
他最后看见弦月在西边的地平线上，
它那暗淡的光辉似乎已和黑暗
融合在一起。片刻之后，它落在
参差的峰峦上；等它逐渐沉没，
那总是与自然的消长起落？产生共鸣的
诗人的血脉也逐渐虚弱；而当
月亮沉落得只剩两端的微光时，
他微弱的呼吸连这夜晚停滞的空气
都搅动不起来了：但他的脉搏
还和月辉一样留驻着。它才停，
又颤动了一下。但当天空终于
变为漆黑，一些拥来的阴影
便把一个静止、无声而冰冷的形体
当作泥土和空气一样吞没下去。
这时，那形体没有知觉、不会运动、没有灵性，
好像一片流云被夕阳的霞彩
所滋养过，——仿佛一只脆弱的古琴：
呵，天庭的风曾在那弦上奏出乐音；

又仿佛一条美妙的河流，也曾一度
发出浪花喧腾的音响；唉，你被黑夜
和时间永远扑灭的青春的梦，
从此安静、漆黑、枯萎，永远被人们从记忆中忘却。

哦，但愿我有美狄亚的神奇魔法，
能使冬天的土地复苏、枯枝绽放娇艳的鲜花！
但愿赐人以死亡的上帝能把
不死神药不只给予一个人就是他
承受着永生的惩罚，一点也不觉得
赦免的欢欣，永远独行流浪活
像一具行尸走肉！哦，但愿魔法师
在幽洞中，直到垂死都要从丹炉的火灰
中寻找生命和权力：——并非全是人世
的一场幻梦！唉，但你已经去逝了，
像雾霭被卷入黎明金色的朝霞；你去了，
勇敢、文雅、俊美，你是优雅与天才之子！
在这世间，有无数残忍的言行
还在继续，有无数虫豸、人和禽兽
还继续活着：这世界从数不清的山峦、海洋、
城市和乡村，还仍然低沉或欢快地
发出庄严的祷告！——然而你已离去，

你无法再认识或喜爱
这幻影般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形体：
它们陪衬过你；它们还活着，
而你却已长逝！在那已寂静无声而又优美动人的
苍白的唇上，在那还好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睡着的眼睛和尚未被蛆虫
侵蚀的形体上，切勿让悲伤思念的眼泪
黯然垂落。当那美丽高贵的容颜只能
在这简朴的歌的微弱的旋律中
保留少许痕迹时，但愿崇高的诗、
绘画和雕刻，不要用软弱的形象
表达你们冷冷的哀悼吧！唉，但艺术、语言，
这世上的所有形式又怎能表达出
对这巨大损失的哀伤！

这悲痛深沉得难以诉诸眼泪，它只令人觉得
似乎一切都突然失去了：呵，那以灿烂的光明
为宇宙增添美的非凡精灵已经消失：
它给尚存者留下的不是悲吟、哀伤——
也不是对于一种执着希望的感情骚动；
而是苍白的绝望，冷漠的宁静，
自然的广阔和荒凉，人世的纷争，
和没有了意义的诞生和死亡。

“虐政”的假面游行
——为曼彻斯特的大屠杀而作

当我在意大利睡着了，
从海面上传来一阵呼声，
它以强大的力量引导着我
迈进了诗歌奇妙的幻境。

我在路上遇到“谋杀”，
他戴着面具，就像卡色瑞，
文质彬彬，但极其残忍可怕，
七只恶犬在后面紧紧跟随：

恶犬全都膘肥体壮；自然，
这并非没有原因，
因为从他的宽大的锦袍里
他摸出过不少人心，
都投送给恶狗去填饱饥肠。

随后遇到“欺诈”，他像是
艾尔顿，披着法官的外衣，
他的眼泪，因为他素来善哭，
大颗大颗地往下滴，

泪珠一落地就变为磨石。
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他身边嬉笑玩闹，
还以为眼泪是颗颗珠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结果一一被砸碎了头脑。

以后来了“伪善”，很像是
西德马斯，骑着鳄鱼，
他披着“圣经”，如同披着明辉，
但却躲在夜的阴影里。

在这阴森的假面队伍中
还有无数恶魔出现：
他们都精心装扮起来，像是
主教、律师、贵族或密探。

最后“虐政”驾到，他骑着
一匹白马，污秽的血迹溅满浑身上下；
他脸色苍白，嘴唇发灰，
活像“《启示录》”里的死神。

他的头上戴着金碧辉煌的王冠，
手里拿着的王笏在闪闪发亮，
他的前额写着这样的字迹：
“我是上帝，法律，和国王！”

他迈着庄严而又迅疾的步伐
走过了英国的每一寸土地，
把一群臣伏膜拜的庶民百姓
都践踏成一滩血肉的泥泞。

一支强悍的军队前呼后拥，

士兵的步伐震撼天地，
个个都挥舞着血腥的刀剑
为这共同的主子效劳。

沐浴着胜利的荣光欢愉，
他们驰马驶进了英国的大门，

骄傲，欢腾，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他们痛饮的是灾祸的毒剂。

这行列畅通无阻地
踏遍全国的田野和城镇，
一路上摧残、一路上蹂躏，
直到最后，终于回到了伦敦。

听到了“虐政”的高声欢呼
和他凯旋而归的胜利进军，
每个居民都不由得惊慌失措，
呵，恐怖充满了人心。

因为，为了隆重地迎接他，
一群雇佣的刽子手
披戴血和火焰，都出来高唱：
“我们恭候你的光临已经很久！”

“我们凄怆而衰弱地等你，
你呵，上帝，法律，和国王！
我们的钱囊已空，刀剑也冰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赐予我们鲜血、黄金和荣耀。”

律师和教士都纷纷
以苍白的额头低垂到地，
仿佛在作着欺骗心灵的祷告，
低语：“你是法律和上帝。”

大家全体异口同声地喊道：
“你是国王，上帝，和主人！
‘虐政’呵，我们都对你虔诚地折腰致敬，
愿你的名字永远神圣！”

而“虐政”，这个骷髅，
也对每人微笑和躬身，
他的教养是如此得体如仪，
好像国家为此付出巨资。

因为呵，他已经很明白地知道，
我们的皇宫都属于他所有；
他拥有王冠和王笏，
还拥有金袍和整个地球。

于是，他差遣他的奴仆
分头去夺取银行和监狱，
并且着手安排、开始筹备，要在
他所资助津贴的议会出现；

而这时，一个癫狂姑娘走过，

她名叫“希望”，她自称；
但她看起来更像“绝望”，
她面向苍天，高声叫嚷：

“我的父亲‘时间’，因为等待
更好的日子而变得衰老不堪；
瞧呵，他呆呆地站在那儿有如白痴，
他麻痹的手正在相互搓弄！”

“他生儿育女，不计其数
但他们都已埋在死亡的泥土中，
只剩下我还没有死——
不幸呵，多么不幸！”

于是她倒卧在大街上，
她躺在群马的乱蹄之前，
用忍耐的目光等待着
“虐政”、“谋杀”和“欺诈”。

在她和她的仇敌之间，
升起了雾，光，化为一个幻景，
刚开始细小、薄弱，模糊难辨，
仿佛是谷中腾起的雾气。

好像云雾乘着烈风成长，
变成尖头的巨人飞行奔走，
目光发出万道闪电，
语言是天空的雷霆怒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形体也滋长：全身披挂着铠甲，
比毒蛇的鳞片更明亮，
它的翅膀轻柔得
就像太阳下的雨点在闪闪发光。

远远就能看见，有颗星
像启明星，指引它行去；
它的羽翼射出的灿烂光芒
仿佛一场鲜红的雨露一样。

像风一样轻柔，它快捷无比地掠过
人们上空——它的步履
如此之快，人们虽能感到，
但举目张望时——却只见一片虚空。

有如百花，在五月的脚下苏醒，
有如黑夜的长发摇出满天的星星，

有如急风召唤来大海的波浪，
它的脚步所至，思想便火花飞进。

备受摧残的人民早在眺望
而“希望”，那恬静的姑娘，
脚踝浸没在血泊里，
却一步一步走得神态安详；

而“虐政”，那令人恐怖的怪物，

一路把死亡不断堆积；
有些刽子手落在后面，
死亡之马像风一样迅急，
飞奔的马蹄就把他们践踏成为肉泥。

人们突然感到了一片
灿烂的阳光的亮丽，
还听到意识轻微的苏醒之音，
终于响起喜悦掺着恐惧的话语：

仿佛是忿怒的大地
(是她给了英国人民以生命)
感到额角流淌着儿子的血液，
不由得像母亲一样痛苦伤心，

于是颤栗地把每一滴鲜血都
(血滴滴淌下了她的脸颊)
转化成不可抗拒的响亮强劲的声音，
就好像英国的心脏在高声呼喊：

“英国人民呵，光荣的后代，
未被记录过的历史的英雄，
一个伟大母亲的子息，
是她的希望，又和她相依为命；

“站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赶快摆脱束缚你们的锁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什么是自由？——你们知道了——
什么是奴役，呵，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这名称已经成为
你们姓名的替代品。

“奴役就是辛勤劳作和争取
工资，勉强能够天天来维持
四肢的体力，住着茅屋
好随时准备给暴君差役；

“因此，你们便是他们的
锄头，铲子，刀剑和织机，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
都得为保护和养育暴君殚精竭力。

“那就是当冬风凛冽时，
眼看着你们的儿女饿着肚子日益瘦损，
他们的母亲也在悲泣憔悴——
我说话时，他们正奄奄死去。

“那就是奢求这种食物：
富人在他的盛大欢宴中
不断地抛投给脚前的狗，
而肥狗却已经懒得去闻一闻；

“那就是听任黄金的鬼魂
从劳动盈利，比黄金本身
在古代的专制统治下，
拿到的东西还多千倍、万倍。

“呵，钞票——不过是一纸
冒充伪造的地产契据，
你们怎么以为它能抵得
大地的产业的无限价值？

“那就是心甘情愿成为奴隶，
那就是对自己的愿望
无力把握，而听任
奴隶主对你随意摆布和驱使。

“而最后，要是你抱怨，
即使那怨言微弱、徒劳、枉然，
暴君的狗腿子们也会
向你们全家抡起皮鞭——
鲜血，像露水，能把青草染遍。

“于是复仇的怒火终于点燃，
心中渴望复仇，觉得必须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怨抱怨，——
如果你们强大了，切不可如此？

“鸟儿有小巢，可以休息，
如果它们在空中已飞得疲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野兽在丛林和洞穴中藏有食物，
并不惧怕空中风雪飞旋。

“驴和猪都有个草窝以供容身，
它们吃着能裹腹充饥的食物；
万物都有各自的家可供休息——
但除过你，英国的人民！

“这就是奴役——就连野人
或穴居的野兽都不会
像你们这样忍受：自然，
他们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你是什么，自由？呵，假如
那生活在坟墓里的奴隶
能够回答——暴君们
就会像梦境的阴影般逃遁；

“你并非像骗子所宣称，
一个转瞬即逝的幻影，
一种迷信，一种虚荣，
从声誉之穴传出的回声。

“对于工人，你是面包，
是摆着精美可口菜肴的餐桌，
等他每日下工回来，
陈设在整洁而且欢乐的家庭。

“对于饥寒交迫倍受蹂躏的群众，
你是衣服，粮食，炉火，——
但在自由的国家里
谁曾见到这样的饥馑，
像我们今天的英国！”

“对于富人，你是一种制约，
假如他的脚任意践踏
受害者的颈项，你就会
使他好像踩上一条毒蛇。”

“你是正义——不为黄金
出卖无私的法律，
像英国那样，——你保护人民，
不论他们贵贱高低，一律平等。”

“你是智慧——自由人相信
他们尽可不受教士的安排，
不信教士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更不会招惹上帝而被罚入地狱。”

“你是和平——和暴君完全不一样，
他们为了同盟起来扑灭
你在高卢的光荣，浪费了
我们无数的财富和鲜血！”

“纵然英国的血和汗
河水般地倾泻，那又怎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由呵，这最多只能把你的明光
遮暗，但却不能使你熄灭。

“你是爱情——富人也吻过
你的足尘，追随过基督，
他们一度把财富散发给自由人，
在坎坷的人世只把你一心追逐。

“也有的把他的财富化为武器，
为了你，攻击财富、战争、欺诈：
早先他们是从这一切发家，
现在又转身向它们征讨。

“科学、诗歌和思想，
是你的明灯；是它们
使住在茅舍的人安适宁静，
以致不再想到诅咒命运。

“你是一切能使人生变得幸福
和美好的：志气，温柔，坚毅，
呵，让事实，而不是言辞
来证明你非凡高贵的品质。

“让勇敢而自由的人们
汹涌地聚往一处召开盛大的会议
只要是在英国的土地上——
一片平原，辽阔无际。

“ 头上是蔚蓝的天空，
脚下是你踏过的碧绿草地，
让所有永恒不朽的事物
一同来为这庄严的事业作见证

“ 来吧，让他们来自英国
最偏僻边远的乡村和城镇，
在那儿，善良的人们正为着
自己或别人的灾难，
在痛苦的生活中哭泣呻吟；

“ 从收容所和牢狱里来吧，
在那儿，老弱和妇孺
面无血色苍白得像刚从坟墓中起来的死尸，
为痛苦呜咽，为饥寒哭泣

“ 还从日常生活的场所来吧，
那里，人们和饥寒、和贫困
日复一日地都在进行斗争和吵闹，
最终在他们的心田播下有毒的稗草

“ 最后，也从宫廷里来吧，
在那儿，痛苦恐惧的低语
在萦绕，像是风声
从遥远的地方飘来，

“ 并盘旋在时尚与财富的
宫殿四境，使得少数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于同胞的辛酸与痛苦的哀叹
不禁感到颤栗并报以同情——

“呵，忍受着难言的伤痛的苦难人民
你们也许感觉，也许看见，

你们的祖国已经被卖出、被买进，
鲜血和黄金是她的价钱——

“让广大的人群再次聚集吧，
并且以庄严经过斟酌的辞句
宣告说，你们生来是
上帝的造物，自由、无拘无束——

“愿你们质朴有力的语言
像磨光的宝剑一样锋利，
让这语言宽阔得像巨盾吧，
那它正好成为保卫你们权利的兵刃。

“就让暴君们大声叫吧
任凭他把满挂勋章的锦衣禁军
迅速地给自己身边调集，
多得像汹涌澎湃的海水。

任凭那骑兵进袭，
使死寂的空气好像
充满了车轮的辘辘声
和马蹄的得得声。

“任凭那锋利而坚锐的刺刀
闪耀着迫不及待的欲望，一心想要
把尖刀润以英国人的鲜血，
像是饿汉在渴望面包。

“任凭那骑兵闪光的弯刀
挥舞，飞旋，像脱轨的星星
想用死亡和哀悼的大海
遮隐天上星火的光明。

“但你们安详而坚定地站立着
像一片密密沉默的森林，
以紧拥的手臂，以坚强的神色，
进行着必胜的战争；

“让‘恐慌’以迅疾的步伐
(它快速得超过骑兵)
在你们镇定自若的方阵里
掠过：一个引不起任何的注意的阴影。

“让你们本土的法律，
不论优劣，在你们中间
一视同仁地屹立，
为你们的纠纷主持公道正义；

“呵，那古老英国的法律
虽然老得头已白发盖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却是诞生在久远的明智年月里
它那庄严深沉的声音仍然
是你的回音——自由！

“ 不管是谁首先侵犯了
这神圣的祖国的先驱，
也必让他们（而不是你们）
承担那必受惩罚的血罪。

“ 而如果暴君仍然胆敢
纵容他们在你们中间
骑着马冲闯，劈刺，砍杀，无所避忌，
好吧，那就权且随他们的便。

“ 你们只须抱紧双臂，
用坚定的目光观看，
不必畏惧，也不必吃惊，
直等到他们杀得疲倦而且怒气消耗殆尽。

“ 那他们就会羞愧而返
返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
而这屠杀所流的鲜血
将赭红地写在他们火辣辣的颊上。

“ 全国上下的所有女人
都会用手指着他们——
他们将不敢在大街上
向他们的朋友打招呼。

“而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
真正勇敢的战士，
将会和自由的人们结为朋友，
他们会以这样卑鄙的行伍为耻。

“那一场传遍全国的血腥屠杀，
必然要激发所有的灵感——
雄辩的、预言的灵感呵，
仿佛是那声震遐迩的火山

“而这一番话语必将成为
击毙‘迫害’的狂暴雷霆，

在每一颗心，每一个头脑上空，
经久不息地轰鸣——轰鸣——轰鸣：

“站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赶快摆脱束缚你们的锁链，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心灵之歌

——献给被禁于修道院的一位
高贵而不幸的女郎爱米丽·维

我的歌呵，我担心你会发现
很少有人能理解你的议论，
因为你的立意是如此深奥晦涩；
所以，如果不幸有浅陋的人
和你结为朋友（命运往往是这般），
他们对你的高谈阔论竟浑然一无所知
请别伤心吧，我最后的欢乐！
要告诉他们，他们太愚蠢，
要教他们承认：你唱得最优美动人。

美丽的心灵！你是那孤女的姐妹，
她的帝国就是使你为之伤悲的称谓
我要在我这内心的殿堂向你奉献
由凋枯的回忆所编织的花环。

被捕的鸟儿呵！你从狭小的笼中
倾吐出美妙的乐音，仿佛要感化
你的禁闭者，好使他们的铁石心肠
（要是还能听悦耳的乐音）为之软化。
我这只歌只愿作陪伴你的玫瑰，
我崇拜的夜莺！虽然它的花瓣已经凋落，
但这枯死的花却温馨而芳香，

它没有刺，不会把你的心胸刺伤。

高贵的、以精神为羽翼的心！你徒劳
不停地扑击着那麻木无情的铁栏，
直等到你辉煌的思想的翅膀

（你凭借它在这幽暗的尘世上翱翔）
被折断了，而你起伏不平的受伤胸脯
以珍贵的血沾染上了那残酷的牢狱！
我流着无声的泪：比血还苦涩，
唉，我宁愿流血，只要于你有益！

天庭的使者！你美丽得无以伦比，
在那光彩照人的容貌下，你放射着
一团丰富的光辉、爱情和神圣的品质，
呵，你那瘦弱的躯体竟会如此丰盛！
你独处于永恒灾难中甜蜜的福泽！
在漆黑的人间你隐藏的明灯！
你云层之上的明月！在死者群中
活着的形体！你暴风雨上空的星辰！
你呵，是奇迹，美和恐怖的化身！
你是自然艺术的和谐，是明镜：
像是太阳给万物带来了光明，
凡是你注视的一切都显得辉煌！
呵，连这暗淡的文字此刻也像电闪，

虽然它接触到你只能给你染上污点；
我只好请求你用清泪（像神赐的甘露，
它从你星星般的明眸涌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这哀伤的歌清洗，洗去一切
它所容纳的速朽因素和错诈谬误的成分；
哭吧，直哭到忧伤都变为欢欣，
然后再对歌微笑，使它长生不老。

我从不曾料想，在我死前能见识
如此完美无瑕的青春的形象。
爱米丽呵，我爱你；纵然这世界
将以污龌之名把这爱情隔断，
借以维护它自身的卑鄙。呵，但愿
我们原是孪生！或者再婚一遍，
就使我的丈夫名义也加于你，
让永恒的两束光融合在一起！
但即使前者真挚，后者合法，
这些美丽的名称也不能描绘
我是早已命中注定了只属于你。
不，不是属于你：而是与你合为一体

美丽的明灯呵！我的飞蛾般的缪斯
已烧焦了翅膀；不然，就让年轻的爱情
像垂死的天鹅一样，把你所有的一切都
唱给灰色的时间吧。你多么纯洁无瑕；
幸福天生属于你，再经由你的手向四处播散！
你可不就是充满深心纯净欢乐的井泉，
它幽秘得像消除噪声和阴暗的
一曲优美的乐音和光辉？你岂不正是
运行的天宇中的一颗星，孤独静止？
岂非愁颜中的笑容？吵杂声中的

温柔的语言？你不是可爱的光明？
一个避难的港湾、桃源和仙境？
岂非一只琵琶，爱情教人把它弹奏，
于是它奏出的乐音能使风暴平静，
又使痴情的悲哀持久？你可不就是
埋藏的珍宝？持久的欢乐之情思
所诞生的摇篮？或悲伤的坟墓，被紫堇
所遮掩？我曾经在幻想世界去找寻

像你一样的人——但我只找到了我的软弱。

她在坎坷的人生之路途上和我偶然相识，
并引我向甜蜜的死亡走去，像白昼
引导黑夜，春天引导冬天，飞驰的
希望引导悲伤，去寻找光明、生机

与安详宁静。呵，一只羚羊腾跃在半空
也不如她这般轻盈：神圣的生命之光
颤动地流遍她的全身，有如月亮
在夜雾的笼罩下焕发一轮明光，
独自运行在六月宁静无风的天空：
美丽绝伦，周围是灿烂的星体
放射辉煌。她的嘴唇像充满甘露的
风信子花，从那儿滴下晶莹温柔的音波，
热情得令人神志昏迷，又甜蜜得
仿佛人在销魂境界所听到的天外的美妙乐曲。
星星的精灵就在她双目的柔辉中
翩翩起舞，这光辉呵，只要灵魂中有电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自那深处泛涌——深得几乎不能用思想或感官的测锤来测量。

她生命的荣光从那儿发出，遇到死寂而冰冷的空气，就把爱、光、运动融合而成温暖而清新透明的形影

送到人世间了：其中有强烈的性灵向外渗透，无处不在而又十分恬静：

她波动的轮廓在流动中合一，那不停循环的血液在她的面颊和指尖上泛着莹润，（血在流动，好像在白云所堆积的天空中黎明的鲜红的血脉不断抖颤）

这形影不停地在空中扩散，直到完全消失，融进了现在的美，两者紧密结合，渗入万物的精髓，拥抱并且充满了这个世界。

一片温香仿佛是从她的轻盈的衣裙和她的散发飘出；她快速的行动有时使她的一束发髻松落，于是馨香芬芳便随风掠过；触到它，灵魂会感到稀有的奇香，这是感官所无法解释的；它像太阳晒热的露滴，直溶进冰清的蓓蕾花心。

你看她站在那儿！是人的形体，饱含着爱情、生命、光辉、神性、和运动（这运动只能变化，而不死亡）。

她是永恒的一种光辉的形象的体现，是一场美梦留下的金色的梦影，是从金星

降落的美丽仙子，是那永恒的爱之象征——
月亮的映影（就因为月亮的运行，
生命死寂的海才有潮汐波动）；
她是春天、青春和清晨的隐喻；

又仿佛是四月化身的幻景，以微笑和泪滴
警告冰霜把它那严寒的僵尸埋进
夏季的坟墓里。

呵，伤心的人！

我是怎样生活？还要上升到多高？
我如何才会坠落而不至于丧生？我也知道，
爱情对万物一律平等；我听过
我自己的心就曾把这真理论证：
别看不起那泥土中蛆虫的精灵吧，
在爱和崇敬中，它也能和上帝相通。

妻子！姐妹！天使！我命运的向导！
这命运一直如此多灾多难，噢！我知道，
我爱你爱得太晚，又崇拜得过分迅速！
因为呵，我的精灵本该在无生无死的领域，
在此生前，就应膜拜你的精灵——
那神圣领域中的神圣的生命；
否则，就该在这世上伴随你而行，
从你诞生在这人世，就作你形体的映影；
而不像现在这样：我爱你；是的，
我感到我的心灵之泉已封闭，
既然它那泪水能带给你欢欣，
我要为你而保持它纯净透明的光辉。

我们呵，——我们难道不正像是天生的律音，
虽然彼此各不相同，却可以合成美妙的乐曲歌声？
各不相同，但并非不调和，正好可以凑成
美的乐音，一切精灵都会对它颤动，
有如树叶颤动在温柔的和风里。

你的智慧启示我，叫我敢于
到那撞碎无数高贵心灵的山头
去设置灯塔。呵，我从来不抱有一
般人所抱的信条：我不认为
每个人只该从茫茫人海中选择出一位
情人或友伴，而其余的尽管美丽
和聪慧，也都该被冷落和忘怀——
这就是现今的道德规范，它成了
许多可怜的奴隶所熟悉的道路：
他们在世俗的通衢，以疲倦的脚步
直走向死人中间他们的最终去处——坟墓，
总拖拉着一个友伴，甚至是一个嫉妒忌的仇人，
看呵，这旅途多漫长，又多么凄凉！

真正的爱情不同于黄金和泥土，
它不怕分给别人，分给越多就越丰富。
爱情像是理智，照临的真理愈多，
就愈辉煌；它也像是你的光辉，
呵，想象！因为你从地面和天空，
并且从人的幻想海洋的至深处反射出光明，
就像千万个棱镜，使宇宙充满

荣耀灿烂的光明，像万发阳光般的利箭
把你的电光反射出来，射杀
“错误”那蛆虫，灵魂这生命多么狭小，
假如用心只爱、用脑子只思考、
生命只消耗于、精神只尽力在雕造
一个形体，一个目标，因此给爱情
建造了永远埋葬它的墓陵。

心灵不同于它的目标，就仿佛
幸福不同于悲惨，善不同于恶，
高贵不同于卑贱，或清纯而坚固持久的
事物不同于不洁而脆弱的东西。
如果你把痛苦和渣滓分散给别人，
它就越分越少，终至于全部散尽；
但如果是分散爱情、思想、快乐，
那岂非越分越多，每一部分都超过
整体？只要是多一份可以给人，
那就不知能增加多少欢乐，
减少多少痛苦！圣哲们都是从
这真理汲取了希望的光明，
它虽不被世俗珍视，但是有些人

却把它奉为生活的至理名言：
这些人认为：现世就像荒芜的
花园，他们要为未来而努力地辛勤耕耘，
好将这乐园大地的草莽认真开垦。

过去，我的精灵在充满幻景的海阔天空的想像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常常会遇见一个崇高的生命，
她出现在我金色的青春年华之黎明的
明空中，在仙岛阳光灿烂的草地上，
在迷人的山峦间，在神仙居住的
岩洞里，又在奇异的梦所消失的
空气般流动的波浪中，她就轻轻踩过
它那颤动的波浪；呵，她和我
在一处幻想的岸沿，在一个灰色海角的
岩嘴下初次相遇了，但她全身明光闪耀，
使我未能看清她的模样。在孤寂中，我听见
她的话语声来自低语的林
间，

来自晶莹澄澈泉水，来自花朵的芳郁
(这花朵朵朵都像人的嘴唇，在睡梦里，
还向深情的空气诉说着那催它入眠的甜吻，
空气听到的只是“她”，也为之陶醉)，
来自轻柔的和风，不论高吟或低语，

来自每云朵飘过降落的霖雨，来自夏季的
鸟的婉啾动听的啼唱，来自一切声音和寂静。
她出现在古诗和传奇的故事中，
在形、声、色中；——那儿的暴风骤雨一片沉寂，
使残酷的“现在”不再窒息“过去”，
哪儿便有她；她在最好的哲学中，
能使这冷酷的地狱——人生，
变成为火的殉道一样光荣的命运；
那真理的优美乐音就是她的精神。——

然后，从梦幻的青春洞穴
我跳了出来，像是穿上插有火焰双翼的鞋，
扑向我的目标，扑向我唯一的愿望
像昏眩的扑灯飞蛾，我的飞翔
是黄昏时分一片枯叶的飞腾，
因为我要前往金星沉落的天空
去寻觅一种光辉的死亡，去寻觅那火的坟莹，
仿佛飞蛾飞往世间的一盏明灯。——
可是对她，祈祷、眼泪有什么用？
她去了，
像统领星座上的神灵凭着火鞋之翼加速地飞去，
进入人生阴森凄凉的阴影里。
只剩下我，由于重大的丧失而伤心，
我竟要一直追随她，也不管道上
有坟墓在张口，等待着吞没幽灵。
而这时，有一个声音说：“呵，痴心的人！
你所追寻的幻影就在你近旁。”
我问“在哪儿？”——世界也发出回声：
“在哪儿？”在这种死寂和绝望的时辰里，
我询问每阵掠过我悲伤楼顶的
无言的清风，问它是否知道那幻影
飞到哪儿，我那心中的魂灵；
我不停地念着一些名字和符咒，
希望能将命运的无形暴君制服住。
但无论咒语或祈祷，都不能祛除，
那包围她的黑暗，也无法摧毁，
混沌中的这一世界：我和我的内心世界，
(她就是统治这一思域的神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儿充满了崇拜她的思想)；
因此，我便继续前行，怀着忧虑和希望，
所有优美温柔的感情都奄奄一息，
支持我的只有“期望”的呼吸，
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生活枯燥烦闷的丛林中，
和林中的错误作着徒劳的斗争；
在疲惫或匆忙的时候，也摔一跤，
有时候，又被全新形影引起的感觉所困扰；
我只想从林中那无知的居民中
寻找出一个形影类似她的丽人，
谁知道？她也许就隐身在某种面具之下。
呵，在那儿，有一个，发着靡靡之音，
她坐在井边，在蓝色的龙葵荫下；
她那虚伪的嘴唇像幽香的花，
她的触摸似放电的剧毒，她的顾盼生姿的明眸
发出了刺入我肺腑的烈焰，
从她莹润的面颊和胸脯
飘来致命的温馨，像毒汁刺入
我青绿的心脏内核，并且长留在心房；
又像是白发覆盖在年青的额上，
这一切呵，以过早的时间的荒废
埋没在我尚未开放的青春的心里。

在无数人形中，我曾性急地寻觅
我念念不忘的偶像的幻影。
有些漂亮美丽——但美的品质容易逝去，
有些聪明伶俐——但甜言蜜语常把人欺；
只有一个人真心——但不是对我。

于是，像被追袭的鹿，走投无路，
我虚弱、受伤、喘息，却转身站定，
对我的思想怒目而视。太阳寒冷
而颤抖，好像在可怜我的不安和痛苦。
这时呵，仿佛中午的光霞，突然闪出
我的救星。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途中，
就像我所时常梦见的那种光辉的情影；
她像天空的明月，盈亏变化
都取决于永明的太阳的光华；
呵，皎洁寒冷的月亮，灿烂之星群的
女王，一切受你照射的都变为美丽，
你运行的神龛，充满了如水柔情
而冰凉的火焰，不断变化，始终相同的只是
照耀而不发热。她年青，美丽，
好像从天而降的月神，把我遮蔽，
又仿佛月光遮蔽着夜的幽暗，
使我宁静心灵的天地间

一片光辉；就像轻风驾御着云雾，
她引导我去到荒原的一个洞窟，
并在我身旁坐下，她低垂的面庞
照耀着我的睡眠，好像月亮
在恩狄米安的头上盈亏变换。
于是，我的精神和躯体全都熟睡，
我的整个生命时暗时明，
就像映在夏季海洋上月亮的倒影，
全取决于她是对我皱眉，还是微笑；
就这样，我在一张床上躺下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孤独，凄凉，既非活着亦非死去，——
因为她唤来了死亡和生命，
“生”和“死”忘却了彼此经常的纷争，
却装扮成为孪生的姐弟，
(是断绝母体的游离的希望)，
他们没有翅膀，却能穿过洞窟飞翔，
并叫道：“去吧，他和我们不是一路。”
我哭了；虽然这是个梦，我哭了。

然后，又是怎样的风暴搅扰我睡眠之海！
它遮蔽住明月，好像
在月蚀期间，月亮在暗淡、缩小。
呵，我的心像一片没有灯火的海涛，
又是谁引起了那阵阵风暴！
而当她，那一刻的星辰，被扑灭了以后，
怎样的冰霜笼罩上那一片海洋，
直到我整个生命的汹涌起伏的波浪
陷入冰冷的死亡，再也无法流动——
而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地震使它开裂！
而皎洁的月亮一直向她倾泻着光华：
但收起这些话吧；恐怕每句话
都会把弱者难以制止的眼泪勾引出。

我终于历经过了耻辱和悲伤
在晦暗无光的大森林中找到我寻求的幻影形象；
她的行动举止都闪耀出晨曦灿烂辉煌的明光
照射在冬日的荆棘的荒原上，
生命从她所站立的地方向外发散，

流过灰色的大地，秃裸杈桠的枝干；
因此，她的道路如锦，她的头上
开满鲜花，温柔得像初恋的情思；
从她的呼吸流出光一样优美动听的乐曲，
所有其余声音都浸透了
这乐音的温柔、安宁甜美动人的精神，
以致狂暴的风也在四周肃然寂静；
沁人心脾的温香从她的秀发间散发出，
流入阴郁严寒的空气，把寒冷融化；
呵，温柔得仿佛是太阳的化身（假如阳光
能变为爱情），她的光辉的形象
飘浮进了我睡卧的洞窟，并在访问
我的灵魂，于是这梦寐的泥土
便为世间梦寐的真实所扬起，
像火扬起了烟；我站在她美的
光彩之中了，感到我的漫漫长夜终于到头，
像晨曦给我注入了生气勃勃的光明：
哦，我知道，这正是我多年久别的
被隐蔽的幻象，这正是爱米丽！

孛生的天体呵，你们支配主宰着这被动的
地球，这爱的世界，这“我”；你们唤醒了
大地的鲜花与果实，并且将磁力
投注入它的核心，引起了它的波涛
和云雾，又凭借永恒的法则指引
每一阵风或每一次海潮去找寻
它合适的云彩，它归依的岩洞；
你们使风暴平静，寂然安眠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使它诞生的岩穴；你们指引
驾起彩虹的雨雾藏进幽香怡神的树荫；
而且，像那日月交融的光波，从空中楼台
向下观望，用温馨的睡眠和辉煌
包裹住漂泊的地球，像给它穿上衣裳，
它们复杂的影响力交融在一起，
相等而又不同，但都为了同一目的，——
同样，荣耀的主宰呵，你们轮流
日以继夜地支配着我生命的星球！
一个并不看不起转借来的光，
另一个也不肯遮挡从远处射来的明光；
从春天起，直到枯萎的秋天，
你们穿越过三个季节的暗淡的影子；
请照耀它吧，照耀它进入那坟墓的冬季，
它也许会转化成更灿烂美丽的花簇。
你也一样，呵，美丽而明亮的慧星！
你曾经吸引过这脆弱宇宙的心
去贴近你的心；直到，那导致爱与恨
不断更替的痉挛毁了你的心，
你的心偏离了航线，碎裂为两半；
噢，请再一次飞入我们蔚蓝的中天！
会有爱情的金星指引你的归程；
活跃的太阳将从瓮中倾出金色的火焰
来哺育你，月亮将遮蔽她的尖角，
好让你露出你新近的微笑；
虔敬的黄昏和黎明将以芬芳的呼吸，光和暗影，
来膜拜你，就像生与死之星
被那不驯的姐妹“恐惧”与“希望”

所膜拜一样——是的，此刻，在这心上，
正堆满了她们的祭品，——但对于你，
这神圣的祭礼应该以大地
充当它的祭坛。

我的女郎，
不要轻蔑这思想之花吧，它刚绽放
便已凋谢；但是，从这花心深处
将会滋生出像乐园果树一样的植物
开花结果；这果实呵，将由于受到
你的明眸的照耀而更趋于完美。
就要有一天，你我将共同远行。
你仍将像贞洁的修女一样来让我改正
我那不洁的人性脆弱的一面，
但你却将和我的执着、深沉
而不可摧毁的因素（不，不是我的，
而是我）结合，甚至作为新娘，接受和给予
欢乐。那时刻就来了，命宿的星辰
已经升起，它将降临到那一间空空的囚室。
墙壁虽然高，门虽然牢固，守卫
虽然森严，但真正的爱情又怎能被
牢狱所窒息？它能突破一切樊篱，
就像电闪，将以无形的威力
冲出它的牢笼；它如天风的浮荡，
即使你用手抓住也是徒劳；又如死亡，
它驾驭着思想的车驾不可阻挡，能穿越一切
殿宇，楼塔，宫廷，军队的行列：
但爱情比死、比那一切更加强而有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它能摧毁死的墓室，能解放
那痛苦中的心灵，那被束缚的躯体，
那拘留于泥土和混沌中的灵魂。

爱米丽呵，
这时，一只船正泊靠在港湾，
一阵风正吹刮过山巅；
在蔚蓝的海面上有一条路径，
那条路还从不曾有船只航行；
在风平浪静的海岛边，翠鸟在孵卵，
反复无常的海洋已收敛起了它的凶险，
快乐的水手无拘无束而且勇敢
我心灵的姐妹，你是否愿意随我扬帆？
我们的船像一只信天翁，可以飞往
那遥远的伊甸，那紫色的东方；
我们将坐在她的双翼间，听凭日夜，风雨，
晴和，不断地更替交接，——
就让这一切，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
指引我们吧，让我们悄然飞翔。
那是希腊天空下的一座海岛，
它美丽得就仿佛是乐园的一角，
由于它的港湾不很安全，船只难以靠岸。
这片土地本该至今是荒芜而寂寞，
若不是有土生的居民，他们从
乐园般灿烂而纯净的空气中
汲取了辉煌的古代遗留下的精神，
因而活跃、天真、勇敢而淳朴高尚。
蓝色的爱琴海环抱着这理想的家，

海的声、光和浪花不断在变化，
它不停地吻着细沙和古老的岩洞；
而沿海游荡着的阵阵的轻风
都随着起伏的海潮而起伏，
还有茂密的丛林，飞禽走兽在那儿栖息；
还有泉水，池沼，潺潺的小河，
那水和纯净的钻石一样晶莹明亮，
又像黎明的空气一样清新；在远处，
由山羊和鹿所践踏出的青苔路
(粗野的牧人每年难得行走一次)
没入林荫，岩洞，和由常春藤枝
所搭建的洞府，其中有瀑布照明，
欢闹的水声陪衬着在午夜歌唱的夜莺；
呵，到处都充满甜蜜的音响；
柠檬花的浓香重压着海岛上
明净的空气，香味迷离而飘忽，
像是负载着隐隐风雨的云雾，
落在眼睑上，又像轻柔的睡眠；
在青苔地，一丛紫罗兰和长寿花
在窥探，并把它们的香气投射进头脑，
那美妙的疼痛几欲令人沉醉。
各种运动，光，声音和香气
都与那灵魂中的灵魂所发出的
深邃的乐音和谐相通——好像是
生前梦境的回声。那海岛就位于
天空、大地、云层和海水之间，
像悬在透明的宁静中的摇篮，
听任空气清新而澄碧的海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它清洗，它像晨星一样光辉灿烂。
那真是个福地呵。无论饥荒，虫害，
瘟疫，战争或地震，都从未降落在
它的山峦。而独眼的恶魔，
它们总在传播死亡的路上向前飞行；
插翅的风暴把雷霆般的赞歌
总在别处唱起，使一角蔚蓝宁静安祥的缺口
留在这岛上，或者就洒下甘露，
使岛上的田野和丛林得以维持
它们那碧绿的、金色的永恒历程。
纯净透明的水汽，灿烂而温柔，

从海上升起，又从天空降落，
一层又一层，每层都掩藏着欢乐，
待到太阳、月亮或轻风给揭开，
于是这岛屿的美姿和娇态
就会像赤裸的新娘，骤然呈现，
越是娇羞和颤抖，越惹人爱怜；
可是，在这美丽小岛的心中，也有一
颗像灯火的灵魂在隐隐地燃烧，
它是永恒的一粒，它展现了
永恒的微笑，你能感到这微笑
在那苍老的岩石、绿树丛和碧波上，
你感到它充满了他们虚空的缝隙和孔窍。
但是，这山野中最瑰丽的一景
是一所孤零零的房舍，连岛民
也无人知晓是谁所建、怎样建造的：
它不是堡垒，但却比周围的

树林还高；想必是某个智慧的海洋君王
在远古时代，当人类还没有发明
罪恶以前，为了娱乐而建成的；
它一定是那个纯朴时代的奇迹，
为各岛所艳羡的一所华屋，
只有国王的妻子和姐妹们才能居住。
现在，这古迹已不像是残留的人类劳作，
倒仿佛是泰坦使它先在地心
孕育成形，然后从山石中诞生，
于是它成为了高大而明亮的洞府；
如今，它上面所有古代的浮雕
和史实的刻绘，都已被风雨剥蚀，
在墙壁上，只有常春藤和野蔓纠缠在一起
把枝叶盘绕了一圈又一圈；
寄生的花朵以露水的明珠
照耀着黑暗的洞穴；当花儿凋零，
从这冬天的帐幕就漏下一角天空，
带着皎洁的月光，或星斗的晶莹，
或白昼恬静而强烈的明亮，
在大理石地面刻绘出斑驳的图案。
日日夜夜，从那亭台和楼顶来欣赏，
大地和海洋像相互拥抱而眠，
并且在梦着波浪，花朵，云彩，树丛，
岩石，以及我们在它们的微笑中
所能看到的、并称之为真实的一切事物。

这个岛和房舍都是我的，我宣布
你就是支配那山野的女主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那儿，我已经装修好了一些住房，
使它朝向东方金色的天空，
并且远远高出海空中流动的清风。
我已运去了书、乐器、和一切
可以陶冶情趣的东西，使精神愉悦
(崇高的精神岂非就可以命令它们
从摇篮中召唤“未来”，从墓门
引出“过去”，并使“现在”永存于
那只会沉睡、而不会死的
思想与欢乐?)。让我们满足于
这简朴的生活吧；高尚的乐趣
绝不需要那无谓的努力“奢侈”
来破坏它喜爱的景色；所以，
自然和自然之子仍然喜爱山居。
斑鸠还会在常春藤的枝叶里
啼鸣她哀怨的恋歌，夜泉还会围绕黄昏
钟楼而飞翔，初生的星星透过
蝙蝠夜晚的疾舞而眨动眼睛。
还有花斑鹿会卧在我们门前，
沐浴在清幽的月光下安详地睡眠，
它们节律均匀的呼吸流入宁静的夜晚。
让我们永远生活在这儿吧；而等到岁月
以它的许多时刻，像枯萎的落叶，
堆积在我们身上时，就让我们成为
这天宇的明光，这仙岛的灵魂，
让我们也自觉的，合为一个整体密不可分。

但这时，在这蔚蓝的希腊天空下，

我们尽可同起同坐，一同出行，享受闲暇，
或者在草地上漫游，或者攀登
那苍翠的山峦，看蔚蓝的天穹俯身
以最轻柔的和风抚摸着它的情人；
或者我们就徘徊在碎石铺彻成的海滩，
看海波吻着它，又急促又轻柔，
而它由于过分地激动而闪耀和颤抖！
在幸福的恬静的环境内，我们就
拥有一切，又被其中的一切所拥有，
我们也拥有彼此，不管是爱还是生活，
都成为一体。或者在中午，我们也可
去到古老的岩洞，在那儿，好像
皎洁的月光还在安睡，白昼难以窥探；
呵，这难道不正是遮蔽我们的幕帷？
像夜一样严密，让你无瑕的光辉安睡；
睡吧，它对疲倦的爱情是怡人的
甘露，又是浇灭热吻使它暂停燃烧的雨水。
我们还将谈心，直到思想的旋律
优美得难以出口，它在语言中死去，
却复活在神态上，把动人的乐曲
射入无言的心中，使沉默显得更加美妙。
我们的呼吸将交融，我们的心胸
贴紧心胸，我们的脉搏一同跳动；
我们的嘴唇将以无言的雄辩
说服燃烧在它们之间的灵魂；
在我们身心深处沸腾的源泉，
呵，那最至深的生命的源泉，
将为热情的灿烂的光辉所激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如山溪遇到朝霞。我们将合一，
像两个躯体内只有一个灵魂，——
噢，怎能说是两个？该是一种热情
在两颗心中，不断成长，
直到像光芒不断扩张的两颗流星，
两个饱含热情的生命一旦相逢，
便变化，合一，相融，但仍旧燃烧，
永无尽期：他们将从彼此的生命
汲取营养，因为这生命如此辉煌，
像是灿烂、纯净而轻盈的火焰，
又怎能以劣质营养为食粮？它们指向天庭，
永不消逝：它们是抱有同一希望的
两个意志，是一个意志在两颗心底，
一个生，一个死，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一个永恒，一个毁灭。唉，伤心的人！
这诗呵，我的灵魂原想凭借它而飞进
爱之宇宙的空气稀薄的高空，
谁知它的火翼竟被铅锁链羁绊——
哦，我喘息，我沉落，我颤栗，我即将气绝！
软弱的诗句，去吧，去向你们的女主人
跪下来说：“我们主宰着你的奴隶，
不知你要我们和他为你提供什么服务？”
然后把你们的姐妹唤出已被遗忘的洞穴，
一同高唱：“爱情的辛酸也是甜蜜，
它的报偿须在神圣世界里获得——
那一个世界呵，要是不能在这儿建立，
就必在坟墓的那边。”所以，当我前往，
你们仍应生存，并且掠过人们的心，

快去见玛琳娜、凡娜、普利玛等人，
嘱咐他们彼此相爱，祝他们幸福：
叫他们要离开那谬误却怨尤的芸芸众生，
到我这儿来做客吧：我已属于爱神。

阿 童 尼

——一首哀歌，哀悼《恩狄米安》及
《海披里安》等诗的作者约翰·济慈之死

前 记

我想在这首诗的伦敦版本上附带谈论一下，本诗所哀悼的诗人有权利居于我们时代的最高天才作家之列。大家知道，我不赞同他的几部早期作品所依据的狭窄的美学原则，这至少证明了我不是偏袒的论客。我认为《海披里安》的片断是不逊于本世纪任何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的。约翰·济慈因患肺病死在罗马，时为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二十四岁；他葬在该城新教徒的幽雅而僻静的墓地，在西斯蒂阿斯墓陵的金字塔下，周围是古罗马角斗场的巍峨高墙和楼塔，但如今已经荒凉倾圮了。这墓园是在废墟间的一块空地上，冬天则长满了紫罗兰和雏菊。想到能埋葬在这种幽雅的地方，人们会觉得死也是很值得向往的。

我这首不成样的诗所追忆和哀悼的人，他的天性既美丽而又脆弱；当然，在毒草蔓生的地方，何怪乎年轻的花朵未放苞而即凋残？《每季评论》对他的《恩狄米安》的粗暴批评，在他敏感的心灵上造成最强烈的印象；由此而生的激动使肺叶的血管崩裂了；肺病很快地发作起来，这种无理的损伤连此后较公正的批评家们对他的真实而伟大的才能所作的赞许也无法挽救了。

有理由认为，那些卑鄙的人们简直不知道他们在作什么。他们肆意诋毁和诽谤，不管他们的毒箭是落在久经战斗的坚韧的心灵上呢，还是落在了一颗像济慈那样脆弱的心灵上。据我所知，他们那伙人中有一个是极其卑鄙的、无所忌惮的诽谤家。至于《恩

狄米安》，不论这首诗有怎样的缺点，难道那些人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满和奉承，把什么“巴里斯”，什么“女人”，什么“叙利亚的故事”，洛凡努夫人，巴瑞特先生，华尔特·培因先生以及一长列不知名的大人先生们都拿来歌颂的时候，有权利来对它表示轻蔑吗？岂不就是这些人，由于他们那种利欲熏心的天性，认为密尔曼牧师和拜伦爵士是同等的吗？他们在这儿岂不等同于吞了那许多骆驼之后，在应付蚊蚋吗？哪个最无耻的文妓竟无耻到对不贞的妇人投石？可怜的家伙！你呵，最卑鄙的，你无理地摧毁了上帝最高贵的造物之一。你是个杀人的凶手，即使说你用的只是舌剑，而非刀剑，这也减不了你的罪恶。

关于可怜的济慈的临终情况，直到这首哀歌行将印行的时候我才知道。据说，他敏感的心灵除了被《恩狄米安》的评论刺伤而外，还有一种知恩不报的痛苦感觉在折磨着他；这可怜的人仿佛是被人们从生命的舞台上喝走了，这些人不只包括不了解他的天才的展望的人们，也包括白受了他的物质与精神照顾的人们。他是在赛温先生的陪同下去到罗马的，卧病临终时也是由他服侍；这位赛温先生是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我听说他“勤劳不倦地服侍他垂死的友人，甚至不惜冒生命之险，并且不顾自己的前途”。要是我在写完这首诗前就已知道这些情况，我必添上几句赞扬，尽管我的赞扬是无力的，因为，这位忠厚的人将在回忆他的行为动机时，找到要比我的赞扬持久得多的安慰。赛温先生尽可不必从“制成梦的材料”取得报酬。他的行为成了他未来事业的光辉的预兆，——但愿他的著名友人的不朽精神不断鼓舞着他的笔触，并协助他的名字向“寂灭”抗争吧！

我为阿童尼哭泣——他已经死了！
噢，为他哭泣吧！纵然我们的泪珠
融化不了那冻结他可爱秀额的冰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你，悲伤的时刻，却被岁月选出来承担我们的损失；请向你的同辈传授你自己的伤悲吧：你该说：“阿童尼是和我一同死的；除非‘未来’敢于——遗忘‘过去’，他的命运和荣誉必将成为一线不熄灭的光明，一种不绝响的回音，直到永远！”

伟大的母亲呵，那时你在哪里，当你的儿子颓然倒下，被暗中飞来的箭所射中？呵，当阿童尼逝去的时候，可怜的乌刺尼亚又在哪里？她正闭眼坐在自己的乐园，一群回音环侍在周围，他听到其中有个回音以充满柔情的气息重新唤醒了所有消逝的乐音；他正是以此美化死亡的迫近，就像坟头的花遮掩下面的尸体。

噢，为阿童尼哭泣吧——他已经死了！醒来，忧伤的母亲，请醒来哭泣！但那又有什么用？还是把你的似火的热泪在灼热的眼眶里蒸发，让你高声搏动的心像他的心一样，无声无怨地安息；因为他死了，已去到一切美好聪慧的事物所归宿的境域；噢，别以为那贪色的阴间还会把他向生命的天地交还；死亡正饕餐他的沉默，嘲讽我们的绝望。

最感人的哀悼者呵，再哭一哭吧！

再哀悼一次，乌刺尼亚！——他已死去！
他，谱写过不朽的乐章，
双目失明，年迈，孤独，一任他祖国的荣耀
被教士、奴才和自由的扼杀者
以淫欲和血污所奉祀的种种邪恶
践踏蹂躏和污蔑戏谑；他去了，去到死之深渊
无所畏惧；但他那光明的魂魄
却仍照临大地；他是光辉之子中的第三位。

最感人的哀悼者，再哭一哭吧
不是谁都敢攀登那光辉的境地；
凡是能在时间的暗夜里欢悦的人
都是幸福的，因为，虽然太阳已经沉落，
但他们的烛光却仍在燃烧；另有一些更
卓越的人，被人或神的嫉妒的怒火
所击倒，在灿烂的盛年归于死亡；
还有一些仍然活着，跋涉着荆棘之途，
任劳任怨，走向荣誉的恬静的幽居。

如今，你最年轻、最宠爱的儿子死了——
他是你居孀期时的养子，他好像
悲哀的少女所珍爱的苍白的花朵，
是被爱情的泪，而非露水所哺育；
最感人的哀悼者呵，再哭一哭！
你最后的、最可爱的希望已告幻灭；
他是一朵鲜花，含苞未放
便受到寒霜侵袭，还没有结实却就失去了生命；
百合花已零落委地——风暴也归于平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来到雄伟的都城，在那儿
庄严的死神正管理他的宫廷
在美与凋残中。他用最纯洁的呼吸
购买下了一个同不朽的死者们相邻为伍的墓茔。
快来哭吧，趁他的躯体还美好地
躺在意大利的蔚蓝的天空下面，
静静地，像进入露珠般的梦境，
不要把他惊醒！他定是抛下一切烦恼，
正尽情享受他那一份额深沉而静谧的休息。

他不会醒来了，噢，永不会再醒了！
在那昏暗的灵堂中，迅速地拉下
苍白的死之阴影，而在门口
无形的“腐烂”正窥伺，静候着引导他
前往她幽暗的住所的最后途程：
女魔“饥饿”在坐待，但“怜悯”和“敬畏”
平息了她的欲火；除非无常和黑暗
把死亡的帷幕拉下，遮住他让他安睡，
不然，她又怎敢把如此美貌的俘虏毁坏掉？

噢，为阿童尼哭泣吧！——灿烂的梦，
以激情为羽翼的思想的使者，
这些曾是他的牧群，在他年轻心灵的
生机蓬勃的青流之滨得到哺育，并获得
爱情，他那心灵的乐音；但如今
已不再在激动的脑海之间飞行；
她们在出生地蜷伏，包围着冷却的心

自叹薄命，因为在付出甜蜜的辛劳之后，
她们再不能从那里吸取力量，获得家园的温馨。

有一个梦还紧紧抚抱住他冰冷的头，
并用月光般的羽翼不断为他扇风，高喊着：
“我们的爱情、希望、悲伤，并没有死；
看他那黯淡无光的眼睛的睫毛上
正凝结着一滴泪珠，像睡花瓣上的露珠，
这必是哪个梦从他脑中放出的泪。”
呵，由于天堂倾圮而迷失归途的天使！

她竟不知那正是她自己的泪；她终于
消逝了，像哭尽泪雨的云，无影无踪。

另一个梦用一杯晶莹的甘露
濯洗他轻盈的肢体，像在敷洒香膏；
又一个梦剪下她蓬松的卷发
编结成花环，给他在头上戴好，
花环闪着冻结的泪，而不是珍珠；
还有一个梦悲情如注，定要折断
她的雕弓和利箭，仿佛要用这较轻的
损失，冲淡她浓重的悲哀又为了减缓
那勾心的哀伤之火，就把箭紧贴在他的冰冷的颊边

另一个辉煌明亮的梦降临在他的唇上，
从那嘴里，她往常每吸一吸气
就能获取力量，从而穿透了人们严密戒备的理智
并且进入他们激荡的心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带着音乐和电闪：但阴湿的死亡
已把她在他唇上的爱抚变为冰冷；
呵，好像在寒夜的凝聚中，月光
苍白的雾环被陨落的流星突然照亮，
她闪身掠过他苍白的肢体，接着便消失踪影。

还有些别的幻像……“欲望”和“崇拜”，
长翅膀的“信念”和蒙着面纱的“命运”，
荣光和幽暗，还有“希望”和“恐惧”的
闪闪发光的假象，和隐约朦胧的幻想；
还有“忧伤”，带着她的一家“叹息”，
还有“欢乐”，哭瞎了双眼不是眼睛
而是她垂死的微笑指引她前来的——
这一切排成了雄壮瑰丽的一列幻影，
恰似秋日小溪上的迷雾，缓缓前行。

一切他所爱过的，并熔铸成为思想的：
甜美的声音，形状，芳香，色彩，
都来哀悼阿童尼。“清晨”正走上
她东方的瞭望台，她的头发披散
（那上面缀满尚未落地的露珠），
遮暗了天上召唤白昼的启明星辰
在远方，沉郁的滚滚沉雷正在呻吟；
暗淡的海洋不能安静地睡眠，
而狂风四处回旋飞舞，惊惶失措，泣不成声。

绝望的“回音”坐在无声的山中，
以尚能记起的歌增添她的悲痛，

她不再回答清风，也不再回答泉水，
也不回答牧人的角号，日暮的钟声，
或是栖息于嫩绿枝头的小鸟的啼鸣；
因为她已再不能学唱他的歌了，这歌声
她曾与美少年那耳喀索斯（水仙花）相恋。
比那美少年的话语更令她陶醉
（是他的轻蔑使她变为一片朦胧），
因此，樵夫间歇时，便只听得凄凉模糊的唏嘘低吟。

年轻的春天悲伤得粗暴狂野，她抛开
她动人的蓓蕾，竟仿佛她已变成了秋天，
或蓓蕾已变成了枯叶；因为呵，她既已
失去欢乐，那又何必唤醒这阴沉的年岁？
风信子哪曾这样热爱过阿波罗？
水仙花又何曾热爱过自身，像现在
这样爱你？它们苍白而干枯地
在气息奄奄的青春伴侣之间站立
露珠都变成泪，芳香也化为怜悯的叹息

你的心灵的姐妹，那孤独的夜莺
也不曾这样幽怨地哀悼她的伴侣；
那像你一样能够高飞天际，
并且在太阳的领域以晨光哺育
鹰隼健壮的幼子，虽然它围绕着
她的空巢飞翔和嚎叫，但也不曾
像阿尔比安这样哀悼你：诅咒吧，
谁竟然刺伤了你那颗纯洁无邪的心，
吓走了其中的宾客，你天使的魂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呵，我好伤心！冬天来了又去了，
但忧伤随着四季的轮回重又来临；
轻风和流水又唱起欢乐的歌曲；
蚂蚁、蜜蜂和燕子又都重露形影在人间穿行；
鲜花绿叶装饰着四季的坟墓；
热恋的小鸟儿在每个枝头上结伴，
并且在田野荆棘中营造绿色家庭；
绿色的蜥蜴和金蛇，像是火焰
从昏睡中苏醒，都向外四处奔蹿。

从大地的心脏，蓬勃的生命之流
流淌过树林，河水，田野，山峰和海洋，
就像自宇宙诞生，上帝降临到
混沌以后，生命就带着运动和变化
周流过一切；天庭的无数灯盏
没入生命之波里，射出更柔和的光明
一切卑微的物种都充满生的渴望，
它们要繁衍滋生，要在爱情的喜悦中消受
那被重新恢复了的精力所赋予它们的美与欢乐。

腐烂的尸体接触到这阳春之光
便散发在花朵中，吐出柔和的温馨气息；
而当日光化为芳香，这些花朵
又像地面的星星，将死亡照得通明，
并嘲笑那土中欢腾蠕动的蛆虫；
一切死而复活。难道唯有知识的主体才
要被无形的电火击毁，像是一柄剑

竟然毁于剑鞘之前？呵，只一闪耀，
炽热的原子就在寒冷的安息中淬灭。

唉！我们所爱惜他的一切，若不是
由于我们深沉的悲伤，竟好像从不存在，
而悲伤又怎能不半途中断？哦，多么痛心！
我们从哪里来？又为何而生？要在这舞台
作哪出戏的演员或观众？无论尊卑，
都必将把生命借来的一切交还死亡。
只要天空仍蔚蓝，田野仍碧绿，
黄昏必定迎来黑夜，黑夜必督促晨光，
月月黯然更替，一年再唤醒一年的悲戚。

他不会醒来了，唉，永不会再醒了！
“醒来吧”，“苦难”在叫喊，“丧子的母亲呵，
快从梦中醒来！用眼泪和叹息
把你内心比他更深的伤痛抚平。”
所有守望着乌刺尼亚眼睛的幻梦，
所有原来为倾听她们姐妹的歌声
而默默不语的“回音”，现在都高喊：“醒来！”
像思想被记忆之蛇突然咬痛，
正在褪色的“辉煌”从温香的梦中猛然惊醒跃而起。

她起来了，仿佛是秋夜跃自东方——
呵，阴惨而凄凉的秋夜，追随着
金色的白昼，因为白昼已经展开
永恒的羽翼，就像灵魂脱离躯壳，
使大地变成了死骸。悲伤和恐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这样打击和震动着乌刺尼亚的心，
阴惨惨地包围着她，竟像一团
暴风雨的云雾，只催促她飞奔，
奔赴着前往阿童尼所静静安息着的墓茔。

她从隐密的乐园跑了出来，一路快步如飞，
她穿越过营帐和钢石竖立的大城，
穿越过人的心灵，这心呵，对她的
轻盈的脚步毫不软缩，却刺伤
她轻盈无形的，柔嫩的脚掌；她还穿越过
生有倒刺的舌头，和更锐利的思想，
它们阻挡不了她，便把她刺伤，
于是像年轻五月的泪滴，她神圣的鲜血流淌，
把永恒的鲜花装点在那卑微的道路上。

在那灵堂中，有一刻，死亡
因为看到这神圣的活力而自惭形愧，
赧红得无地自容；于是阿童尼
又开始有了呼吸，生的淡淡的光辉
闪过了他的肢体，呵，这在不久前
她还那样疼爱的肢体。乌刺尼亚叫道：
“请别离开我吧，别使我悲伤、狂乱，
像电闪离弃暗无星斗的暗夜！”她的痛哭
惊醒了死亡，死亡便一笑而起，任她爱抚拥抱。

“请再停留片刻呵！哪怕再对我说一句话；
吻我吧，尽一吻所能持续的那么久；
那句话，那个吻，将在我空茫的心

和燃烧的脑中，存活到一切思想死后
悲哀的记忆将是它们存活的食粮；
这记忆呵，既然如今你已死去了，
就像你的一部分，阿童子！我宁愿
舍弃我的生命和一切，与你同游！
但我却受着时间的拘束，不能就此高飞远走

“噢，温柔的孩子！你是多么英俊，
为什么过早离开了世人惯走的熟径，
以你崇高的心而却软弱无力的手
去挑逗那盘踞巢穴中的饥饿的毒龙？
你既然无以自卫，那么，哪儿是
你的明镜之盾‘智慧’，和‘轻蔑’的长矛？”

假如你能耐心等到你的心灵
像新月逐渐丰盈，圆满完成它的运行
那么，人世荒原上的恶魔定会望见你就仓惶而逃。

“那一群结帮豺狼只勇于追袭弱者；
那邪恶的乌鸦只会在死尸的上空聒噪；
鹰隼只效忠于胜利者的旗帜，
‘残败’蹂躏的地方，它们才敢骚扰，
并从翅膀上抖落下传染的疫病来；呵，你看，
只要当代的阿波罗以金弓
面带微笑地射出一箭，那一伙强盗
就逃之夭夭，不但不敢再冒险尝试一击，
而且一起匍匐在地，向那践踏他们的脚摇尾乞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阳出来时，有无数虫豸在繁殖生育；
等他沉落，那些朝生暮死的昆虫
也都成群地沉入死亡，永不复活，
唯有不朽的星群会重新苏醒；
在人生的世界里也同样是：
一个神圣的心灵凌空升起，它的喜悦
使大地光辉灿烂，天空黯然失色；而一旦沉落，
那分享或遮蔽它的光辉的一群
也就死去，让同类明灯照亮可畏的精神黑夜

她刚说完，山中一群牧童就来了，
他们的花冠干枯了，仙袍也撕裂；
首先是天国的漫游者到达，他的荣誉
似天庭一样笼罩在他生气蓬勃的头顶
呵，一个形成虽早、但却持久的碑记，——
他来了，他的歌声的电光被遮蔽
在忧伤里；爱尔兰从她的旷野
派来她的倾诉苦衷的最甜美的歌手，
而“爱情”让“悲伤”，像乐音，从他的舌间滑落。

在声誉较低的来人中，有一个
羸弱得像是幽灵；他孤独无侣，
就像风雨将歇时最后的一片残云，
雷鸣就是他的丧钟；他早已倦于
像阿克泰翁一般凝望着自然的美，
而今他正落荒而行，他疲惫地驰过
世界的荒原，因为在那坎坷的途径上
他正追逐着他自己的思想，像跟着

一群猎犬，他就是它们的父亲和猎物。

是一个文豹似的精灵，美丽，敏捷——
是貌似“绝望”的爱情，——是一种神力，
全身却缠满“软弱”，他几乎不能
把压在头上的“时刻”的沉重负担载起；
他是行将熄灭的灯，已落下的阵雨，
他是破碎着的浪花，就在说话的此刻
莫不是已经碎为纤尘？致命的太阳微笑地
晒着枯萎的花；生命尽管用血色
点燃面颊，但其中的心可能已经破碎。

他头上缠裹着开败了的三色堇
和凋谢的、蓝白相间的紫罗兰，
他手里拿着一支木杖，上端缀着翠柏的球果，
周围缠以深色卷屈的常春藤的枝蔓，
还不断滴着中午树林的露珠；
木杖颤抖着，因为那搏动的心

在摇撼他无力的手；这个悼亡者
是最后来到的，他落落寡合踽踽独行，
像是离群的孤鹿，被猎人的箭所射杀。

所有的人都闪开了，听到他过度痛苦的
呻吟，都含泪而笑，因为他们深知，
他之所以用异国的语言歌唱新的忧伤，
其实不是借别人的不幸来哀悼
他自己的命运的；乌刺尼亚端详着这来客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丰采，喃喃发问：“你是谁？”但他不答，
只伸手突然撩开三色堇，露出了
被烙印烫伤的、为鲜血凝固的额际，
看来像该隐或基督——呵，但愿就是这样！

是谁的温柔声音在对死者哀悼？
是谁用黑色斗篷遮上了自己的额头？
是谁的影子依靠着白色的尸床
哀伤地站着，像墓碑一样庄严肃穆？
他沉重的心悲怆得无法痛哭。
既然他来了，他，是智者中的豪侠
教过、爱过、安慰和推崇过亡故的人，
我岂能再以不和谐的叹息打破
他那心中为死者安排的祭礼的寂静和沉默。

我们的阿童尼已饮下了毒鸩——哦！
哪个耳聋的杀人凶手竟狠心
给青春的生命之杯投下一剂灾祸？
如今，那卑劣的蛆虫却要抵赖
自己的罪恶了，因为连他也感到
那乐音只是序曲就使嫉恨与邪恶
(除了在一个心胸中还咆哮不停)
全都沉默无声，令人只想听那优美的歌，
呵，但那弹琴的手已僵冷，金琴的琴弦也已松落！

活下去吧，耻辱变不成你的荣誉！
活下去！不必担心我会给你更严厉的斥责，
你呵，在不朽的名字上微不足道的黑斑！

但你要知道：是你在散播苦难和灾祸！
在你得意的时候，你尽可任意地
喷溅毒汁吧，让那毒牙把人咬遍：
但悔恨和自卑将会紧紧纠缠你，
火烫的羞愧将燃烧在你隐秘的额际，
你会像落水狗般地颤抖——就像今天。

我们又何必为我们心爱的人
远离世上这群专食腐肉的鸢而悲伤哭泣？
他已和不朽的古人同游同睡了，
你飞也难飞到他如今坐着的地位！
让尘土回归尘土！但纯净的精神
却要归于它所来自的燃烧着的源泉；
作为永恒的局部，它将超越时间
和变易，永远放射光芒，永远也难以扑灭，
而你冰凉的尸灰将堆积在耻辱的炉边。

呵，安静、安静！他没有死，也没有睡，
他不过是从人生的噩梦中苏醒；
反而是我们，迷于暴风雨般的幻影，
无休止地尽和一些魅影作着无益的斗争，
我们一直迷醉地以精神的利刃
去砍杀那不可伤害的无物。我们像
灵堂中的尸身在腐烂，天天被
恐惧和悲哀所折磨，冰冷的希望
蠕动在我们的血肉之躯，像蛆虫一样。

他是飞越在我们夜影之上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嫉妒和诽谤，憎恨和痛苦，还有
那被人们误称为“欢愉”的各种各样的不安，
再也不能再触及他，令他痛苦难过。
他不会再被人间慢性污染的病毒
所沾染了，也不会再悲叹和哀悼
一颗心的冷却，或头顶白发的徒增；
也不会，在精神本身已停止燃烧时，
把死灰还往无人珍惜的瓮中填装。

不，他活着，醒着，——死的只是“虚幻”，
不要为阿童尼哭泣。年轻的黎明，
把你的泪水全都化为璀璨的光明吧，因为
你所哀悼的精灵并没有离去；
岩洞和森林呵，你们快停止呻吟！
停止，你昏迷的花和泉水；还有太空，
又何必把你的披肩像哀纱一样遮蔽在
失欢的大地上？快让它澄澈无遗，
哪怕面对那讪笑大地的欢乐的星星！

他与自然合一了：在她所有的音乐中，
从雷霆的嘶鸣直到夜莺的清曲，
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变为
一种意识的存在，在光与暗中，在草石里，
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在凡是自然力
所运动的地方，便有他在扩展
(她已把她的生命纳入自然界的生命中)，
她以永不怠倦的爱情主宰世界，
从下面把它托起，又从上方投给它以光明。

他本是“美”的一部分，而这“美”呵
曾经被他表现得更美更可爱；他确实
从宇宙精神接受了自己的一份职责
(这精神扫荡过沉闷而愚蠢的世界，
即使一切事物继承它们各自的形态，
尽管不甘就范的渣滓阻挠它飞翔，
这所有的一切也必将由混沌化入应有的模式；
最后，它会迸发出所有的美和力量
发白人、兽、草木，并汇入天庭的明辉)。

在时间的苍穹上，任何的发光体
都有可能被阴影侵蚀，但永远也不会被扑灭；
它们像日月，升上指定的高度，
而死亡只是低处的迷雾，能暂时遮蔽住
但却无法抹去那光辉。当一颗年轻的心
被崇高的思想提升到人欲的底层，
任尘世的爱情和生命为了注定的
命运而争斗不停，这时呵，死者却已生机勃勃地活跃在
幽暗而风狂雨暴的云层之上，像光在流动。

遥远的，在那无形无体的不显赫的空间境域中，
一些未竟声誉的领有者，他们从自己
建立在人世思想以外的宝座上
站立了。查特顿——脸上还没褪尽
那庄严崇高的痛苦；锡德尼，还像他
战斗，负伤，生活与恋爱时的那般
庄严而和悦：呵，一个纯洁的精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站立了；还有鲁甘，死使他受到称赞：
他们的到来，“使遗忘”仿佛受到斥责，退避到一边。

还有许多别人（虽然在世间声名默默，
但只要火花引燃的火星长在，
他们的才华便会辗转流传，不致埋没）
闪耀着永恒的光辉，站了起来。

“你已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喊道：
“是为了你准备的，那颗王权虚悬的星座
早已久久地在黑暗中旋转，没有神主；
看！唯有它在天庭洋溢的歌声中独自沉默。
我们同辈的长庚呵，来，快登上你飞翔的宝座！”

还有谁为阿童尼哭泣哦，来吧，
要真正地认清他，真正地认清你自己，痴心的人！
你的心灵尽可去拥抱悬空的大地，
并投射你精神的光辉，把你作为中心
射往九霄，直到使它浩大的威力
充满那虚空的圆周：然后呢，就退缩回到
我们世间的日和夜的一点；
旷达一些吧，不然你必陷于绝地，
万一希望勾起希望，诱惑你到悬崖的边际。

不然就前往罗马，哦，那墓园
埋葬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的喜悦：
我们要去哀悼，并非因为那埋
在自己的荒废中的辉煌的时代、宗教和帝国；
因为，像他那样的诗人没有必要向

世界的掠夺者告贷，借来不朽的荣誉，
他已属于思想领域的帝王之列了，
他们都曾和同时代的腐败作过斗争，
如今在已属于过去的事物中，唯有他们不会属于过去！

去到罗马吧，——那儿既是乐园，
又是坟场，城市，林野和荒原，
那儿，古迹像支离破碎的群山高耸，
有开花的稗草，芳郁的树丛装点
在荒凉的赤裸裸的瘦骨嶙峋的骨骼上；
去吧，让那一处的精灵指引着
你的脚步走上一条倾斜的绿色小径，
那儿，仿佛婴儿的微笑，灿烂的花朵
正围绕着草地铺展开，覆盖着死者；

四周的灰墙已在倾塌，阴郁的时间
在剥蚀着它，像朽木上燃起的微火；
一座金字塔的墓陵庄严地楔入蓝天，
像化为大理石的火焰，荫蔽着
一位古人的尸灰，他正是选择了
这一处作为他万古常青的纪念；
下面是一片田野，后来者就在那儿，
在晴空下搭建他们的死亡营帐，
以他们熄灭不久的气息，欢迎我们失去的他。

就停在这儿吧：这些墓茔还太年轻，
那把尸骨寄予墓穴中的悲哀
还保留着它的气氛；但如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气氛已消失，请千万别在这儿开启
一颗悲哀心灵的泪泉！否则，
当你回到家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里
也充满了悲痛的苦泪。请在坟墓的阴影中，
去寻求庇护以避免人世间的凄风冷雨
阿童尼已经去了，我们又有什么可畏惧？

“一”永远存在，“多”变迁而消逝，
天庭的明光永照，地上的阴影无常；
像装有彩色玻璃的屋顶，生命
以鲜艳色泽玷污了永恒的白光，
直到死亡踏碎它为止。——死吧，
如果真愿和你寻求的人一起！
到万物同归的地方！罗马的蓝天，
花草，废墟，石像，音乐，文字，都不足以
道出这一切所表达的光荣真谛。

我的心呵，为什么迟疑，转身，退缩？
你的希望已先你而行；在现世的一切中
再也见不到它；你此刻也该跟去！
从四季的轮回，从男人和女人心中，
一片光明已经离开；那仍然亲爱你的

还在吸引你拥抱，拒不容你凋谢。
柔和的天空在微笑，轻风在低语：
那是阿童尼在召唤！噢，快离去，
“死”既然能使人聚合，
又何必再让“生”给长久隔离！

那光明，它的笑正照亮全宇宙；
那优美，万物都在其中工作，运行；
那福泽，能把生的灾祸遮蔽
而不能扑灭；那活命的爱情
竟被人和兽，陆地、海洋和天空，
盲目纠缠在生的罗网里：它燃烧得
或明或暗，全依靠渴求爱之火焰的人
如何反映它；现在，它正向我投射着召唤的光明，
把寒冷人性的最后阴云也要吞没。
我用诗歌所召请的宇宙之灵魂已
降临到我了；我的精神之舟在动摇，
远远离开海岸，离开胆小害怕的人群——
试问：他们的船怎敢去迎着狂风暴雨启航？
我看见浊重的陆地和星光灿烂的天空分裂了！
我在暗黑中，恐惧地，远远漂流；
而这时，阿童尼的灵魂，灿烂地
透射过天庭的帷幕，明如星斗，
正从那永恒不朽之灵的居所指引我的航程。